

紀龐部

計拾壹卷

兵畧

荒畧

卒訓身

訓家

九十卷

養德

養生

稽踪

衡品

百二卷

衡品

百三卷

補遺

百四卷

補遺

百五卷

補遺

一百六卷

補遺

百七卷

補遺

百八卷

宣城劉九達鴻書

第九十八卷

紀龐部一

兵畧

湯之陰謀

守獸之具

車騎步獸

股肱羽翼

子產焚書

餓疾召兵

甲子日興

殺一老卒

安反側

兵形象水

勿從勿攻

中興十策

將禮

勇夫

臨安疏

都金陵

聯屬兩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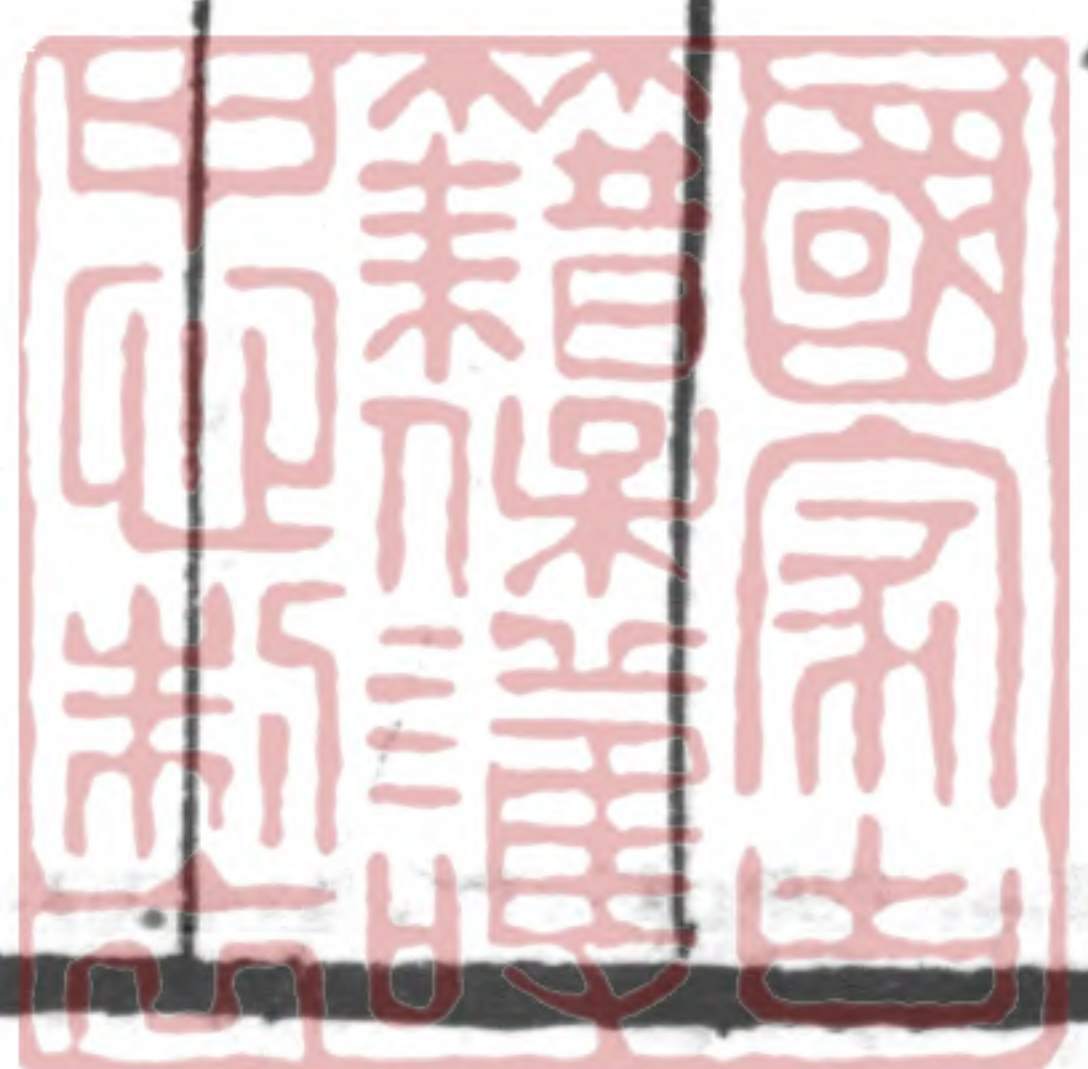
虎牢關

大同城

遼東三分

得算之少

荊州用武



國初兵制

五刑九刑

荒畧

黃帝問歲

大禘

三年九年

三登曰太平

陰沴陽過

禁末作

呼庚癸

寒役傷民

傷民傷農

倉窖貯粟

數年三益

壞墻不築

升平登平

貸米

麥秀蠶老

瘞蝗

調抹百姓

大臣之器

沃塹毀木

食芋度凶

荊州失險

宣城十六圩

不煩海運

大水

大旱

蝗灾

歲饑

九十八卷終

劉氏鴻書卷之九十八

明宣城劉仲達纂輯

太史湯賓尹刪正

紀龐部

兵略

有夏女華者桀之所愛也湯事之以千金曲逆者桀之所善也湯事之以千金內則有女華之陰外則有曲逆之陽陰陽之議合而得成其天子此湯之陰謀也
管子
武王曰五帝之時無守戰之具國存者何太公曰守戰之具皆在民間耒耜者是其弓弩也鋤爬者是其矛戟

也簋笠者是其兜鍪也鏃斧者是其攻戰之具也雞狗者是鉦鼓也

太平御覽

武王問於太公曰以車與騎步戰所當幾何公曰車者軍之羽翼也所以陷堅陣要強敵遮北走也易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八十人八十人當一車一車當六騎六騎當一車十乘敗千人百乘敗萬人此其大數也置車之吏數五車而一長十車而一吏五十車而一率百乘而一將易戰之法五車爲列前後相去四十步左右十步險戰之法車必循道十車爲聚二十車爲屯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六步隊間三十六步五車一長縱橫相去

一里各逐故道選車士之法取年四十以下長七尺五寸以上走能逐馬及馳而乘之前後左右上下周旋能縛乘旌旗力谷入石弩射前後皆便習者武車之士不可不厚也

太公六韜

武王曰王者帥師必有股肱羽翼以成威神爲之奈何太公曰凡舉兵師以將爲命命在通達不守一術因能授職各取所長隨時變化以爲紀綱故將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以應天道腹心一人主贊謀應卒揆天消變總覽羣謀保全民命謀士五人主圖安危慮未萌論行能明賞罰授官位決嫌疑定可否天文三人主司星曆

候風氣推時日考符驗校災異知天心去就之機地利
三人主三軍行止形勢利害消息遠近險易水涸山阻
不失地利兵法九人主講論異同行事成敗簡練兵器
刺舉非法通糧四人主度飲食蓄積通糧道致五穀令
三軍不困乏奮威四人主擇才力論兵革風馳電掣不
知所由伏鼓旗三人主伏鼓旗明耳目詭符印謬號令
闇忽往來出入若神股肱四人主任重持難脩溝塹治
壁壘以備守禦通才三人主拾遺補過應對賓客論議
談語消患解結權士三人主行奇譎設殊異非人所識
行無窮之變耳目七人主往來聽言視變覽四方之事

軍中之情爪牙五人主揚威武激厲三軍使冒難攻銳
無所疑慮以弱敵心遊士八人主伺姦候變開闔人情
觀敵之意以間謀術士二人主爲譎詐依托鬼神以惑
衆心方士三人主百藥以治金瘡以痊萬病法算二人
主計會三軍管壘糧食財用出入

六韜

鄭子孔當國爲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弗
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爲之焚書子孔不可曰爲書以
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爲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
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
以安衆子得所欲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

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

左傳

朱

秦康公築臺三年荆人起兵將欲以兵攻齊任妄曰饑召兵疾召兵勞召兵亂召兵君築臺三年今荆人起兵將攻齊臣恐其攻齊爲聲而以襲秦爲實也不如備之戍東邊荆人輟行

經濟類編

唐太宗問李衛公曰卿言天官時日明將不法闇者拘之廢亦宜然靖曰紂以甲子亡武王以甲子日興宋武以徃亡起兵曰我徃彼亡必克之尉繚子曰黃帝以德守之以刑罰之是謂刑德非天官時日之謂也庸將泥於術數是以多敗

唐典

郭子儀聞虜逼邠州遣其子晞將兵救之虜攻之不克及還又攻之不克遂遁晞在邠州縱士卒爲暴白李德患之而不敢言段秀實自請補都虞侯晞軍士入市取酒刺酒翁壞釀器秀實列卒盡取其首注槊上植市門晞一營大譟盡甲李德恐秀實曰無傷也請徃解之選老甃者一人馳馬至晞門甲者出秀實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晞出秀實讓之曰副元帥勲塞天地當念始終今常侍縱卒爲暴行且致亂亂則罪及副元帥郭氏功名其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敢不從命叱左右皆解甲敢譁者死秀

實因留宿軍中且俱至季德所謝

譚寶錄

郭威閱守貞文書得朝臣藩鎮交通書詞意悖逆欲奏之秘書郎王濤諫曰魑魅乘夜爭出見日自消願一切焚之以安反側威悟從焉

五代書

孫子曰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

十三篇

用兵之說佯北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遏圍師勿缺窮寇勿迫途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

武經

建炎中大駕駐維揚康伯可上中興十策一請皇帝設壇與羣臣六軍縞素戎服以必兩宮之歸二請移蹕關中治兵積粟號召兩河為雪耻計東南不足立事三請畧去常制為馬上治用漢故事選天下英俊日侍左右講其天下利病通達外情四請河北未陷州郡朝廷不復置吏詔土人自相推擇各保鄉社以兩軍屯要害為聲援滑州置留府連接號令五請刪內侍百司州縣冗員文書務簡實以省財便事六請大赦與民更始前事一切不問不限文武不次登用以收人心七請北人避胡挈郡邑南來以從吾君者其首領各豪傑當待之以

將帥不可指爲盜賊八請增損保甲之法團結山東京
東西兩淮之民以備不虞九請講求漢唐漕運江淮道
塗置使以餽關中十請許天下直言便宜州郡即日繳
奏置籍親覽以廣豪傑進用之路時宰相汪黃輩不能
聽用而伯可名聲由是甚著余觀其策正大的確雖李
伯紀趙元鎮亦何以遠過然厥後秦檜當國伯可乃附
會求進擢爲臺郎值慈寧歸養兩宮燕樂伯可專應制
爲歌詞諛艷粉飾於是聲名掃地而世但以比柳耆卿
輩矣檜死伯可亦貶五羊

鶴林玉露

軍讖曰軍井未汲將不言渴軍幙未辨將不言倦軍竈

未炊將不言饑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是謂將
禮

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故良餌之下有懸魚重
賞之下有勇夫

政錄

文天祥至臨安上疏言本朝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都
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以寢弱故敵至一州
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破中原陸沈痛悔何及今宜
分境內爲四鎮建都統御於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
闡於長沙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闡於揚州責長沙
取鄂隆興取蘄黃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地大力衆

乃足以抗敵約日取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
力分疲於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間出於其中則
敵不難却也時議以爲迂濶不報命知平江府 宋史
都金陵者守淮以防外庭守武昌九江以蔽上游守淮
之勢東固淮安泗州自丹陽而揚州而淮安而泗州乃
全淮之右臂也西固鳳陽壽州自采石而和州而鳳陽
而壽州乃全淮之左臂也東無淮安雖得泗州而不爲
用西無鳳陽雖得合肥而不爲用上游之勢沅湘諸水
合洞庭之波而輸之江則武昌爲之都會故湖廣省所
以蔽九江江西諸水與鄱陽之浸滙於湓口則九江爲

之都會故九江所以接武昌而蔽金陵若用於天下則
徐邳臨清淮安之應也洛陽鈞鄭鳳陽之應也荊州武
昌之應也而襄陽又荊州之應也固荊州可以開蜀道
固襄陽可以控川陝固臨清可以通燕冀固洛陽可以
制潼關其西南守江西以運百粵其東南守浙江以治
閩吳皆金陵之門庭帑藏云爾○欲聯屬兩京以制天
下於揚州臨清徐州置重臣鎮之其聯屬徐臨而執其
中則濟寧爲之要轄其聯屬揚徐而執其中則淮揚爲
之要轄臨爲梁冀青兗之會揚爲江淮汴海之交徐爲
梁冀青兗江淮汴海之限○虎牢關潼關誠爲險塹能

以寡過衆然貼隣大河若踰河避險而出則關無恃於險矣故虎牢不守孟縣潼關不守蒲州烏乎用其險○大同城羣貨所聚力商命存且藩殿森立守勢益奮故韃虜屢圍不能破冀越通

遼東三岔河一帶亘數百里多草木魚鮮之利俱棄與朶顏三衛隔絕東西增費堡戍若自宋家堡直西過鎮遠關截守原是本等形勢不知當時何以分爲二城○蘄黃北倚五關前憑大江占淮壩之上腴連雲夢之巨藪古豪傑有取焉然非宅中圖外之地其水要不如武昌其險要不如襄陽其路要不如荊州東漫廬安則退

無歸東中阻江湖則江西不爲用肘腋之勝殊非所以成大此陳友諒所以得筭之少○大勢無襄陽則荊州不足以用武無漢中則巴蜀不能以存險無關中則河南不能以豫居無巴蜀則吳楚不得以奠枕冀越通

國初兵制在內設錦衣等上十二衛以衛宮禁設留守等四十八衛以衛京城上十二衛爲親軍指揮使司番上宿衛無所隸屬而京城之衛分屬五軍都督府遇有征行則調發之今天下都指揮使司凡十六處而爲行都司者四近又於湖廣添設一行都司爲五內外衛所設軍士俱有定數大率以五千六百名爲一衛一千一

百十二名爲一千戶所一百十二名爲一百戶所衛分
軍數或有多寡而千百戶所統則一每一百戶內總旗
二人小旗十人管領鈐束以成隊伍此本朝之兵制也
然承平日久民不知兵武備不無少弛軍伍不無空缺
朝廷非不時加清勾法司亦謫有罪者爲戍而終不能
復國初之舊矧老弱坐食甲兵朽鈍驅之禦敵無足當
衝如昔年達虜屢犯畿輔倭寇深入淮揚有能鼓陣撾
鋒而與之一角者乎及調發外兵必至騷動是養兵適
困於兵矣且驕悍悖逆有事調發適足以增內顧之憂
如昔年大同撫臣失於撫馭南京給糧稍不如期輒敢

羣起而噪呼殺大臣而辱主帥邇年浙江亦有兵變豈
非紀綱之大壞者乎後雖殲彼渠魁撫安如故而體統
已壞是制兵反以制於兵矣馬端臨曰宋兵雖多劣弱
而不可用唐兵雖多驕悍而不爲用今日兼有其弊矣
議者謂朝廷法網嚴密於廟堂而恩威闕畧於邊境欲
求諸邊之激勸不可得也故主帥法令廢弛徒爲玩愒
偷安之計撫臣因循待遷初無久安長治之策此兵務
之所以日墮軍威之所以不振士卒之所以無禁外患
之所以歲有也當事者可不爲之所哉大都我朝兵制
有虛名而無實用徒煩民而無能衛民蓋祖宗立法衛

軍臨陣殺傷數多者往往將坐失律以故軍丁藉是皆坐食而不習武弱者安於偷惰而不堪用强者敢於驕悍而不爲用則歲給糗糧徒費民之常供而已且役之兌糧則勒增暴橫不可名狀諺云軍強民弱豈虛語哉第兌糧則強遇敵則弱胡強弱不侔如是安得雄才爲國之臣抑其驕悍之氣振其偷惰之習俾卒伍樂於習武而臨敵足以制勝乎昔武宗南幸留都司馬喬公宇先期訓練卒伍坐消江彬不軌之謀孰謂兵果無用皆冗食哉顧制馭何如耳

滴露漫錄

下是故剗剔拯黥蚩尤始也唐虞遵之收孥赤族秦法也漢魏以來遵之漸而五刑九刑其屬三千律令三百五十九章至死罪決事萬三千四百七十二間有輕刑恤民之主而無將明廣宣之臣曷繇刑錯而兵寢與

荒略

黃帝問師曠知歲之苦樂善惡對曰歲欲豐甘草先生歲欲苦苦草先生歲欲惡惡草先生歲欲早早草先生歲欲雨雨草先生歲欲疫疠草先生歲欲流流草先生甘草薺也苦草葶藶也惡草水藻也旱草蒺藜也雨草藕也病草艾也流草蓬草也

草木子

一穀不升謂之饑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
四穀不升謂之荒五穀不升謂之大稔大稔之禮君食
不兼味臺榭不飾道路不除百官補而不制鬼神禱而
不祠此大稔之禮也

墨子

凡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
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
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有凶旱水溢民無
菜色○三載考績餘三年食進業曰登再登曰平餘六
年食三登曰太平二十七歲遺九年食

王制記

亢倉子曰水陰沴也陰於國政類刑人事類私旱陽過

也陽於國政類德人事類盈凡遭水旱天子宜正刑脩
德百官宜去私戒盈則禍以類而消百福日至矣

職江

凡爲國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則民無
所遊食民無所遊食則必農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
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強兵強者戰勝戰勝者地廣
是以先王知衆民強兵廣地富國之必生於粟也故禁
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今爲末作奇巧者一日而作五
日食農夫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則民舍本事而
事末作則田荒而國貧矣

管子

吳申叔儀乞糧於魯公孫有山氏曰佩玉蒞兮余無所

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對曰梁則無已粗則有已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則諾

左傳

衛靈公以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君衣狐裘坐熊席隩隅有竈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苴君則不寒民誠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諫曰君鑿池不知天寒以宛春知而罷役是德歸宛春怨歸於君公曰不然宛春魯國之匹夫吾舉之民未有見焉今將令民以此見之且春也有善寡人有春之善非寡人之善與

抱朴子

魏李瑰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平糴者必視歲有上

中下熟大熟則糴二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

截江綱

當秦之覆敗時於時豪傑之士爭取金玉唯任

氏子獨為倉窖貯粟後穀食萬錢於焉金玉寶貨盡歸

任氏

獨異志

晉主以水災問主者何以佐百姓杜預上疏以為今者水災東南尤劇宜敕兗豫等州留漢氏舊陂以蓄水餘皆決瀝令饑者得魚菜螺蚌之饒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填淤之田畝取數種此又明年之益也典牧種牛有四萬五千餘頭可給民使耕種責其租稅此又數年以後之益也晉主從之民賴其利

嘉謀錄

魏文侯見箕季其墻壞而不築文侯曰何爲不築對曰
不時其墻枉而不端曰固然從者食其園之桃箕季禁
之少焉日晏進糲餐之食瓜瓠之美文侯出其僕曰君
亦無得於箕季矣曩者進食臣竊窺之糲餐之食瓜瓠
之美文侯曰吾何無得於季也吾一見季而得四焉其
墻壞不築云待時者教我無奪農時也墻枉而不端對
曰固然者是教我無侵封疆也從者食園桃箕季禁之
豈愛桃哉是教我下無侵二也食我以糲餐者季豈不
能具五味哉教我無多歛於百姓以省飲食之養也

古隨筆

開

堯湯之時三年耕餘一年食謂之升平九年耕餘三年
食謂之登平二十年耕餘七年食謂之太平兔園策注
後周淮南饑世宗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世
宗曰民吾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爲之解哉安在責
其必償也

史抄

唐高宗時河南北旱遣御史中丞崔謚等分道賑給侍
御史劉思立上疏曰麥秀蠶老農事方殷聚集參迎妨
廢不少既緣賑給須立簿書本欲安存更成繁擾伏望
且委州縣賑給疏奏謚等遂不行

蠡海集

山東大蝗民或於田旁焚香膜拜設祭而不敢殺姚崇

奏遣御史督州縣捕而瘞之議者以爲蝗衆多除不可
盡明皇亦疑之崇曰今蝗滿山東河南北之人流亡殆
盡豈可坐視食苗曾不救乎借使除之不盡猶勝養以
成災明皇乃從之盧懷慎曰殺蝗太多恐傷天和崇曰
昔楚莊吞蛭而疾愈叔敖殺蛇而福來奈何不忍於蝗
而忍人之饑死乎若使殺蝗有禍崇請當之

大唐新語

唐憲宗四年南方旱饑命左司郎中鄭敬等爲江南兩
浙荆湖襄鄧等道宣慰使賑恤之將行上戒之曰朕宮
中用帛乙疋皆籍其數唯調救百姓則不計費卿等宜
識此意勿効潘孟陽殫財酣飲遊山寺而已

山堂肆考

唐景隆八年鄭州三鴉口大水塞谷或見二小兒以水
相沃須臾有大蛇約大十圍張口仰天人或所射之俄
而暴龍驟雨漂溺數百家

五行志

時天大旱不雨祈山川庶神又不雨觴土龍舞巫覡愈
不雨或言邦有術人能捕退龍而譟之昔歲嘗然農利
其澤及召術人至而旱色如故太守怒亟命擒之術人
遁去矣其遺囊有書一幅目曰旱有三曰天旱國旱人
旱曷爲天旱蹇陽四凶下土祇敬惟六七歲黎民不饑
曷爲國旱君道熾災德涸仁枯貪風暴氣蒸爲時厲曷
爲人旱邦燬其政吏賊其行千里人心燥不爲陰

唐文粹

貞觀時山東蝗復大起姚崇又命捕之倪若水謂蝗乃天災非人力所及宜修德以禳之劉聰時常捕埋之爲害益甚拒御史不從其命崇牒若水曰劉聰僞主德不勝妖今日聖朝妖不勝德古之良守蝗不入境若其修德可免彼豈無德致然若水乃不敢違勅委使者詳察州縣捕蝗勤惰者各以名聞由是連歲蝗災不至大饑

唐紀

盧坦爲宣歙觀察使到官值歲饑穀價日增或請抑之坦曰宣歙穀少仰食四方若價賤則商船不來益困矣旣而米斗二百商旅輻輳民賴以生

綱鑑

唐德宗時或言韓滉聚兵脩城陰蓄異志上疑之以問李泌對曰滉公忠清儉貢獻不絕鎮撫江東盜賊不起所以脩城爲迎扈之備耳此乃人臣忠篤之慮奈何更以爲罪乎上曰外議洶洶卿不聞乎對曰臣固聞之其子臯爲郎不敢歸省正以謗語騰沸故也退遂上章請以百口保滉他日又言於上曰臣之上章匪私於滉乃爲朝廷計也方今天下旱蝗關中米斗千錢倉廩耗竭而江東豐稔願陛下蚤下臣章以解朝之惑而諭韓臯使之歸覲令滉速運糧儲此朝廷大計也上卽下泌章令臯歸覲面諭之曰卿父比有謗言朕不復信關中之

糧宜速致之臯至滉感悅卽日發米百萬斛聽臯留五日卽還朝自送至江上冒風濤而遣之陳少游聞之卽貢米二十萬斛會劉洽得李希烈起居注云某月日陳少游上表歸順少游聞之慚懼發疾卒大將王詔欲自爲留後韓滉遣使謂之曰汝敢爲亂吾卽日全軍渡江誅汝矣詔懼而止上聞之喜謂李泌曰滉不唯安江東又能安淮南真大臣之器卿可謂知人遂加滉平章事江淮轉運使滉入朝貢無虛月朝廷賴之使者勞問相繼恩遇始深矣

史綱

唐末岐梁爭長東院主者知其將亂日以菽粟與泥爲

土整附而墁之增其屋木一院笑以爲狂亂旣作食盡樵絕民所窖藏爲李氏所奪皆餓死主沃塹爲糜毀木爲薪以免隴右有富人豫爲夾壁視食之餘可藏者乾之貯壁間○又閣皂山一寺僧甚專力種芋歲收極多杵之如泥造塹爲墻後遇大饑獨此寺四十餘僧食芋塹以度凶歲

國憲家猷

海匱乃荊州北險築引水作三海綿亘數百里又爲八匱蓄泄水勢今盡占爲民田非惟失荊州之險其地十年六七澇苦於無所瀉渚

輿地乘

宣城民田瀕江化城等十六圩故堤峻薄遇衝決則水

傷禾稼壞道路歲以爲患知府陳灌後築堤廣厚加舊
數倍又伐巨石作水門以時蓄泄民至今賴之國憲家
猷

元順帝時脫脫言京畿近水地利召募江南人耕種歲
可收粟麥百萬餘石不煩海運京師足食帝曰此事利
國家其議行之於是立分司農司以右丞悟良哈台左
丞烏古孫良禎兼大司農卿給分司農司印西自西山
南至保定河間北抵檀順東及遷民鎮凡官地及元管
各屯田悉從分司農司立法佃種給鈔五百萬錠以供
工價牛具農器穀種之用又略集賢學士虞集議於江

淮召募能種水田及修築圍堰之人各千人爲農師降
名敕牒十二道募農民百人者授正九品二百人者正
八品三百人者從七品就以領其所募之人所募農夫
人給鈔十錠期年散歸

經濟類編

人餘燼十餘其半婿親

絲齊賤驛

八品三百人皆於十品掠以厭其祖墓之人祖墓農夫
各煉穀十二首莫農男百人皆於五式品二百人皆五
式各莫翁蘇木田父於樂園野之人各千人為農祖翁

第九十九卷

紀龐部二

訓身

可惜

即安

騎着掉臂

磨堯堅

隨時好

受牛卻金

中庸二字

咬菜根

六恐

昏眼為拭

善人可親

推易觀人

八始

長波淺照

隨時

第一好人

狂說

訓家

昨日今日

先人遺體

千萬年計

堯水湯旱

勿輕小事

安貧

當句者迷

擇術宜慎

消長之理

詩書勤儉

舉一佳話

生計身計

虧兩家

戒飲

輪迴

人有生計

創家享成

前哲軌儀

卷九十九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九十九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紀龐部二

訓身

翊聖真君云今日明日可惜可惜大限到來有何功力使不得口頭言用不得紙上墨十方諸聖點頭時此是學人真個得

脉望

魯語云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而後即安

國語

朝而趨市駢肩相摩暮而過市掉臂不顧非朝貪而暮
廉朝有所求而暮無所求也

戰國策

昔武王問五帝之誠於尚父尚父曰黃帝之誠曰吾居
民上搖搖恐夕不至朝乃鑄金人三封其口曰磨甿堅
慎勿言故孔子於易傳著慎言者十二於論語著慎言
者十五於戴禮著慎言者八亦既惓惓矣老氏猶譏之
曰凡今之世聰明深詖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
辨閎遠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蓋言之流禍深
之發言易以易發當深禍嘻危哉

筆談

老聃至西戎而效夷言夏禹入裸國而解下裳墨子見

荆王而文錦吹笙非苟違性隨時所好也

劉子

子路拯溺而受牛謝孔子曰魯國必好救人於患子贖
贖人而不受金於府孔子曰魯國不復贖人矣子路受
而勸德子贖讓而止善

列子

嗜異味者必得異病挾怪性者必得怪證習陰謀者必
得陰禍作奇態者必得奇窮莊子一生放曠却曰寓諸
庸跳不出中庸二字也

真西山論菜曰百姓不可一日有此色士大夫不可一
日不知此味余謂百姓之有此色正緣士大夫不知此
味若士大夫知咬菜根則必盡職分之所當爲而周恤

民隱百姓何愁無飯喫

見聞搜玉

淄川楊弘道著六忍一曰忍觸觸者人犯我也二曰忍辱辱者人陵我也三曰忍惡惡者我憎人也四曰忍怒怒則憎之重也五曰忍忽忽則憎而發之輕也六曰忍欲欲者貪而不知止也此六忍者戒之一身則一身安戒之一家則一家安推之以處人已之間則所遇皆安而寡悔尤矣

長水日抄

寒簷積雨抖搜無悰得書而讀之昏眼爲拭天祥落落白雲間一疇春綠自飯吾犢浮世榮辱事付之山外褒惜所蒙吾言過矣

文文山出牋

邵康節常言善人固可親未能知不可急合惡人固可踈未能遠不可急去

宋儒朱熹嘗推易陰陽剛柔之義以爲觀人之法曰凡光明正大踈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爲威而雨露之爲澤如龍虎之爲猛而麟鳳之爲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若依阿澆忍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蟣蟲如鬼蜮狐蠱如盜賊詛呪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觀人之法莫切於此

超然居士日用八如無私如天地光明如日月靜重如

須彌深廣如大海無住如虛空隨順如流水榮辱如空
花寃親如夢幻

善誘文

東逝之長波西垂之淺照擊石之星火驟隙之迅駒風
裡之微燈草頭之懸露臨崖之朽樹灼月之電光

隨時不是隨俗今人錯認以隨俗爲隨時古人是因那
時節便做那時事無不當其可如堯舜當那時便揖讓
湯武當那時便征伐孔子當周末便傳道垂訓皆隨時
非隨俗也

有語曰隨你是天下第一好人必有一篇不好文字送
歸林下隨你是天下第一不好人必有一篇好文字送

歸地下此語千古墮淚

長者言

獸有猿小而善緣利爪虎首癢輒使猿爬搔之不休成
穴虎殊快不覺也猿徐取其腦啖之而汰其餘以奉虎
曰余偶有所獲腥不敢私以獻左右虎曰忠哉猿也愛
我而忘其口腹啖已又弗覺也久而虎腦空痛發跡猿
猿則已走避高木虎跳踉大吼乃死世人謂邯鄲挾瑟
而倡者類之於是乎寧獨一倡哉

申瑤泉猿說

訓家

昨日何生今日何成必念歸厚必念治生日慎一日完
如金城

太公曰養女太多一費也陳蕃曰盜不過五女之門女
之爲累亦已深矣然天生蒸民先人遺體其如之何世
人多不舉女賊其骨肉豈有如此而望福於天平顏氏
家訓

丘寺丞訓誠一日之計乞丐卜祝一月之計童行奴僕
一時之計管絃歌曲一年之計牛馬駒犢五年之計桑
棗材木七年之計文章修讀十年之計進取官祿三十
年之計養生謹獨五十年之計行氣絕穀七十年之計
布惠修福百年之計無營無欲千萬年之計爲金爲玉
博聞類纂

殺人者死法也庸醫殺人不死猛將殺人不死酷吏殺
人不死法在乎又曰耕堯田者有九年之水耕湯田者
有七年之旱耕心田者日日豐年又曰東家富財車馬
接踵西家富德風雪滿門事情之顛倒如此樵談

關尹子曰勿輕小事小隙沉舟勿輕小物小蟲毒身勿
輕小人小人賊國蘇奐詩曰一女不得織萬方受其寒
一夫不得意四海行路難文海披沙

司馬徽戒子聞汝充役室人懸磬何以自辨論德則吾
薄說居則吾貧勿以薄而志不壯貧而行不高也安貧
嚴延年潘岳之敗其母知之顏竣之敗其父知之謝晦

之敗其兄知之劉毅崔胤之敗其叔知之韓侂胄之敗其姪知之伯宗之敗其妻知之呂祿之敗其姑知之符承祖之敗其姨知之張華之敗其子知之王仲舒之敗其友知之王晏之敗其弟知之蕭至忠之敗其婿知之潘炎之敗其婦翁知之至於主父偃蔡京之敗則已亦知之然而終不易轍者何也故曰當局者迷

羿善射而卒以射見殺彭祖善御女致壽而卒以晚妻妖淫敗道而死蘇秦游說而卒以口見刺扁鵲善醫而卒以醫亡身郝雍善視盜而卒身死盜手黃公以赤刀制虎而卒爲虎所食費長房以符制鬼而卒爲鬼所殺

陳暄以狎致位而卒以狎悸死法師騎龍致雨而卒爲龍所掀身如裂帛劉交女舞竿上竟遭撲殺語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擇術不可不慎

文海披沙

胡文定語楊訓曰人家最不要事事足意常有此不足處便好人家纔事事足意便不好事出來此亦消長之理有識者母然怨尤

調言

祖宗富貴自詩書中來子孫享富貴則賤詩書矣家業自勤儉中來子孫得家業則忘勤儉矣此所以多衰門也戒之哉

草木子

陳了翁日與家人會食男女各爲一席食已必舉一話

頭今家人答一日問曰金坐不橫股何也其孫女方七
歲答曰恐如同坐者

鶴林玉露

朱新仲舍人常云人生天地間壽夭不齊姑以七十爲
率十歲爲兒童父母膝下視寒煖燥濕之節調乳哺衣
食之宜以須成立其名曰生計二十爲丈夫骨強志健
問津名利之強秣馬厲兵以取我勝如驥子伏櫪意在
千里其名曰身計三十至四十四日夜注思擇利而行位
欲高財欲厚門欲大子息欲盛其名曰家計五十之年
心怠力疲俯仰世間智術用盡西山之日漸逼過隙之
駒不留當隨緣任運息念休心善韜而藏如蚕作繭其

名曰老計六十以往甲子一周夕陽銜山倏爾就木內
觀一心要使絲毫無慊其名曰死計清夜思之不覺悚
矣

今之州縣吏多行不恤之政筭來只虧得兩家上焉虧
得官家下焉虧得農家

類纂

戒飲者曰喫酒二升糴麥半斗磨麪五斤可飽十口又
曰買肉一斤值米五升一日之計可活五人

貧賤生勤儉勤儉生富貴富貴生驕奢驕奢生貧賤六
道輪迴

人之有生也則有生計自一歲至十歲以上爲身計二

十至三十以上為家計三十至四十以上為子孫計五十至六十以上為老計六十至七十以上為死計中間擾擾營營或追憶其既往或逆料其將來外則苦其身以事勞攘內則苦其心以密思慮用以為周身之防善後之策者總之曰勞生然或計未周而生先盡慮未及而形難留譬之夸父逐日務奔驚而不止滅穀求羊多岐路而終亡

白醉瑣言

有福有智能勤能儉創家者也有福有智不勤不儉享成者也無福無智不勤不儉敗家者也

經鉏堂

隸多足以張威而不足以貽安靜之福田宅多足以示侈而不足以杜勢家侵奪子孫傾覆之禍是故武侯之醜婦荆公之蹇驢蕭相國之不治垣屋質諸前哲無非軌儀凡爾君子何莫由斯

林居漫稿

劉氏鴻書九十九終

第一百卷

紀龐部三

養德

人情不美

辭祝

三緘銘

粗耒良田

不喜殺

蟹山蓋脚

韓真人

五瘡

無用之用

內守內藏

伊吾聲

殺戮之報

養生

養耳養目

舉箸服藥

多喜多怒

傷心損血

當肉當車

有少趣

欣然會心 下衣上食 十觀

養氣養日 慈父慈樂 非凡人

化為天子 如一夢 夷堅志叙

道不負人 欲界仙 福生德生

守財神 正戰 無思入用

味米貞田 不喜嫌 海山盛德

入割小美 輔政 三始

卷一百目錄終

卷一百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一百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紀龐部三 太史湯賓尹 刪正

養德

堯問於舜曰人情何如舜對曰人情甚不美又何問焉
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嗜欲得而信衰於友爵祿盈而忠
衰於君人之情乎惟賢者為不然荀子

華封以壽富多男子祝堯堯皆辭之曰多男子則多懼

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莊子

孔子觀周見太廟右階前有金人三緘其口銘其背曰

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毋多言多言多敗毋多事多事多患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扎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根也曰謂何傷禍之門也綱目

陸士龍輩以洪筆為粗末紙札為良田玄默為稼穡義理為豐年談論為英華忠恕為寶珍文章錦繡蘊藻為繒帛坐謙虛為席薦張義讓為帷幙行仁義為室宇修道德為廣宅

東坡曰余少不喜殺生自壬午年得罪下獄始意不免既

幸得脫遂自此不殺一物有餉蟹蛤者放之江中雖無活理庶幾萬一便不活愈於烹煎也非有所覲但已親經患難不異雞鴨之在庖厨不復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類受無量怖苦耳猶恨未能忘味食自死物也達生錄

宋泗州書生趙璧赴京應舉其妻已亡後璧及第還離家十里許見亡妻在路傍哀告甚切云在生殺害物命每以酒醉蟹恣意食噉自死之後准閻摩天子勅驅入蟹山羣蟹鉗其眼目遍身流血晝夜受苦又生前不合吐酒餘殘飲剩盞脚陰司積聚五石九斗七升五合使奴陽壽先減一紀又受三十七日大地獄苦再准王勅差

獄吏監奴賣酒以俟無常鬼追到亡魂俱勒來買却就
奴身上刺血應買升合務補填原數足日別受地獄今
聞夫主榮歸特來哀告陰府深敬書寫金剛般若經乞
將奴房奩變賣爲寫得七卷可拔地獄之苦璧諾之到
家即便捨財請僧寫經方了兩卷一日爲妻展墓忽見
一老翁自稱山神汝妻承寫經功德上升天界地下不
復見矣

問羊集

天下之禍莫甚於殺人爲陰德者亦莫大於活人世多
傳元豐間有監黃河埽武臣射殺埽下一龜未幾死而
還魂云爲龜訴於陰府力自辯龜數敗埽以其職殺之

故得免而陰官韓魏公也冥間呼爲真人韓氏家傳載
其事裕陵所宣諭乃不疑且殺一龜猶能訴而况人乎
避暑錄話

宋梅公摯官嶺表著瘴說其略云仕有五瘴急催暴斂
剝下奉上此租稅之瘴也深文以逞良惡不白此刑獄
之瘴也晨昏酣宴弛廢王事此飲食之瘴也侵牟民利
以實私儲此貨財之瘴也盛揀妻妾以娛聲色此帷薄
之瘴也有一於此民怨神怒安者必疾疾者必殞雖在
輦下亦不能免何但遠方而已仕者不知而歸土瘴不
亦謬乎

簷曝偶談

山木自寇也膏火自剪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
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生詮

悲則兩淚辛則兩涕憤則結瘰怒則結疽心之所欲氣
之所屬無所不育邪苟爲此正必爲彼是以大人節悲
辛誠憤怒得灑氣之門所以收其根知元神之囊所以
韜其光若蚌內守若石內藏所以爲珠玉之房

生詮

松聲澗聲山禽聲夜蟲聲鶴聲琴聲棋落子聲雨滴堦
聲雪洒牕聲煎茶聲作茶聲皆聲之至清者而讀書伊
吾聲爲最

經鋤堂

五代之君恣行殺戮視人命如草芥今日赤某人族又

明日赤某人族而欲望社稷之久可乎故梁自高祖朱
全忠於開平元年革命在位凡六年而爲其子友珪所
殺友真復殺友珪而立又十年而亡國唐自莊宗李存
勗於同光元年革命在位纔四年而邈佶烈擁兵向京
師存勗遂爲郭從謙所殺邈佶烈旣立是爲明宗在位
甫七年而其子從榮作難遂至不起旣而從珂殺從厚
又三年而契丹立晉自高祖石敬瑭於天福元年革命
在位凡七年而其子重貴立又四年而爲契丹所滅漢
自高祖劉知遠於晉開運四年二月革命知遠次年正
月丁丑逝世其子承祐立又三年而其國亦破周自高

祖郭威於廣順元年革命在位凡四年而柴榮立是爲世宗雖能於五六年間取秦隴淮右復三關然亦果於殺戮故亦不旋踵而斃始自唐末至於國初上下凡五十餘年而天下爲梁爲唐爲晉爲漢爲周國命凡五革陳洪進初與張漢恩爲留後左右將從効死洪進推漢恩爲留後而已爲副使漢恩老且悞洪進實專其事一日有狂僧行雲者謂洪進曰昔留公多疑人前後誅殺甚衆然不能害公者蓋公當爲此河主且人有千錢之祿者尚不可害况王者而可害乎但坦然任運則他日善終牖下子孫蕃盛若懷疑殺人則終當蒙不善之報

鮮克令終矣洪進深以爲然凡帥衆十六年不敢妄殺一人雖犯極刑而情理可恕者亦行寬貸初廢漢恩諸子力請除之洪進堅持不可故漢恩得以壽終行雲聞而嘆曰陳氏五侯之報今於此而定矣及洪進歸朝改鎮福州其子文顯爲通州團練使文顯文顥文顛皆爲諸州刺史是爲五侯一如行雲之言

樂善錄

養生

流水之聲可以養耳青禾綠草可以養目觀書繹理可以養心彈琴學字可以養指逍遙杖履可以養足靜坐調息可以養筋骸

襟志

五穀五蔬以養人魚肉以養老形苦者饑渴為主病四百四病為客病故須食為醫藥以自扶持是故知足者舉箸常如服藥

薛文清語錄

多喜則傷血多怒則傷脈多笑則傷臟多愁則傷心多念則志散多樂則氣溢多愛則迷亂多惡則憔悴多憂則志昏多思則神怠多事則勞形多言則耗氣

孫真人

用後經

久視傷心損血久坐傷脾損肉久卧傷肺損氣久行傷肝損筋久立傷腎損骨久聽傷精損神

夷門廣牘

晚食當肉緩步當車無罪當貴無災當福莫飲卯時酒

莫食申時食避風如避箭避色如避賊

顏蠋論

東坡云歲行盡矣風雨淒然紙牕竹屋燈火青熒時於此有少趣

外紀

鳥啼花落欣然有會於心遣小奴挈瘦尊沽白酒嚼一梨花磁椀急取詩卷快讀一過以嚙之蕭然不知在塵埃間也

誠齋雜記

湯東谷語人曰學者居中等屋衣下等衣食上等食何者茅茨土階非今所宜瓦屋八九間僅藏圖書足矣故曰中等屋衣不必綾羅錦繡也夏葛冬布僅適寒暑足矣故曰下等衣至於飲食則當遠求名勝之物山珍海

錯名茶法酒物物備庶不爲凡流俗士故曰上等食

塵談

靜坐觀空照見一切生死是非利害毀譽得失皆妄非真譬如泡影當下消亡一也煩惱見前一時不能排遣便宜尋一暢快事令其釋然所謂借境調心二也常將不如我者巧自寬解三也造物勞我以生遇病稍間反生慶幸四也宿業現逢不可逃避歡喜領受五也家庭和順朋友契合無交調之言六也日與竹石魚鳥相親常使有倏然自得之趣而畔援欣羨寂然一念不生七也慎風寒節飲食嗜慾澹泊思慮減少行住坐卧惟期

自適無以自強八也覓高朋親友講開懷出世之談九也毋以病爲苦毋以死爲患常令胸次寬平襟期灑落十也

白醉瑣言

一少言語養肉氣二戒色慾養精氣三薄滋味養血氣四嚙津液養肺氣五莫嗔怒養神氣六美飲食養胃氣七少思慮養心氣

老君言

彌陀實衆生之慈父是以纔稱寶號已投種於蓮胎一發菩提卽標名於金地淺信不持大愚大錯堪嘆時逢末代多有邪見迷流貶淨業爲權乘嗤誦持爲麤行豈非耽溺火宅自甘末劫之沉淪乎

蓮宗寶鑑

佛說世間人民得聞阿彌陀佛名號若慈心喜悅志意
清淨毛髮聳然淚卽出者皆是累世常行佛道非凡人
也若不信佛語不信念佛不信往生皆從惡道中來餘
殃未盡愚癡不解故爲汝等說此大法令見阿彌陀佛
及其國土 正法難聞品

野狐尚聽百丈法螺螭猶護金剛經十千游魚聞佛號
化爲天子五百蝙蝠聽法音總作聖賢隣聞懺以生天
龍聽法悟道彼物尚能領悟况人可不回心念佛金剛科儀
人生時種種事務無不掛懷一旦大限到來盡皆拋去
雖我此身猶是棄物况身外乎靜言思之恍如一夢古

人有言一日無常到方知夢裡人萬般將不去唯有業
隨身業者謂善業惡業此皆將得去者豈可以不淨土
爲業乎有了明長老爲衆普說指此身而言曰此爲死
物其內鱗鱗地者爲活物莫於死物上作活計宜於活
物上作活計予深愛此語凡貪種種外物以奉其身者
皆是死物上作活計也 淨土訣

治亂之軸不握於人則握於天天有常運人有常經天
亂其逆則善惡倒植人亂其經則賞罰無章天亂則人
治之於是乎爵於朝戮於市播於大誥而鑄於刑書人
亂則天治之於是乎翼於無形呵於無聲錫奪其貨基

而延縮其壽。天是惟天人交輔以持世。故彞倫所以常存而乾坤賴以不毀也。人之爲治也顯而易見。天之爲治也幽而難明。畧其易見而表其難明。此夷堅志之所由作也。夷堅志啟

郝大古曰。道不負人人。自負道。日月不速。人筭自速。勇猛剛強。不如低心下氣。遊歷高遠。不如安靜養素。圖名逐利。不如窮居自適。飽飫珍羞。不如粗糲充腹。羅綺盈箱。不如布袍遮體。談古談今。不如緘口忘言。逞技誇能。不如抱元守一。趨炎附勢。不如貧窮自樂。懷怨記讐。不如洗心悔過。較長量短。不如安心自怡。道无綿綿。行之

得仙得意忘言。自超太玄。

清穆妙論

陶弘景曰。山川之美。自古共談。高峯入雲。清流見底。兩岸石壁。五色交輝。青林翠竹。四時備美。曉霧將歇。猿鳥亂鳴。夕日欲頽。沉鯉競躍。實爲欲界之仙都。自康樂以來。未有語其奇者。序古名遊

越人王冕當天大雪。赤脚上潛岳峰。四顧大呼曰。遍天地白玉合成。使人心膽澄徹。便當仙去。

福生於清儉。德生於卑退。道生於安靜。命生於和暢。患生於多慾。禍生於多貪。過生於輕慢。罪生於不仁。戒眼莫視他非。戒口莫談他短。戒念莫入貪淫。戒身莫隨惡。

伴無益之言莫妄說不干已事莫妄爲默默無限神
仙從此得饒饒千災萬禍一齊消忍忍忍債主冤家
從此隱休休休蓋世功名不自由尊君王孝父母禮賢
能奉有德別賢愚恕無識物順來而勿拒物既去而不
追身未遇而勿望事已過而勿思聰明多暗昧笑計失
便宜損人終有失倚勢禍相隨戒之在心守之在志爲
不節而亡家因不廉而失位勸君自警於生平可嘆可
警而可畏上臨之以天神下察之以地祇明有王法相
繼暗有鬼神相隨惟正可守心不可欺洗心說
某州知府鄧繼曾四川資縣人云給事時其親某曰君

方入仕切忌苟利予巡按雲南時至一地身如芒刺不
可睡意恐有冤欲訴秉燭獨坐突有一人在前叱之曰
察院深密汝何人敢至此應曰我非人爲君守財神也
待君久矣予曰金何在神指座下視座下果有白金千
兩因語之曰我爲御史如何將此物行能爲我送歸否
神曰但要鄉貫票帖耳如言寫帖焚之人遂不見及至
復命時有同年某主事丁憂在家因以保舉一官爲言
曰謝禮五百金請公受二百金予難之主事曰不受是
欺我否則亦忘也予不得已乃受歸家數日辦三牲夜
靜將禱前事則原神復至出其金止八百兩予問之則

曰前某主事金是也悚然愧謝未嘗告人今年八十為君洩此以見定分有數耳鄧因語幕僚鄭彥充鄭詰御史主事姓名則曰過當為人掩况子孫正在仕途鄧言時嘉靖戊戌年也閻然錄

劉氏鴻書卷一百終

第一百一卷

紀龐部四

稽踪

帝王異號

古臣異號

古將異號

輪迴事

道宦

僧宦

僧道進士

僧拜大位

道拜大位

內職將相

闡監宦

女官

女子男官

女執國政

女作男子

紀異

紀同

空桑氏

蘓秦嘆

東陽女子

翟公門

文君琴操

與相如書

為相如誅

任安田仁

霍仲孺

人生有命

武侯妻

蕭國師

穆廟事

海忠介與司馬同

鴛湖先生

卷一百一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一百一

宣城劉仲達 纂輯

紀龐部 四

太史湯賓尹 刪正

稽踪

帝王異號二家皇三五泰帝五天靈望獲皇天岳鏗皇地九皇氏

兄弟九人愷胡洮皇並人古皇大巢氏始君巢氏二有遂皇人燧史皇

氏蒼頡泰皇羲皇方牙庖犧皇太女皇女希媧皇媧女栢芝皇栢

釐連釐蓄昆連赫蘇赫胥權大葛天農皇帝魁烈山氏連山氏

四神農歸藏氏帝鴻玄律三皇窮桑氏白帝少昊犧軒伏羲軒轅

炎昊炎帝少昊軒唐軒轅唐堯玄王契祝誦祝融祝融豨韋几蘧二古

帝 **蠶叢魚鳧** 蜀帝 **祖龍** 始皇 **灞上真人** 漢高 **銅馬帝** **白水真**

聖劉天王 **陳聖劉太平皇帝** 漢哀 **躍馬皇帝** 公孫述 **大耳**

兒大耳龍 先主 **鼠子** 魏文帝謂孫權 **解事天子** 隋師都 **天可汗** **掃國**

真人 唐太宗 **天皇** 唐高祖 **應天皇** 唐中宗 **金輪皇帝** 武后 **兵丹**

上聖 唐憲宗 **小太宗** 唐宣宗 **玉環天子** 楊貴妃 **文佳皇帝** 唐女

真兒皇帝 晉石敬瑭 **田舍翁** 宋高祖 **太平天子** 宋太宗 **來和天**

尊 宋真宗 **赤脚大仙** 宋仁宗 **捉雞漢** 宋光宗 **浪子皇帝** **教主道**

君皇帝 宋徽宗 **無愁天子** 北齊後主 **花項天子** **獨眼龍** 後唐李克用

黃須天子 魏咸王 **瞎兒天子** 晉時童謠云當見瞎兒作

禿瘡天子 趙光遠頭禿欲謀反人笑之曰安 **廢人天王**

晉燕王盛 **壯烈天王** 姚萇諡符堅 **天上大仙** 周太祖郭威 **劉氏祭酒** 漢吳

工一 **蕭間大夫** 劉錕自稱 **黃口小兒** 文帝 **李天下** 後唐莊宗自呼 **北方**

小堯舜 金主璟 **巨公** 漢武時有老父牽狗曰吾欲見巨公指天子也 **盧修** 楚王 **素王**

日沒處天子 倭國稱煬帝 **日出處天子** 倭國自稱 **白板天子** 無

孔子 **日沒處天子** 煬帝 **日出處天子** 倭國自稱 **白板天子** 無

者 **日沒處天子** 煬帝 **日出處天子** 倭國自稱 **白板天子** 無

古臣異號 **風流宰相** 謝安 **救時宰相** 姚崇 **清白宰相** 杜衍 **小車**

宰相 田于 **五分宰相** 胡氏謂 **真宰相** 太宗稱 **風力相**

國 楊素 **真漢相** 王商長八尺餘容貌絕人單于來朝 **通明**

相 翟方 **真宰相** 隋高穎唐魏元 **貧宰相** 龐穎 **任職相** 陳

和 高 **伴食宰相** 盧懷 **宰相器** 王 **將相器** 王 **聖相** 李沆又李

鳥書 卷一百一

度計相張蒼儒相元王真相皮日休內相陸贄黑王相王綽

公尹繼倫黑頭三公諸葛恪折臂三公羊祜魚頭裴度

叅政魯宗道一代宗臣蕭何三代遺直魏徵三代遺才孔社

稷良臣裴度江左夷吾王導紗籠中人李藩有脚陽春唐宋璟

恩時人稱之清白吏楊震真聖人李沆柱石臣王商白衣夔崔浩大忠

寇大雅王旦小杜杜侗先為將相後杜審權青錢學士張鷟

碧山學士張褒瘦羊學士甄甄小笏學士楊緯小兒學士宋慄斗

酒學士王績東頭學士唐敬宗北門學士劉偉八磚學士李程

真學士王珪真侍講文彥博驄馬御史桓典落鵬

御史高駢金珠御史王鏊鐵面御史趙抃鐵肝御史東城天

子御史龐籍白衣御史陳寅無官御史神宗黃沙御史高晉

光巖南鷄北鶯崔洪老虎崔洪皂鵬御史王志三豹唐王旭

高赤豹王全太平官府唐崔謨一路福星鮮于社稷之器

真刺史賈逵鐵脚刺史唐鄭德本薛大鼎鐵面李李敏

川布政犯白虎吏紫馬太守謝靈運折臂太守劉之

天下長者孟舒水晶燈籠張中照天蠟燭田元鐵面少府

楊玉良二千石柳世隆真太守劉敞好知府張詠獨立使君

裴使為河霹靂手鄭開門曾公亮強項令董宣齋馬令

唐馬聰明尉魏奉千里眼楊鐵鎗楊友健令李匡遠傳

聖傳僧祐與子琰皆聖君曹攄余佛龜神父鮑德慈父

為山陰冷人稱之

房彥謙神君唐智明魏慈母辛公賈父賈彪召父召信杜

父杜預杜母杜詩金佛宋金卧虎蕭惠開卧彪李崇白身判官

楚令狐三不開馬胤旱母梁崔胡蝗石勒十錢主簿智慶折竿

主簿程顯入鐵主簿許慎短主簿王珣裏頭水祝天著脚琉璃

和甄真古司直毛玠真社稷臣蕭瑀真義士讓真忠臣王常真

君子王友真賢人荀攸真鐵漢劉器真諫議唐蕭真諫官李景

伯真鹽鐵陳恕真吏裴日休鐵補缺唐貽玉界尺趙光逢盡力

吏司寇白馬生張堪清河公楊素白鳩郎徐憲甘棠港閩主

號知有德政列大夫荀况玉笋班唐蔣阿龍超王導解事舍人

齊澣三閭大夫屈原了了令史戴法興南宮眉目涉儒

吏倪寬顏彪顏延之行秘書唐太宗出門有司請載副書

也秘書水蘂聲飲水食蘂言宋豪強熱服朱傳連底清連底清

郎清卿並表伴飯指揮使五季軍頭乳虎甯成為中尉蒼鷹中尉都為

人號屠伯嚴延小狗苟純苟多田翁盧從饑鷹侍中盧

蘇杠佛蘇監麻胡石勒將性暴險有兒啼母

古將異號大樹將軍馮異紫髯將軍孫權嫖姚將軍霍去伏

波將軍馬援智勇將軍欽白馬將軍龐德黑稍將軍南宋于

號藝絕人又百番叅軍清官熊虎之將張飛神通大將李

嗣業申興名將周助吳國大將魯肅落鵬都尉北齊斛白馬

鳥書卷一百一

長史公孫贊射鵰都尉北魏秦王幹江表虎臣吳徐盛黃騶少

年果關西男子常叔裕真將軍周亞夫真純臣李勤真將裴

子儀郭飛將軍李廣為北平太守娘子軍唐太宗妹平陽公主頴

號娘超疾雷將鄭着翅人韓肉飛仙沈分身將光

梁葛從周臨陣東西南北忽然如神地上虎高薄地鴉呂彥小由基陳堯

朱落鴈梁朱漢賓祭征虜祭遵嬰鑠翁馬王金鎗王彥赤老樞

一各柴武行德飛將呂布單猛將賀若弼闔將賀若弼

虎騎將賀若弼飛豹晉王癡虎許韋虎梁賈督賈

鴟軍李克南八南黑宇宇文迴落北齊虎侯

侯曹操蕭娘梁王呂姥呂陳姥隋段姥隋

福將王欽邊菩薩邊天公將軍又大方地公將軍

又小方將軍張漢彌天將軍純友宇宙大將軍梁侯九虎將

軍王莽衝天大將軍黃巢淮海長鯨侯襄陽短狐蕭

輪迴之事正史載羊祐前身為李氏子若此類見于紀

載者不可勝述余聊記古之名人數條于此蔡邕是張

衡後身商芸顧總是劉禎玄怪邊鎬是謝靈運玉壺嚴

武是諸葛武侯代韋臯亦是武侯宣房瑄是未禪

師東坡韓滉是仲由神范祖禹是鄧禹家劉沆是

牛僧孺事張方平是瑯琊寺僧夜東坡是五戒和

尚新史彌遠是覺闍黎隆馮京是五臺僧孫真

西山是草庵和尚癸辛雜誌外集黃山谷是涪陽誦法華一女

子春渚錄趙鼎是李德裕宋高宗是錢鏐坦齋筆衡王十朋是

族叔之師嚴伯威梅溪文集又王自有詩云石橋未到神先到日裡還同夢裡時僧教我名

劉道者前身曾寫石橋碑石橋乃天台五百尊羅漢洞口也王安石是秦王貴耳集岳

陽王蕭登是許玄度詢寓簡袁滋是西華坐禪和尚逸至

本胡尚書淡是天池僧王新建守仁是入定僧皆彰著

者也天都載

先為道士仕宦者唐侍中魏徵丞相盧程先仕宦後為

道士者唐禮部侍郎賀知章又河南參軍鄭銑朱陽丞

郭僊舟以獻詩罷官度為道士○先為僧而蓄髮仕宦

者宋湯惠休唐賈島蔡京先仕宦而削髮為僧者南齊

劉勰梁劉之遴張纘宋饒德操皆名士也勰即著文心

雕龍者法名慧地一年而卒纘為執政方岳之遴官禁

秘以侯景亂削髮尋皆為湘東王所醜死又北魏元大

興以西河王衛尉卿削髮名僧懿宛委餘編

為僧為道而舉進士者唐劉軻前後仕宦而中為道人

者梁伏挺為行者唐徐安貞挺安貞皆以居官有罪懼

發故也○由僧徑拜大位者唐左衛大將軍梁國公懷

義元太保參議中書省劉秉忠明太子少師姚廣孝懷

義嬖倖不足言秉忠廣孝皆名臣廣孝不蓄髮不婚娶

○由道士徑拜大位者唐嵩山于什方爲正諫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葉靜能爲國子祭酒鄭普思爲秘書監尹愔爲諫議大夫仍以道士服治事明邵元吉爲禮部尚書陶仲文爲少師恭誠伯○有內職而移爲將相者中書令樞密使漢官兼內外人者將行卽大長秋有內臣而真爲宰相者秦丞相趙高魏太師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馮翊王宗愛唐尚父司空中書令傅陸王李輔國南漢太師內樞密使龔托宋太師領樞密院事廣陽王童貫少保梁師成元大司徒頴中書左丞相李邦寧有儒臣而入爲內臣者太史公司馬遷爲中

書令有內臣而出頴儒臣者內侍監魚朝恩兼判國子祭酒南漢至狀元及第及雅士名儒俱先下蚕室而後得入用事抑何不幸也○樂邑初以天闈爲中黃門後陽道開通自言出列卿郡張平養子通於平妾因自割其勢後事符堅至大將封侯號萬人敵史不載其割勢事見十六國春秋楊素弟約少爲查所傷遂成宦者後爲內史令封郡公而無子樊叔畧長九尺被腐爲高氏給使殿省走周累典大郡封清鄉縣公謚曰襄見循吏

傳

宛委餘編

女子爲女官者女侍中後魏元義妻胡氏齊高岳母山

氏趙彥深母傅氏南漢盧瓊仙女尚書魏明帝選知書
女子爲之女學士唐德宗朝貝州宋氏五女若萃若昭
若華若倫若憲陳后主時宮人袁大捨等女博士宋孝
武朝韓蘭英○女子爲男官者女將軍晉王廞起兵顧
深母孔氏年百餘以爲軍司馬廞復以已女爲貞烈將
軍唐行營節度許叔異以衛州女子侯氏滑州女子唐
氏青州女子王氏歎血赴義奏授爲果毅陳女白頸鴟
爲契丹懷化將軍侍夫數十人○女子執國政者齊陸
太姬司綸綽者唐上官婕妤司史事者漢曹大家主兵
者唐平陽公主洗夫人○女子詐爲男子而有官位者

齊揚州議曹錄事婁逞唐昭義軍兵馬使國子祭酒石
氏朔方兵馬使御史大夫孟氏蜀司戶叅軍黃崇嘏楊
升菴詩話又有女校書薛濤女進士林妙玉濤乃稱謂
之詞妙玉宋女童應試封孺人

宛委餘編

紀異舜日重童子項羽日重童子文王四乳宋范鎮之
兄磁四乳磁子亦四乳大禹胸折而生老子剖左腋而
生項橐八歲爲孔子師漢書註卽達巷黨人長狄身橫
九晦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軼見公羊傳秦時翁仲身
長二丈三尺王莽時巨母霸身長一丈腰大十圍北齊
盧曹率其徒自薊入海島得長人骨以髑髏爲馬皂脛

長丈六尺以爲二稍梁昭明太子蕭統五歲能徧誦五經何遜八歲能賦詩唐權德輿四歲能賦詩漢韋賢子玄成平當子宴父子宰相唐李吉甫子德裕崔慎由子胤父子宰相宋呂夷簡子公著范仲淹子純仁父子宰相張仲師長尺二寸見論衡周靈王生而有髭髯唐高祖皇太后竇氏生而髮垂過頸宋呂文德魁梧勇悍足長尺有咫唐李光弼母有鬚數十長五寸許封韓國太夫人張僕射齊賢每食肥肉數斤宴客吏竊視投大桶滿文王十三而生伯邑考十五而生武王武王八十一而生成王魏崔琰鬚長四尺晉王育鬚長三尺前趙劉

淵鬚長三尺當心有赤毫毛二根長二尺六寸淵子曜身長九尺三寸垂手過膝生而白眉鬚髯長五尺元胡天淵髯長數尺國朝石亨鬚垂至膝梁羊侃用弓至二十餘石馬上用六石嘗於兗州堯廟蹋壁直上至五尋橫行得七跡泗橋有數石人長八尺大十圍執以相擊悉皆破碎後魏奚康生驍勇絕人彎弓十石宋岳飛有神力能挽弓三百斤弩八石甘羅十二爲秦相後魏闕駟一飯三升乃飽唐忠義傳張興長七尺一飯至斗米肉十斤持刀五十斤戰國廉頗一飯斗米肉十斤宋梁灝八十二歲狀元及第子固亦狀元及第漢高祖左股

有七十二黑子我太祖面具七十二星痣漢宣帝遍身
及足下皆有毛梁天監中鍾離人顧思遠年一百一十
二歲以家闕養猶挺义行部伍普通中荊州上津鄉人
張元始年一百一十六歲膂力過人進食不異至年九
十七方生兒兒遂無影後魏羅結一百一十歲爲侍中
外都大官總三十六曹事歸老又十年卒唐申州節度
使吳元濟山首燕頤垂頤鼻長六寸晉王司馬保體重
八百斤後魏楊大眼以長繩三丈許繫髻而走繩直如
矢馬馳不及隋開皇中始興人麥鐵杖驍勇有膂力日
行五百里走及奔馬五代梁王彥章戰用二鐵鎗皆重

百斤一置鞍中一在手漢干定國飲酒至數石不亂漢
袁安自安及逢四世五公又楊震自震至彪四世太尉
唐蕭瑀自瑀逮邁八世宰相北齊王敬則兩腋下生乳
各長數寸又東陽女子婁逞變服詐爲丈夫仕至揚州
議曹從事梁武帝身映日無影爲兒時能蹈空而行梁
簡文帝髮垂委地讀書十行俱下漢光武讀書七行俱
下南宋世祖讀書七行俱下

新知錄

紀同周左丘明春秋時左丘明唐張說宋張說漢張儉
宋契丹張儉姚秦王猛陳王猛春秋王豹戰國王豹漢
吳祐元吳祐唐王溥宋王溥漢龔遂國朝龔遂春秋魏

相漢魏相隋李綱宋李綱漢李膺梁李膺陳王通隋王
通晉張載宋張載後魏王建唐王建五代梁王建漢吳
良國朝吳良唐王珪宋王珪晉張華南燕張華漢昭帝
時衛尉王莽漢末篡位王莽吳孫登晉孫登北齊王則
宋王則後漢王霸又隱逸王霸前漢丞相公孫弘後漢
虞延傳幽州從事公孫弘漢朱買臣梁朱買臣漢胡廣
國朝胡廣漢李廣北齊李廣戰國王歡晉王歡唐楊巨
源宋楊巨源晉李密唐李密晉王祥梁王祥吳劉基國
朝劉基漢楊雄隋楊雄梁侯景北齊侯景戰國王良漢
王良梁王志縱囚來歸隋王伽縱囚來歸唐太宗縱囚

來歸春秋臧文仲山節藻梲又管仲山節藻梲戰國田
單火牛宋王則火牛晉羊篇官清留犢唐時苗官清留
犢西漢石奮併四子皆二千石號萬石君東漢馮楊八
子皆二千石號萬石君晉師曠食辨勞薪東晉牛鐸食
辨勞薪漢文帝前席賈生齊文帝前席蘇綽後周陸通
孝母湧泉出魚唐姜詩孝母湧泉出魚齊景公二桃殺
三士梁張纘一杯酒殺三士孟母三遷范蠡三遷戰國
馮驩焚券書南宋顧覲之焚券書漢孝武以術致李夫
人晉孝武以術致殷淑儀晉何曾日食萬錢猶云無下
箸處又任愷一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唐太宗出宮女

三千人唐憲宗出宮女三千人唐文宗出宮女三千人唐肅宗出宮女三千人晉中朝八達又中興八達漢張綱單騎降賊唐郭子儀單騎見虜宋宗澤單騎降賊漢陽王孫羸葬晉皇甫謐衣葬漢應奉有記性平生識半面不忘北齊楊愔有記性平生識半面不忘漢曹娥尋父溺江唐饒娥尋父溺江漢李固杜喬稱李杜又杜密李應稱李杜唐李白杜甫稱李杜宋呂蕢登第娶瞽女又劉庭式登第娶瞽女漢關羽單騎斬顏良南宋薛都安單騎斬魯爽晉王子猷觀竹不問主又袁粲觀竹不問主周老聃生而髮盡白元余闕生而髮盡白

新知錄

空桑氏以地紀空桑者兗鹵也其地廣絕高陽氏所嘗居皇甫謐所謂廣桑之野者或云窮桑非也窮桑在西少顛之居若乃伊尹之生共工氏之所灌則陳留矣

史

路

蘇秦累投諸國不遇嘗嘆曰無慚賤而不羞貧後佩六國相印果衣錦還鄉自言曰蘇秦未遇回家日衣衫破碎形容醜父母見棄兄弟踈妻不下機嫂不有及其衣錦還鄉日馬裝金鞍光彩逸父母出門含笑迎妻嫂見時先跪膝蘇秦只是舊蘇秦往日何踈今日親自家骨肉尚如此何況悠悠陌路人人皆歡悅嘆之

錦帶賦註

婁逞齊東陽女子也變服爲丈夫能棊解文義仕至揚州從事後事覺始作婦人服歎曰有如此技還作老嫗

崔惠傳

翟公爲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爲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

漢書

司馬相如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往舍都亭臨邛中富人卓王孫爲具召之并召令酒酣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爲鼓一再行其詞曰鳳兮鳳兮歸故鄉遨遊四海求其皇時未遇今無所將何期今

夕兮升斯堂有豔淑女在閨房室邇人遐毒我腸何緣交頸爲鴛鴦胡頡頏兮共翱翔鳳兮鳳兮從我棲得托孳尾末爲妃交情通體心相怡中夜相從知者誰雙翼俱起翻高飛母感我心使余悲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文君竊從戶窺心悅而好之旣罷相如乃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與馳歸成都居貧愁懣以所着鷩鷩裘就市人陽昌貰酒與文君爲懽旣而文君抱頸而泣曰我平生富足今乃以衣裘貰酒盍歸臨邛從昆季假貸猶足爲生相如乃俱至臨邛置酒舍令文

君當壚相如親著犢鼻褌滌器以恥王孫王孫果以爲
病乃厚給文君○文君與相如書曰春華競芳五色凌
素琴尚在御而新聲代故錦水有死漢宮有木彼物而
親嗟世之人兮瞖于媼而不悟再與書曰朱絃斷明鏡
缺朝露晞芳顏歎白頭吟傷離別努力加飡母念妾錦
水湯湯與君長訣○長卿素有消渴疾及還成都悅文
君之色遂以發痼疾乃作美人賦欲以自刺而終不能
改卒以此疾致死文君爲誄曰嗟嗟夫子兮亶通儒少
好學兮綜羣書縱橫劍伎兮英敏有譽尚慕往哲兮更
名相如落魄遠遊兮賦子虛畢爾壯志兮駟馬高車憶

昔初好兮雍容孔都憐才仰德兮琴心兩娛未託爲妃
兮不恥當壚生平淺促兮命也難扶長夜思君兮形影
孤步中庭兮霜草枯鴈鳴哀哀兮吾將安如仰天太息
兮抑鬱不舒訴此淒惻兮疇忍聽予泉穴可從兮願殞
其軀

彤管遺編

漢任安爲衛將軍舍人與田仁會俱爲舍人居門下同
心相愛此二人家貧無錢用以事將軍家監家監使養
惡齧馬兩人同牀卧仁竊言曰不知人哉家監也任安
曰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也衛將軍從此兩人過平
陽主主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食此二子拔刀列斷

席別坐主家皆怪而惡之莫敢呵其後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爲郎將軍取舍人中富者令具鞍馬絳衣玉貝劔欲入奏之會賢大夫少府趙禹來過衛將軍將軍呼所舉舍人以示趙禹趙禹以次問之十餘人無一人習事有智畧者趙禹曰吾聞將門之下必有將類傳曰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今有詔舉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軍而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今徒取富人子之上之又無智畧如木偶人衣之綺繡耳將柰之何於是趙禹悉召衛將軍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用者衛將軍見此

兩人貧意不平趙禹去謂兩人曰各自具鞍馬新絳衣兩人對曰家貧無用具也將軍怒曰今兩君家自爲貧何爲出此言鞅鞅如有移德于我者何也將軍不得已上籍以聞有詔召見衛將軍舍人此二人前見詔問能畧相推第也田仁對曰提桴鼓立軍門使士大夫樂死戰鬪仁不及任安任安對曰夫決嫌疑定是非辨治官使百姓無怨心安不及仁也武帝大笑曰善使任安護北軍使田仁護邊田穀於河上此兩人立名天下

漢書

霍去病父仲孺河東人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侍女衛小兒私通生去病仲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光因絕不

相聞久之去病爲驃騎大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河東
太守郊迎至平陽傳舍遣吏迎仲孺趨入拜謁將軍迎
拜因跪曰去病不早知爲大人遺體也仲孺叩頭曰老
臣得託命將軍此天力也去病爲仲孺大買田宅奴婢
而去戚

人生有命苟合富貴當貧賤困阨時人不能殺天亦不
能殺也漢竇廣者竇后弟年四五歲爲人所略賣傳十
於家至宜陽爲其主人入山作炭暮卧岸下百餘人岸
崩盡厭殺卧者少君獨脫不死自卜數日當爲侯之長
安聞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廣國去時雖少識其

縣名反姓又嘗與其姊採桑墮用爲符信上書自陳召
問果是封章武侯宋李遵勗生數歲相者曰是當以姻
戚貴少學騎射馳冰雪間馬逸墮崖下衆以爲死遵勗
徐起亡恙也及長舉進士大中祥符間尚萬壽公主兩
人起貧賤緣戚里富貴然瀕危得全殆似不偶金壘子

雲貴人相傳諸葛武侯居隆中時有客至蜀妻黃氏具
麩項之麩具侯恠其速後潛窺之見數木人所麥運磨
如飛遂拜其妻求傳是術後變其制爲木牛流馬云侯
初平南夷夜聞軍中多謳歌思歸遂召衆各與一磚曰
若輩久苦行役欲遄返耶枕此而卧詰朝抵家矣從者

果然不用命者終莫能歸今雲南管內有一城居民皆四川人云卽其後也雲貴土官堂後中門甚低出入必俯首云武侯遺制欲其敬朝廷也若有稍高其戶者輒禍起蕭牆矣苗民家家供祀武侯像取穀逐顆剝米以炊日不暇給云亦始自武侯俾終歲勤勞弗獲居間思叛也今雖苦難不敢違其法又聞武侯兵書匣在定軍山上壁立萬仞非人迹可登其匣色淡紅後則鮮明若更新者殆不可曉

說聽增紀

蕭穎士文章學術俱冠詞林負盛名而湮沈不遇常有新羅使至云東夷士庶願請蕭夫子爲國師事雖不行其聲名遠播如此

翰林盛事

隆慶六年正月下旬 上有疾且有脫瘡在理越月稍平以閏二月十二日出視朝旣鳴鍾百官入班新鄭元相高拱暨自閣出北上過 會極門望見 御路中乘輿在焉疑曰 上不御座竟往 文華殿耶亟趨赴乃有內使數輩飛馳而來傳呼宜閣下於是二臣疾趨至乘輿所則 上已下 金臺怒色立欲就 乘輿諸內使環跪於側 上見 臣 至色稍平以 手執 臣 衽甚固 有欲告語意 臣 卽奏曰 皇上爲何發怒今將何往 上曰吾不還宮矣 臣 曰 皇上不還宮當何之望 皇

上還宮爲是。上稍沉思曰：你送我。臣對曰：送。皇
上於是釋衣衽而執臣手露腕以瘡示。臣曰：看吾
瘡尚未落痂也。隨上。金臺立。上憤恨語。臣曰：我
祖宗二百年天下，以至今日國有長君社稷之福，爭柰
東宮小裏連語數次一語一頓足一握。臣手對曰：
皇上萬壽無疆，何爲出此言。上曰：有人欺負我。臣對
曰：是何人無禮。祖宗自有重法。皇上說與。臣當依
法處治。皇上病新愈，何乃發怒恐傷聖懷。上不
答良久，嘆語。臣曰：甚事不是。內官壞了先生，你怎知道。
於是執臣手行入。皇極門下。丹墀。上呼茶，於是

內侍設椅北向不坐，乃移南向始坐而執臣手不釋。如
故茶至，乃以左手飲數口。顧。臣曰：我心稍寧，遂起由東
角門入。至乾清宮門。臣不敢入。上牽臣手曰：送我
既得。旨乃敢入，隨至寢殿。上升榻坐，猶執臣手。蓋
自御路前至此，皆執手未釋，而顏色相顧眷戀之情，藹
然言之流涕，不忍言也。時張居正、朱希忠皆榻前叩頭。
上猶執臣手。鞠躬膝側，不得下叩頭，踟躕不安之甚。
上見如此，乃釋手。臣始得下叩頭，又與二臣同叩頭辭
出。乾清宮門外候。旨須臾，內侍傳宣閣下二臣復
入候立寢殿丹墀。有旨上來，遂上殿。至榻前。上

已升座二臣跪承 旨 上從容曰朕一時恍惚又曰

自古帝王後事 下此二句聽不真 卿等詳慮而行 臣等

叩頭出仍在 乾清宮門外候 旨須臾內侍傳 旨

着高閣老在宮門外莫去 臣 卽語張居正曰我留公出

形跡輕重難爲公矣公當同留吾爲奏之隨語內侍曰

奏知 皇上二臣都不敢去薄暮內侍傳 旨閣下着

在乾清宮門外宿 臣 拱卽內侍奏上曰 祖宗法度甚

嚴 乾清宮係大內外 臣 不得入晝且不可况夜宿乎

臣 等不敢宿此然不敢去當出 端門宿於西關內臣

房有 召卽至有傳示卽以上對舉足便到非遠也

上允之於是二臣乃就西關內臣房宿 臣 夜不能寐披

衣坐候掖門開卽入候 起居日數次明日亦如之旣

傳 聖體稍安 臣 卽上札子曰 臣 聞 聖體稍安不勝

慶幸今府部大臣皆尚 朝宿不散宜降 旨令各回

辦事以安人心而 臣 等仍晝夜在 內不敢去卽擬

旨上請 上以爲然卽時降 旨百官皆散人心稍定

而 臣 等日間 安如初又四日 上覺益平愈 臣 問

安札子有 御批字心稍安 上遣內侍慰勞命還家

於是乃還 上付托之意乃在執手告語之時此乃

顧命也勸哉至受顧命時已不能言無所告語矣 隆

慶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上大漸未申間有 命召內

閣臣拱暨張居正高儀亟趨入 乾清宮遂入 寢殿

東偏室見 上已昏沉不省 皇后 皇貴妃擁於榻

皇太子立榻右拱等跪榻前於是太監馮保以白緋揭

帖授 皇太子稱 遺詔又以白緋揭帖授拱內曰

朕嗣 祖宗大統今方六年偶得此疾遽不能起有負

先皇付托東宮幼小朕今付之卿等三臣同司禮監協

心輔佐遵守 祖制保固皇圖卿等功在 社稷萬世

不泯拱讀既慟不能勝即哭奏曰臣受 皇上厚恩誓

以死報 東宮雖幼 祖宗法度有在臣務竭盡忠力

輔佐 東宮如有不得行者臣不敢愛其死望 皇上

無以後事爲憂且奏且哭已大慟長號不能止 兩宮

亦皆失聲哭於是二內臣扶拱起遂長號以出嗚呼慟

哉蓋拱見得居正與保內外盤結已固事勢必不可爲

故有誓死之奏不復有其身矣至二十六日卯初刻

上崩拱等聞報哭於閣中而居正雖哭乃面有喜色揚

揚得意儀私謂拱曰不見張公意態耶是誠何心國家

之禍不知所終矣是日巳刻傳 遺旨着馮保掌司禮

監印蓋 先帝不省人事已二三日今又於卯時升遐

矣而已時傳 旨是誰爲之乃保矯詔而居正爲之謀

也 旨出百官駭愕相顧失色閭巷小民亦皆驚惶奔走不寧而獨居正喜動顏色不能自禁閣中官僚吏卒無不見之至二十七日馮保打出一報內開 遺詔與皇太子朕不豫皇帝你做一應禮儀自有該部題請而行你要依三閣臣并司禮監輔導進學修德用賢使能無事怠荒保守帝業報出人心大駭以爲宦官安得受顧命且此 詔 今上領受之矣保安得取而打報蓋欲專權亂政故以此示天下以爲吾乃受顧命之人先帝有托乃可以任其所爲而莫敢誰何也然不知二遺詔者皆居正所爲前三月十六日忽報 上疾重閣

下宜赴

宮門候宣

拱

與居正卽趨入至恭默室迤北

有居正心腹吏姚曠手持紅緋套內有揭帖半寸許厚封緘完固自後飛走而過 拱 問送與何人曠答云與馮

公公卽疾馳而入蓋不知其主人瞞我而遂直言之也

拱 卽問居正是何所言居正面赤惶怖遽荅云乃 遺

詔事宜耳

拱

默然以爲我當國凡事當自我同衆而處

獨柰何於斯際而有私言於保乎此中必有播弄之事故瞞我而私言之也待看待看至是 拱 奉 遺詔又得

皇太子遺詔皆有同司禮監之說乃知居正蓋爲馮保謀也嗟乎自古有國以來曾未有宦官受顧命之事居

正欲憑藉馮保內外盤據窺伺 朝廷盜竊國柄故以
顧命與司禮監而次日卽傳馮保掌司禮監印太權悉
以歸之而托其爲主於內以蔽 主上威百僚使人莫
敢我何其欺 先皇之旣崩欺 今上之在幼亂 祖
宗二百年之法度爲國家自古以來未有之大事嘻亦
忍心哉亦大膽哉天地鬼神有靈 祖宗 先帝有知
必然鑒察保粗識三二字言不能成文居正凡欲有所
爲必捏 旨寫與保瞞 皇上不知只說是司禮監所
擬當行者乃卽以爲 聖旨而傳行之欲要寵則要寵
欲害人則害人惟其所爲無不立遂者而又佯爲不知

以爲出自 上意我無可奈何也此事以爲常指鹿爲

馬無敢不言馬者朝臣被其威劫不復敢言矣

病榻遺言

司馬溫公元豐末來京都人奔競觀之卽以相公目之
左右擁塞馬至不能行及謁時相於私第市人登樹騎
屋窺瞰之隸卒或止之曰吾非望爾若願識司馬公耳
至於呵叱不退而屋瓦爲之碎樹枝爲之折及薨京師
之民罷市而往吊粥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
萬數上命戶部侍郎趙瞻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
歸塋瞻等還言民哭公哀甚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塋
者數萬人而嶺南封州父老相率致祭且作佛事以薦

公者其詞尤哀炷香於手頂以送公塋者九百餘人京師民畫其象刻印粥之家至一本飲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購之京師時畫工有致富者張淏雲谷雜識謂千古一人而已余謂溫公之後又有一人焉余鄉海忠介是也忠介久居田里歲癸未起南京都察院入京之日黃童白叟填溢街巷以觀公凡鄉民過其第者必求一見踵相接也公每歸私第輒危坐聽事不退居亦不閉門以便鄉民之求見者公問見我何爲欲言事乎鄉民叩首無事止願一見海翁顏貌耳自朝至暮不少休及卒於官人爭畫其像畫士亦多致厚資還櫬之日老幼

提携頂鑪香夾道呼海翁翁號泣如喪考妣傾城皆至舟次罷市數今江南郡邑相傳公已爲神皆尸祝於家每於公歿日相率追薦至有費千金設一醮者此與溫公何異夫溫公在宋嘗爲執政君子謂其有旋乾轉坤之功故人皆歸之忠介未嘗一日得行其志而人之歸之亦與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爲君實者同一悅服此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第忠介得於人者與溫公同得於天者則不及溫公遠甚溫公有子康官至侍讀忠介則黑衣之綴蔑如天之報施善人又何異耶溫公身後又有不幸者紹聖初章惇蔡卞

請發塚斷棺帝不許乃奪贈謚仆所立碑復貶崖州司
戶叅軍蔡京用事復降正議大夫至列名於奸黨之碑
若忠介則蓋棺之後人無異言令聞不已此又温公所
不能得於公者也

李氏疑耀

五季之亂費氏與諸葛氏自蜀徙鉛山卽漢大將軍禕
之苗裔也其後西州諸費名位顯融數傳而應麒公生
璠璠生宏次完宏爲鵝湖先生舉成化丁未第一人歷
相武宗世宗謚文憲完生懋文官臨示令懋文生堯年
是爲太僕公按憲章錄曰費宏正德中與李東陽楊廷
和輔政時四方群盜充斥以次削平時宸濠蓄異志以

婁妃故數使人結納公婁妃與公夫人兄弟也公峻拒
之解官歸鄉里肅皇帝卽位首召宏進少保時水旱相
仍宏陳救荒十事上嘉納之又請蠲逋負減太僕寺馬
價十五以輕賞之美給漕卒議安大同叛軍皆宏謀也
丁亥疾去張孚敬歸起宏於家宏至見便殿上親勞之
賜圖書一文曰舊輔元臣時時燕見密議奏對皆稱旨
亡何卒上痛悼輟朝宏恭慎謙抑明習國家故事能持
重得大體故三入政府以功名始終云太僕公官順德
更官汀州薦劾交上會新鄭高公新拜冢宰首擢太僕
丞慰諭慇懃晉尚壘卿公蒸蒸色養及臨武公與大夫

人相繼委世沈痛鉅創茹哀骨立公嘗治第邑中制極
弘敞念鵞湖書院鞠爲茂草臨沒遺言讓於襟紳妥四
賢於上集群英於下佐以負郭之田百畝禴祀饗殮共
食其稅焉夫人楊氏有完德太僕內外一切夫人寔左
右之史氏曰胤慧裁機室濃曳浣剽姱非艱夫人則宜
內德鍾祗慈徽育管女宗母師千齡堪纂夫令概可見
矣太僕子元祿慈孝特篤居然相種麟駒天下士無不
知元祿者客謂其才藻豔逸文章繁富若挂鏡於胸縣
珠於目豈欺我者哉七世卿族清朝所希不可謂非世
德祚也

劉氏鴻書卷一百一終

第一百二卷

紀麗部五

衡品上

四種

卓然獨見

匹夫登相

非五霸

孔子罪湯

林宗辭疾

四千人誅

李固宋璟

賢愚不係世類

極似風流

吳士第一

無足恃

臣之力

以長續短

善用短

讀書識字

有公論

確論

朱崖店姬

三拘

泥字韻

非非國語

比赤壁尤奇

鳳鳥去

朱文公顛倒人物

始皇功在萬世

卷一百二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乙百二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紀龐部

五

太史湯賓尹

刪正

衡品

大抵人才有四種。德量為上，氣節次之，學術又次之，材能又次之。欲求成材，四者不可不備。論所不足，則材能不如學術，學術不如氣節，氣節不如德量。然人亦安能皆全。顧各有偏勝，亦視其所成之者如何。故德量不可不養，氣節不可不激，學術不可不勤，材能不可不勉。苟以是存心，隨所成就，亦便不作中品人物。唐人房喬、裴度、優

於德量宋璟張九齡優於氣節魏鄭公陸贄優於學術
姚崇李德裕優於材能姚崇蔽於權數德裕溺於愛憎
則所勝者爲之累也汝曹方讀唐書當以是類求則有
益其他瑣細與無用之空文不足多講徒亂人意爾
避

錄話

或問古人卓然獨見者誰爲最先生曰伊尹或曰何爲
先生曰伊尹去堯舜之世已遠絕無師承堯傳之舜舜
傳之禹自此以往寂寥數百載伊尹斷然號於人曰予
天民之先覺者也及湯學於伊尹故湯得伊尹之傳曰
文武曰周公曰孔子由此傳之也不是獨見得到何由

敢自任如此

張九成

嘗恠傳說以匹夫而登相位不由薦舉不由人望不由
家世不由勲業不由資序而當世物論遂信之而不疑
何哉嗚呼此不可以常情論也有高宗有傳說則可君
非高宗臣非傳說則必有私意用人而不合於公議者
矣漢文帝以夢得鄧通光武以識用王梁此豈足信哉
後世用人者當如堯帝試舜斯可矣

群書攷索

齊桓之霸也不以戰勝猶有湯武之遺乎伯至文而衰
矣宋襄之亟辱也楚莊之潛志也秦繆公之主盟也焉
得五

舟州劄記

孔子罪湯武之意深矣曰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慚德
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伊尹相湯者也無一辭及之伯
夷非武王者則屢稱之序湯誓曰伊尹相湯伐桀仲虺
之誥曰成湯放桀序泰誓曰武王伐殷洪範曰武王勝
商殺紂書法謹嚴含蓄讀者未知其爲罪之之辭陸淳
曰太公殷臣紂暴不諫反佐周傾之聖人宗堯舜賢夷
齊不贊伊尹謂此也

吹劍錄

郭林宗每行宿逆旅輒躬自灑掃明去後人至見之曰
此必郭有道作宿處也及卒蔡伯喈爲作碑曰吾爲人
作銘未嘗不有慙容唯爲郭有道碑頌無愧耳初以有

道君子徵泰曰吾觀乾象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遂

辭以疾

太平御覽

郗超有曠世之度每有寒素後進力引拔之死日爲其
作誄者四千餘人

獨異志

李固以忠直名一時而胡粉飾貌宋璟剛直難犯而善
擊羯鼓皆不類其爲人然固之傳粉或出梁冀誣謗之
語乃漢魏間人以傅粉爲常陳思王何平叔皆爲之不
足異也璟之習羯鼓亦以明皇所尚故臣庶從風耳要
皆不足以累二公之賢至於趙清獻宰清城而挈伎以
歸胡銓浮海生還而戀黎情絕與二公爲人不類乃知

蘇子卿娶胡婦誠非虛語

文海披沙

唐盧懷慎爲伴食中書而其子奕抗賊死節奕子杞奸邪誤國而杞子元輔簡潔貞方爲時論歸美謝車騎曰我乃生奐奐安得不生靈運信乎賢愚不係於世類也

唐書

項王喑啞叱咤當是極粗豪男子而眷戀虞姬臨亡不舍蘇子卿吞羶嚙雪視死如歸而不免娶胡婦生子關雲長忠肝義膽可對天日而啓曹公求秦宜祿妻曹又疑而自取之趙閱道爲鐵面御史乃悅一營妓令老兵夜召之有頃又令人促之范文正守鄱陽屬意小妓旣

去乃以詩寄魏介而取之此數公事皆與其人絕不相類當是色戒未易破除宋璟正色立朝而善羯鼓賦梅花又似極風流人物尤不可曉

文海披沙

或謂吳郡陸喜曰薛瑩於吳士當爲第一乎喜曰孫皓無道吳國之士沈默其體潛而勿用者一也避尊居卑祿以代耕者二也侃然體國執政不懼者三也酌量時宜時獻微益者四也溫恭修慎不爲諂諛者五也過此以往不足復數故彼上士多淪沒而遠悔吝中士有聲位而近禍殃觀瑩之處身本末其四五之間也

涉世雄談

魏文侯問孤卷子曰父子兄弟臣賢足恃乎對曰父賢

不過堯而丹朱傲子賢不過舜而瞽瞍拘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旦而管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君欲理國賢可恃也

獨異志

晉平公問於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不識其君之力其臣之力乎對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

削縫賓胥無善純緣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

談苑

韓子曰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緩董安於心緩佩帶以

自急故能以有餘補不足以長續短之謂明主

藝文類聚

李諧字虔和清豐人風流文辯歷中書侍郎因瘦而舉

頤因跛而緩步因蹇而徐言人稱其善用三短

人物考

樂菴李氏曰人讀書須是識字孔光不識進退字張禹

不識剛正字許敬宗不識忠孝字柳宗元不識節義字

書抄

晉王大將軍下庾公問聞卿有四友何者是荅曰君家

中郎我家太尉阿平胡母彥國阿平故當最劣庾曰似

未肯劣庾又問何者居其右王曰自有人又問何者是

王曰噫其自有公論左右躡公公乃止

世說新語

唐貞觀二年上宴侍臣謂王珪曰卿識鑒精通尤善談

論自房玄齡等咸宜品藻又可自量與諸子孰賢珪對

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爲臣不如房玄齡才兼文武出將

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布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溫彥博
剴繁理劇衆務必舉臣不如戴胄諫諍爲心恥君不及
堯舜臣不如魏徵至於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
亦有微長太宗深然其言羣公亦各以爲盡已所能謂
之確論 正史全編

盧多遜南遷朱崖逾嶺憇一山店店嫗舉止和淑頗能
談京華事盧訪之嫗不謂盧也曰家故汴都累代仕族
一子事州縣盧相公違法治一事子不能奉誣竄南方
到方周歲盡室淪喪獨殘老軀流落居此意有所待盧
相欺上罔下倚勢害物天道昭昭行當南竄未亡間庶

見於此以快宿憾爾因號呼泣下盧不待食促駕而去
大唐新語

皇祐中長沙有三扃開福長老每季一剃頭而致任樊
著作三日一開頂一扃也蘇推官喪父樂飲林察推喪
妻廬墓二扃也時有邊臣爲守非賂不行孔目官陸靜
平生不授昧三扃也

姑蘇之被圍也唐伯剛和人泥字韻云玉樓金屋愁如
海布襪青鞋醉似泥謂當時居權要者不如處閑散之
樂也王元載亦誦一詩云二十四友金谷宴千三百里
錦帆遊人間無此榮華樂無此榮華無此愁此詩意與

前詩亦相類

堯山堂外紀

宋劉章嘗魁天下有文名病王克作刺孟椰子厚作非國語乃作刺刺孟非非國語江端禮亦作非非國語是非非國語有三書也同邪異邪今以子厚之書攷之大率闢庸蔽怪誣之說耳雖肆情亂道時或有之然不無可取者其非滅密也曰康公之母誠賢邪則宜以淫荒失度命其子焉用具之以數且以德大而後堪則納三女之奔德果何如若勿受之則可矣教子而媚王以女非正也斯乃正論未可盡非至其非三川震曰山川者天地之物也陰與陽者氣而遊乎間也自動自休自峙

自流是惡乎與我謀自闕自竭自崩自缺是惡乎爲我設此則肆情亂道甚矣是天變不足畏之所從出也所以來三子之喙與

雙槐歲抄

宋虞雍公戰伐之奇妙筭之策忠烈義勇爲南宋第一與張魏公相上下特魏公有南軒爲之子而朱子亟稱之遂大顯揚雍公無人發其茂績耳丘文莊公曰古今水戰采石比赤壁尤奇且難周瑜主將而允文書生也瑜握重兵而允文空拳也瑜有孔明爲犄角而允文隻手也以此較之難易見矣可謂不易之論

代醉編

王安石子雱嘗稱商鞅爲豪傑之士言不誅異議者法

呂晚却回書語錄

云人每恠宋人苛

論古無完人以為

好訛彈非也宋

諸子論古之嚴

正是為己求精

亦曰愛元下后

世耳即如楊子

雲未嘗不稱其

好學而賢然使

不為莽大夫不

愛賢乎好說

彈者私也辨折

研竅以求至善

使后世可法此公

也此之謂能論世

知人

不行安石亦有詩云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法必
行父子間議論如此零卒安石哭之詩云斯文信有寄
天豈偶生才一日鳳鳥去千年梁木摧介甫氣壓天下
乃以孔子讓其兒可笑也

金壘子

朱文公談道著書自世宗之愚詳觀其評論古今人品
誠有違公是而遠人情者王安石引用姦邪傾覆宗社
元惡大憝也乃列之名臣錄稱其文章道德文章則有
矣焉有引用姦邪而可名為道德邪蘇文忠公文章忠
義古今所同仰也乃力詆之謂得行其志其禍甚於安
石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其有所試

文公解之曰善善速而惡惡則已緩矣又曰但有先褒
之善而無預詆之惡信斯言也文公於此惡惡得為緩
乎無乃自蹈於預詆人之惡也夫以安石之姦則未減
其已著之罪以蘇子之賢則巧索其未形之班此心何
心哉或曰不惟此也秦檜之姦人欲食其肉者也文公
稱其有骨力岳飛之死天下垂涕者也文公譏其橫又
譏其直向前廝殺漢儒如董賈之流皆一一議其言之
疵匡衡之言頗純粹無疵文公則曰匡衡好懷挾其不
成人之美例如此諸葛亮則名其為申韓陶淵明則譏
其為莊老韓文公則文致其太顛往來之書疊疊千餘

言力詆之必使之不爲全人而後已蓋自周孔以下無一人逃其議古人謂君子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文公語錄論人皆無過中求有過者也觀其與同時二三同道私地評論之說直似村漢罵街詞訟訐絞豈有道氣象耶或者門人記錄之過朱子無忠臣遂至此歟

灼艾集

世世在人者如周孔禮樂亡論若大禹河洛而下則秦皇漢武亦不得而終沒之也粵西諸土官日逐干戈糜爛其民無時休息民生居士州縣者曾不及中土一猫犬蠅蟲乃知秦始皇郡縣之功在萬萬世也其所全活

後世人足贖驪山阿房長城五嶺數百萬命長城今雖沒特諱其名爲邊牆今制亦其遺也卽今所用尊君卑臣禮亦不能易漢武以前兩浙八閩二廣咸夷也武帝奮武捷伐用夏變夷於江南亦有萬世功不得槩以征伐貶之其他則如蜀守李冰鑿離堆導汶至今千溪萬瀆蜀之千里沃野賴此也馬伏波征交南立銅柱以誓交廣是處頌而祀之卽足跡未至者亦皆表其遺跡諸葛孔明平南七擒七縱滇人至今如天威在極緬莽萬里猶立其碑藉口稱漢地餘者近或不能易世遠或不

沈均姓

五岳遊草

言力詆之必使之不爲全人而後已蓋自周孔以下無一人逃其議古人謂君子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文公語錄論人皆無過中求有過者也觀其與同時二三同道私地評論之說直似村漢罵街詞訟訐絞豈有道氣象耶或者門人記錄之過朱子無忠臣遂至此歟

灼艾集

世世在人者如周孔禮樂亡論若大禹河洛而下則秦皇漢武亦不得而終沒之也粵西諸土官日逐干戈糜爛其民無時休息民生居士州縣者曾不及中土一猫犬蠅蟲乃知秦始皇郡縣之功在萬萬世也其所全活

後世人足贖驪山阿房長城五嶺數百萬命長城今雖沒特諱其名爲邊牆今制亦其遺也卽今所用尊君卑臣禮亦不能易漢武以前兩浙八閩二廣咸夷也武帝奮武撻伐用夏變夷於江南亦有萬世功不得槩以征伐貶之其他則如蜀守李冰鑿離堆導汶至今千溪萬瀆蜀之千里沃野賴此也馬伏波征交南立銅柱以誓交廣是處頌而祀之卽足跡未至者亦皆表其遺跡諸葛孔明平南七擒七縱滇人至今如天威在極緬莽萬里猶立其碑藉口稱漢地餘者近或不能易世遠或不

姓五岳遊草

心故
五岳拔草

里斷立其野蘇口蘇藪此翁昔也迨不翁是世表迨不
葛其即平南才餘士雖其人至今咬天風五蘇蘇茶萬
交萬是表而而而之唱以和未至音亦皆表其貴相前
賣羅之千里天理陳此也思為如珍交南立國其以誓
其頌之其此限咬羅守李水鹽鹽其事以至今千奚萬
奮其對其用夏變夷其王南亦百萬世如不野翠以五
田斷亦不翁是藪其以前兩湖八閩二蜀海夷也近帝
必其其其各為藪今其亦其貴也唱今世用尊其早
其世入只觀飄山回其是其在巖樓百萬命其是今觀

第一百三卷

紀龐部 六

衡品 下

剛腸冷眼

落驢

白玉樓記

寒食韓翊

住括

龍之一體

馮秀才甚貧

乞立嬰杵廟

秦檜世絕

岳家故宋勅命

劉青田

秉忠廣孝

禁挾私彈劾

孫太白

女子從空墜

伍文定

李于麟

七死不死

沈太史

身書

卷一百三目錄

一

卷一百三目錄終

五文安

李年

方

禁苑

白

方

禁苑

白

方

禁苑

白

方

禁苑

白

方

禁苑

白

方

劉氏鴻書卷之一百三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紀麗部 六

衡品下

元朔中徐偃為齊相至齊徧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數曰吾始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毋復入我之門義熙中何叔度子尚之為吏部郎告定省傾朝送之叔度謂曰聞汝來送別可有幾客答曰殆數百人叔度笑

曰此是送吏部非送何彥德也勢在則群蟻聚羶勢去則飽鷹颺漢悠悠濁世今古皆然何足怪者有識之士不必露徐偃之剛腸但請拭何叔度之冷眼

筆談

彭伉湛貴俱袁州宜春人伉妻又湛姨也伉舉進士擢第湛猶縣吏妻族爲置賀晏皆官人名士伉居席之右一座盡傾湛至命飯於後閣湛無難色其妻忿然責之曰男子不能自勵窘辱如此復何爲容湛感其言孜孜學業未數載一舉登第伉常侮之時伉方跨長耳縱遊于郊外忽有家僮馳報湛郎及第伉失聲而墜故袁人謔曰湛貴登第彭伉落驢今袁州西有落驢橋卽其地

傳信錄

唐李賀字長吉常使小奚奴背一古破錦囊隨行遇有所得卽書投囊中及暮歸足成之太夫人見所書多輒曰是兒要當嘔出心肝始已耳有人謁賀見其久而不言唾地者三俄而成文三篇元禎以明經中第願與賀交賀見刺曰明經及第何事來見李賀積慚而退未幾制策登科禮部議賀父名晉不合舉進士時輩排之賀竟不第將歿時晝見一緋衣人駕赤虬持一版書若太古篆或霹靂石文者云上帝新作白玉樓成立召君爲記少之賀氣絕有表兄與賀筆硯之舊恨賀傲賀忽歿

後給取其藁盡投溷中

唐侯希逸鎮青淄韓翊為從事罷府閑居十年李勉鎮

夷門復辟之時已遲暮不得意多家居一日夜將半客

叩門急賀曰員外除駕部侍郎知制誥翊愕然曰誤矣

客曰邸報制誥闕人中書兩進名不從又請之曰與韓

翊時有同姓名者為江淮刺史又具二人同進御書寒

食詩末又批曰與此韓翊此員外詩非耶翊曰是也是

不誤矣

南唐書

則天時徐敬業揚州作亂則天討之軍敗而遁敬業竟

養一人貌類於已而寵遇之及敬業敗擒得所養者斬

其元以為敬業而敬業實隱大孤山與同伴數十人結

廬不通人事乃削髮為僧其侶亦削髮天寶初有老僧

法名住括年九十歲與弟子至南嶽衡山訪諸僧而居

之月餘忽集諸僧徒懺悔殺人罪咎僧徒異之老僧曰

汝頗聞有徐敬業乎則吾身也吾兵敗入於大孤山精

勤修道今命將終故來此等今世人知吾已證第四果

矣因自言死期果如期而卒遂葬於衡山敬業敗與賓

王俱逃將帥慮失大魁得不測罪時死者數萬因求類

二人者函首以獻後雖知不死不敢捕送故敬業得為

衡山僧年九十餘乃卒賓王亦落髮徧遊名山至靈隱

以周歲卒當時雖敗且以興復唐朝爲名故人多護脫
之本事記

慶曆中河北道士賈衆妙善相以爲曾魯公脊骨如龍
王荆公目睛如龍蓋人能得龍之一體者皆貴窮人爵
見豫章黃庠手曰左手得龍爪雖當魁天下而不仕若
右手得之則貴矣庠果爲南省第一不及廷對而歿

庵筆記

馮京當世未第時客餘杭縣爲官逋拘窘計無所出題
小詩於所寓寺壁一胥魁范生見之爲白令丐寬假令
疑胥受賂游說胥云馮秀才甚貧某但見其所留詩知

他日必顯出其詩令笑釋之詩云韓信栖遲項羽窮手
提長劍喝秋風吁嗟天下蒼生眼不識男兒未濟中

堯堯山
堂外紀

宋神宗朝皇嗣屢闕吳處厚嘗詣閣門上書乞立程嬰
公孫杵臼廟優加封爵以旌忠義庶幾鬼不爲厲使國
統有繼是時適值鄆王服藥上覽之矍然卽批付中書
授臣將作監丞勅河東路訪尋二人遺跡乃得其家於
絳州太平縣詔封嬰爲成信侯杵臼爲忠智侯因命絳
州立廟歲時致祭今所上書畧曰臣嘗讀史記世家考
趙氏廢興之本末惟程嬰公孫杵臼二人各盡死不顧

難以保全趙氏孤兒最爲忠義乃知國家傳祚至今皆
二人之力也蓋下官之難屠岸賈殺趙朔趙括趙
嬰齊已赤族無噍類惟朔妻有遺腹匿於公宮旣而免
身生男屠岸賈聞知索於宮中甚急於是朔妻置男袴
中祝曰趙宗滅乎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乃得脫然則
兒之無聲蓋天有所祚且天方起趙氏生聖人以革五
代之亂拯天下於湯火之中而奄有焉使聖子神孫繼
繼承承而不已則兒又安敢有聲蓋有聲則不免不免
則趙氏無復今日矣然雖天祚亦必賴公孫杵臼謬負
他嬰匿于山中卒與俱歿以絕其後患又必賴程嬰保

持其孤遂至成人而立之以續趙祀卽趙文子也於是
趙宗復盛傳十世至武靈王而遂以胡服與秦俱霸其
後爲秦所併則子孫蕩析散居民間今常山真定中山
則古之趙地也故趙氏世爲保州人而僖祖順祖翼祖
宣祖皆生于河朔以至太祖啓運太宗承祧真宗紹休
仁宗守成英宗繼統陛下續業向使趙氏無此二人以
力衛襁褓孑然之孤使得以全則存視無遺育矣又安
能昌熾以至于此故臣深以爲國家傳祚至今皆二人
之力也二人歿皆以義甚可悼痛雖當時趙武爲服嬰
喪三年爲之祭奠春秋祠之世勿絕然今不知其祠之

所在竊慮其祠或廢而弗舉或舉而弗葺葺而弗封三者皆闕典也左氏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自宋有天下甲子者二十二年於茲矣而二人忠義未見褒表廟食弗顯故仁宋在位歷年至多而前星不耀儲嗣屢闕雖天命將啓先帝以授陛下然或慮二人精魄久無所歸而亦因是爲厲也何哉蓋二人能保趙孤使趙宗復續其德甚厚則趙宗之續國統之繼皆自二人爲之也况二人者忠誠精剛洞貫天地則其魂常遊於太空而百世不滅臣今欲朝廷指揮下河東北晉趙分域之內訪求二人墓廟特加封爵旌表如或自來未立廟貌卽速

令如法崇建著于甲今未爲典祀如此則忠義有勸亦可見聖朝不負于二人者矣

宋史直筆

宋狄青年十六時其兄素與里人號鐵羅漢者鬪于水濱羅漢溺沒保伍縛素青適餉田見之曰殺羅漢者我也衆釋素而縛青青曰我不逃死然待我救羅漢庶幾復活不然縛我未晚也衆從之青默祝曰我若貴羅漢當蘇乃舉其尸出水數斗而活人咸異之

嘉謀錄

按史書所坑特侯王盧生四百六十餘人非能盡坑天下儒者爲其所坑又非儒者始皇三十二年使盧生求美門刻碣石門壞城郭決通隄防又盧生入海還因奏

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遣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伐匈奴起臨洮築長城至遼水又盧生說始皇曰日方中人主時爲微行以避惡鬼惡鬼辟真人至願上所居宮母令人知然后不死之藥殆可得也其後建阿房宮千間萬落必自此言發之觀其二事皆盧生等稔其惡又縱吏之特方技之流耳始皇曰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爲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按問諸生傳相告引余亦信盧生非吾儒中人况始皇自謂尊賜甚厚豈非如前三者方術圖讖之類有以中其欲故尊賜之初不聞其誦

孔子之言以進古今相承皆曰坑儒蓋惑於扶蘇諸子皆誦法孔子之諫嗚呼若盧生者何嘗誦法孔子自扶蘇言之誤使儒者蒙不韙之名不然如兩生四皓伏生之流鴻飛冥冥弋人何慕肯搖唇鼓吻自投於陷穽哉

蕭森希通錄

元星吉河西人任江西行臺御史秦檜裔孫奪民田群訟不決公問秦檜何人寮屬以奸臣對公閱檜傳大署其狀曰檜之誤國千載有餘僂矧茲遺胤敢爲民害盡斷其田於民宋史檜曾孫鉅通判蘄州金人犯境與郡守李誠之竭力捍禦城破鉅與誠之各率兵巷戰死亡

畧盡鉅歸署疾呼吏人劉迪令火諸倉庫乃赴一室以自焚有老卒見烟焰中着白戰袍者識其鉅也冒火挽出之鉅叱曰我爲國歿汝輩可自求生掣衣就焚而歿次子浚先往四祖山兵至亟還與弟潭從父皆歿此亦奸臣之後迺一門歿忠歿孝豈復繫其世類乎攷史檜無子立妻兄王喚孽子爲後曰熺其孫曰塤皆王之自出則秦氏世絕於檜久矣或曰檜妻王妬悍檜嘗發一妾有娠遂出諸莆林氏及長曰林一飛齊東塾語志之朱子亦謂興化一傳聞云林一飛乃秦作教官時婢所生夫人不容與同官林家人養之秦後欲取歸未遂而歿其黨又欲爲料理其夫人自陳云妾有幾子林非是林遂貶某地林歿有子今無祿乃檜親孫也而史亦載林一飛於檜歿爲檜子熺偕其黨經營襲相位甚力陸務觀老學庵筆記亦謂客曹沫嘗獻計於檜欲一飛還作子則事之始末頗亦著悉秦之子孫實爲莆林氏其易羸者寔皆王氏也檜以奸臣亂人之國已亦自以妬婦殄絕其家天道乎

金鑿子

岳震父飛被檜禍變姓名匿大河民間子孫遂家焉至今遺有故宋勅命及武穆征討鳴金一面每值時世方隅有警則此金不敲預鳴岳霆飛第五子知兄霆在黃

梅可依潛奔聚焉檜宿恨猶存惡岳州與飛同姓改爲
純州子孫亦不敢以岳爲氏孝宗登極卹錄與恩者祇
原徙嶺南雷雲支裔而此派不及至追贈忠武鄂王震
霆子孫在梅地者悉宗鄂姓入今析爲十三戶鄂家云

湖廣總志

我明劉伯溫名基處州青田人少穎慧絕倫讀書過目
輒領其要初過都市書肆見天文書一帙假閱之翼日
談誦若流其人大異欲授基基謝却曰已得之矣元末
舉進士第除高安丞尋起江淞儒學副提舉嘗與魯淵
等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光耀湖中淵等以爲慶雲欲

賦詩紀之基獨縱飲不顧徐言曰此天子氣也應在吳
頭楚尾十年後有王者起及過蘇閭門見張士誠曰貴
不及封侯何能爲也乃夜登虎丘曰天子氣尚在吳楚
間我太祖旣取婺州定括蒼聞基禮幣徵之基與龍泉
張溢麗水葉琛三人由間道詣金陵陳時務十八策上
覽之訪以國事基禍福曉諭盡合機宜上大悅任以心
膺上將討陳友諒於九江以問基基曰今天象金星在
前火星在後此天命也上會師皖城自卯至酉不拔基
請進取江州上悉軍西上友諒率衆走湖廣江州降及
還道經建德會張士誠兵寇其城守將李文忠欲奪擊

之基曰不踰三日賊當自走至期如基言一日基見日
中有黑子言於上曰東南當失一大將已而參軍胡琛
攻福建敗之歿於陣他日上謂基曰吾夜夢有三人共
弁一血帽何與基曰三人首弁血帽衆字象也是爲得
衆之兆越數日海寧果以城降上每至基所屏去左右
密語移時乃返拜基爲太史令後授爲弘文館學士封
誠意伯賜歸鄉里居一月而卒

說海

文廟起兵靖內難帷幄之功惟姚少師廣孝姑蘇人初
爲僧於北平仰山寺名道衍字斯道歲壬午靖難功成
反初服復姓名曰廣孝是名也蓋因元世祖時有僧曰

聰書在慶壽寺世祖召見所言稱旨授以官復其姓名
曰秉忠位至太保卽元史劉秉忠也姚因秉忠故名廣
孝位亦至少師吁一忠一孝皆官公孤逃佛入儒有如
此人之出處豈可決哉

說海

國初制律風憲官挾私彈事罪如誣告人加等反坐洪
武末樂宣德間未有敢挾私彈劾人者正統初頒行憲
綱亦禁挾私言事又禁彈劾大臣生殺予奪出自朝廷
不許再劾是以當時有直言敢諫之臣而無舉親劾仇
之事如解縉之於永樂戈謙之於宣德劉球之於正統
有忠直而無奸私至於聽大臣指使作鷹犬搏擊人如

晚宋之風者蔑聞焉又如朝廷已知臣下奸惡亦必令
言官彈劾而後加罪者尤未聞也始自徐有貞等乘英
宗復辟之初欲害于謙等始假六科十三道都給事王
鎮等之奏以爲獄案後英宗欲罪徐有貞等遂倣前例
亦召言官劾奏而後下之獄此端一開遂不可改而鷹
犬之輩從此出矣自古忠臣當國勳望大著必有一般
奸邪之人在旁忌嫉讐怨乘機報復而爲忠臣者不能
逆料也如武三思之殺張柬之丁謂之竄寇準豈以張
柬之寇準不能明哲保身哉其始惟知正誼謀道不能
逆覩成敗利鈍耳正統己巳之秋兵部尚書于謙以社

稷爲重力排和諡身任總督軍務選將練兵坐摧強虜
光輔中興厥功非細及虜酋也先遣使來言欲差大臣
往迎上皇都御史楊善使虜不持一繒以口舌曉諭國
威不屈遂得回鑾當時天下之人皆知謙以身佩安急
功在社稷而謙亦自信其得効忠盡揚眉吐氣於班行
而豈自虞其有殺身亡家之禍哉奈何于公效用之日
正小人側目之秋故事幾一變挾之以忌嫉之私而乘
之以衆怒之隙于公於是乎難免矣蓋上皇回鑾景泰
旣不讓位而居於南城又廢皇儲而立己子景泰之所
以得罪於上皇者不小而景泰亦病危儲嗣亦先殞謙

乃見用於景泰之人此第一可乘之隙也景泰無嗣舊臣失倚以迎駕爲名自可邀功希寵此可乘之隙二也非造讒言中傷謙等則奪門之事爲無名迎駕之舉爲無功此可乘之隙三也危疑之際兵權是賴故奸深者必欲假石亨而後事可濟然不怵之以大利害則亨或不從故駕其說於石亨等曰王文于謙已遣金牌勅符取襄王世子矣又曰欲拿亨等數人掌兵者由是亨懼禍及而與吉祥徐有貞輩內外相應密謀固結而謙等駢首就戮矣自後而假手私勘殺人媚權無所不至爾

噫嘻

灼艾集

孫太初關中人年十八入終南山繼入太白山嚼草木居息大石崖上時有所得赤脚散髮走山最高峰持古松根扣巨奇石以歌久之東入華南浮湘漢登衡祝融峰返嵩山渡汴謁闕里思孔子遺風依依不忍舍去遂上岱宗日觀峰觀夜半日出滄海中發狂大叫自以爲奇偉復南經吳入越探會稽禹穴訪天臺石橋返渡揚子江訪殷雲霄東海上與登孤山矚海門月餘別去

山人傳

山東新城王氏自嘉靖己未見峯司農起家迄於今子弟相繼登甲榜者十餘人又多躋華顯宦冠裳之盛海

內無兩然睹其始可異焉司農曾祖某避難新城爲傭
工一日大風晦冥有女子從空而墜問之卽某縣初氏
女也晨起取火不覺至此蓋頃刻而五百餘里矣主人
以爲天作之合遂令偕伉儷焉今之濟濟斌斌于仕途
者皆初之自出也其事若甚怪而司農弟立峯民部所
爲大槐記寔載之則非妄矣乃知后稷孕于帝武阿衡
生于空桑鬪子文乳于於菟無非實事天地間亦何所
不有

林居漫稿

伍文定湖廣松滋人弘治十二年進士初授常州府推
官已陞成都府同知以事忤劉瑾追逮詔獄爲民瑾誅
補嘉興府同知平桃源賊陞河南府知府調吉安至卽
擒永豐巨寇賴招壽等四百餘人又平桶岡賊二千餘
人得渠魁謝志山等宸濠反同都御史王守仁討之先
提兵攻南昌濠舟師還救迎戰于王家渡文定立矢石
中督戰炮火燎其鬚不爲動濠遂就擒陞江西按察使
尋轉都御史提督操江久之以疾致仕起兵部侍郎右
都御史屬雲南有安鳳之亂陞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
提督雲南川廣軍務未入賊平時芒部屢不靖文定欲
乘兵力勦之以伸威百蠻四川按臣戴金力言其非
上遽降旨罷兵召文定還督團營因乞休許之卒於家

河書
詔賜祭葬如例文定孤忠自信遇事敢爲第不能與時
俯仰故功名甚著乃以齟齬終其身歿歷朝來不博一
謚今始有議補謚者大是清時公道也

世廟識餘錄

明李于鱗先生少以不慧稱同學諸生戲呼爲李攀鬼
旣長爲制義皆鈎棘不可句每試輒蹶家貧家無絮衣
丐木棉花一器插雙足其中讀書不輟年三十五始學
爲詩齊人多以入聲爲平謂之轉韵先生刻意正之間
有一二語不覺座上爲衆所姍卽嚼其唇血濺兀席曰
所不澡腸刮胃以祛宿習者有如此血故其詩後來音
韻諧暢乃爾末年家居悉取冠帶焚之客至敝幘鶉衣

一揖就坐其於交讓寒暄諸禮生平不識也客非同調
卽終席不交一談以是人畏惡之先生足跡亦絕不入
城每苦吟倦悶卽策一蹇一愛姬騎從之環山行數匝
而復以爲常先生歿三年而白雪樓已屬他人無何子
駒字千里者歿無子遂絕有妾及婢二人曾事先生者
且老矣流落顛沛栖破垣棘戶中饑寒不堪詢先生事
猶能垂涕道之也萬曆己亥歷城令陳采爲請所司擇
宗子爲先生後給官田以贍二嫗始得全活云

洛陽劉太師健初生月餘有僧過其門指太師曰此兒
七歿不歿過了四十官至一品壽過一百後讀書古廟

一夕風雨敗壁壓體明日方得出一也鄉貢入京爲盜
縛於雪地凍餓幾死二也會試場中失火犯烈焰而出
三也飲酒友家主人恐客散去鎖閉大門一時火起客
多死火而得獨全四也傷寒死去三日而甦五也過海
封王而舟壞漂蕩幾死既而得生六也一日晝寢有猫
過身側爲霹靂震死因而驚死踰時乃醒七也是皆四
十以前事後則日受封爵孝宗朝以爲首相正德二年
去位累朝贈秩至太師今尚在也年已一百七歲矣僧
非神仙何前知如是耶後閱王元美閣臣表云劉公由
天順庚辰進士成化二十三年以少詹學士入閣正德

元年以少師華蓋殿學士致仕卒年九十四考之他書

并劉墓碑與王說合前所紀恐誤耳

七修類纂

太史沈懋學宣城人故相江陵得之喜以爲異日可憑
而先生嘿嘿其間不可得而親踈居六月相國有父喪
內意欲留之先生奮然貽書勸之奔喪貽書責言路諸
貴人以不能匡正天下又與其友翰林編修吳君檢討
趙君汝師謀各上疏大畧謂 上以仁孝治天下必不
忍奪宰輔情卽不獲已而奪宰輔情必不忍更以是罪
言者員會不果乃乞骸骨還相國聞大恨曰我何負於
天下而動魚肉我若是於是江南諸大吏則爭以先生

爲餌某中丞者伺先生過亡所得得一不羈客羅致之
欲使自誣共先生爲妖言客至死不能染至壬午先生
病已益劇遂卒先生生平不肯帖括一家言工屬文亦
不純治經誼而傍通諸子史尤精於天文地理黃石陰
符短長姑布方朔之術爲人寬仁喜施意豁如也嘗上
春官不第則走之塞上長揖大將軍與談縱橫畧行游
獵出飛狐穿塞抵花馬池而後歸悉攬形勢要害營壁
堡壘目眺手畫慨然有封狼居胥意暇則與六郡良家
子射生取熱血作生洛河倒服匿注桐馬酒使胡姬剪
頭雛歌出塞吹鳳篋而和之塞外客見者謂是何吳兒
貌而氣凌我出僮父上數倍也以故其賜及第日而賢
豪縉紳甲冑下至劍客酒徒亡不扼擊言國家必有異
禎乃得先生而及其歸亡一鳥散者出則益麇集而至
于死相率悲惋而嘔誅之州里遠近不問識不識咸咨
嗟歎恨其不可作先生郊居稿不名一家而縱橫押闔
往往出人意表其一代節丈夫哉

人物考

劉氏鴻書卷之一百三

終

國史補卷之七

書山入... 一... 婦

八...

第一百四卷

紀龐部 七

補遺 一

五道

蒿室

宣武狀

流水長

得三士

古大臣

陽春白雪

曲突徙薪

侯景

岑文本

無情帥

四甌

蔡確

七十二世

白驢

白詩

兩及吾門

付三函

張九成

欲易太子

孟母

楚女

避赤棒

靈光賦

蠶字

婦人不名

輪迴

詩不及楚

廝後將相

大羅天子

書籍枚

興亡有定

忠厚之道

發陵

天命有在

衣食分

秦強隋富

貝二為朋

廣陵勝地

天下河山

玉主行

玉策金策

黃金布地

相門將門

元順

隋亡

詩贊

沙門兵器

劉氏鴻書卷之乙百四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紀厖部 七

補遺

道士有五一天真道士高玄皇人之流也二神仙道士
杜冲尹軌之例也三山居道士許由巢父之比也四出
家道士宋倫彭謚之匹也五在家道士黃瓊錢鏗之倫
也 三洞道科

竹書紀年曰周德隆草木茂盛蒿堪為宮室因名蒿室

儒者率以爲誕而桂海虞衡志云容梧道中久無霜雪處年深滋長大蒿可作屋住小蒿亦中肩輿扛具則未始無蒿屋也

天都載

人問顧長康哭宣武之狀如何曰鼻如廣漠風眼如懸河決聲如震雷破山淚如傾河注海杜甫用此云猶有淚成河經天復東注

流水長者自在先王之子也見一池其水枯涸於其池中
中有十千魚遂將二十大象載皮囊盛河水寫置池中
水遂瀰滿又爲施食解說十二因緣并稱說寶勝佛名
後十年魚同日命終生忉利天是諸天子復至本處空

澤池所復兩天華便從此沒還忉利宮

金光明經

周公謂伯禽之傳曰我文王之爲子武王之爲弟成王之爲叔父吾於天下不賤矣然而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見者三十人貌贄之士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者千有餘人於是吾僅得三士焉以正吾身以定天下

荀堯問

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簞簋不節坐污穢淫亂男女無別者不曰污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其有罪矣猶未斥然正以疇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故其在大

譴大罰之域者聞譴罰則白冠鵲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辜矣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中有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摔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

事文類聚

宋玉識音而善文襄王好樂而愛賦既美其才而憎其似屈原也乃謂之曰子盍從楚之俗使楚人貴子之德乎對曰昔楚有善歌者玉其聞歟始而曰下俚巴人國中唱而和之者數千人中而曰陽阿採菱奏中唱而和之者數百人既而曰陽春白雪朝日魚離含商吐角絕節赴曲國人唱而和之者不過數人蓋其曲彌高其和

彌寡

襄陽臺夢傳

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福言其泰盛三上書輒報罷後霍氏誅滅告者皆封人爲徐生上書曰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曰子爲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大患主人不應俄其家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而不錄言曲突者或謂主人曰卿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耶主人悞而請之宣帝召福爲郎

漢史

侯景爲南道大行臺位司徒言於神武曰恨不得兵三

萬橫行天下要須濟江縛取蕭衍老翁以作太平寺主
神武壯其言使擁兵十萬專制河南伏任若已之半體

梁書

太宗將伐遼時岑文本爲中書令凡所籌度一以委之
文本受委旣深神情頓竭言辭舉措頗異平常太宗見
而憂之謂左右曰文本與我同行恐不與我同返及至
幽州遇暴疾而終其夕太宗聞嚴鼓之聲曰文本殞逝
情深惻怛今宵夜警所不忍聞命停之

太平御覽

唐忠武節度王沛次宰相裴度韋處厚以高瑀領忠武
節度自大曆後擇帥悉出管軍中尉所輸貨者假貸富

人後得所欲則椎髓斷膏倍以酬恩十償六七及瑀有
命士夫相告曰韋裴作相天下無債帥

唐書

武后置甌四區東曰延恩有以養人觀農之事及賦頌
求官爵者投之南曰招諫有言時政得失及直言正諫
者投之西曰伸冤有披陳冤抑者投之北曰通玄有言
玄象非常災變及隱秘者投之以正諫大夫補闕拾遺
一人充使知甌事

唐書

哲宗卽位宣仁垂簾蔡確拜左僕射其弟碩賊敗確謫
守安州夏日登車蓋亭十絕句知漢陽軍吳處厚箋注
以聞其畧云五篇涉譏諷何處機心驚白鳥誰人怒劍

逐青蠅以譏諳之又葉底出巢黃口鬧波間逐隊小魚
忙譏新進用事別無訕謗君上睡起莞然成獨笑方今
朝廷清明不知確獨笑何事矯矯名臣郝甌山忠言直
節上元間按郝處俊安陸人封甌山公唐高宗欲遜位
天后處俊上疏諫曰天子治陽道后治陰德魏文帝著
令帝崩不許皇后臨朝諫此事正在上元三年卽上元
間也皇太后垂簾遵用獻章明肅故事確指武后以比
太母又云歎息思公俯碧灣按詩綠衣我思古人實獲
我心者衛莊姜妾上僭而作也確以處俊爲古又歎息
而思之其意可見沉沉滄海會揚塵謂人壽幾何尤非

佳語宣仁盛怒令確分析終不自明時文潞公平章軍
國事范堯天位宰相范公曰來日進呈持正事當如何
潞公曰踰矯范公曰此一條路荆棘久已生合相公不
宜路開王存正仲爲右丞深贊其說翌日簾前范力爭
不勝再拜請從此辭將下殿復奏曰昨日王存與臣論
同今當俱去存蒼黃不知所爲亦拜明日范公罷相正
仲亦出更無押入之禮持正坐貶新州大臣得罪度嶺
自持正始

事文類聚

後周熊安生學爲儒宗在山東時或誑之曰某村古冢
是晉河南將軍熊光去安生七十三世舊有碑爲村人

埋匿安生掘地求之不得連年訟焉冀州刺史鄭謹判
曰七十二世乃是羲皇上人河南將軍晉無此號安生
猶率族人向冢而哭

事文類聚

唐大曆間有僧號鄒和尚不知所從來跨白驢登繖山
結茅以居須塩米薪菜之屬卽書寸紙繫錢緡遣驢負
至市區人知爲鄒也取平直掛物於鞍縱驢歸一日驢
犯山下黃氏者蔗苗黃請償於鄒鄒曰汝未知因蔗糖
爲霜利當十倍吾語汝寒責可乎試之果信自是流傳
其法鄒末年北走通泉縣靈鷲山龕中其徒追及之但
見一文殊石像始知大士化身而白驢者獅子也

王灼譜

昨與美人對樽酒朱顏如花腰似柳今與美人傾一杯
秋風颯颯頭上來年光似水向東去兩鬢不禁白日催
東隣起樓高百尺璇題照日光相射珠翠無非二八人
盤筵何翅三千客隣家儒者方下帷夜論古書朝忍饑
身年三十未入仕仰望東隣安可期一朝逸翮乘風勢
金榜高張登上第春闈未了又登科九萬搏風誰與繼
不逾十稔居台衡門前車馬紛縱橫人人仰望在何處
造化筆頭雲雨生東隣高樓色未改主人云亡息猶在
金玉車乘一不存朱門更有何人待垣墻反鎖長安春
樓臺漸漸屬西隣松篁薄暮亦棲鳥桃李無情還笑人

憶昔東隣宅初構雲霓彩棟皆非舊璫瑁筵前翡翠樓
芙蓉池上鴛鴦鬪日往月來凡幾秋一衰一盛何悠悠
但教帝里笙歌在池上年年醉五侯

白居易集

諫議大夫張師德謁向文簡敏中曰師德兩詣王相公
門皆不得見恐爲人輕毀望公從容明之一日方議知
制誥公曰可惜張師德向公曰何謂公累於上前說張
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
定但當靜以待之耳若奔競使無階而進者當何如也
向公方以師德之意啓之公曰某處安得有人敢輕毀
人但師德後進待我淺也向公自稱師德適有關望公

弗遺公曰第緩之使師德知聊以戒貪進警薄俗也

名臣遺事

李繼隆與轉運使盧之翰有隙遂奏轉運乏軍糧太宗
怒召中使付三函令取之翰及某人首丞相呂端不敢
言樞密副使錢若水爭之請先驗有狀然後行法上大
怒拂衣起入禁中二府皆罷若水獨留廷中上旣食久
之使人直視廷中有何人報云有細瘦而長者尚立焉
上出詰之曰朕所以擢任以爾爲賢爾乃不材如是耶
尚留此安俟對曰陛下不知臣無材使得待罪二府臣
當不避死亡以報厚恩李繼隆外戚貴重莫比今陛下

據一幅奏書誅三轉運使雖有罪天下何由知之鞠驗
事狀明白加誅何晚焉上意解乃召呂端等奏請如若
水議先令責狀三人皆黜爲行軍副使

言行錄

浙東提刑張宗臣逮婺州平民數十人府官就白宗臣
大怒曰此事左相專遣人封來知之否僉書鎮東通判
廳公事張九成曰九成但知有聖旨不知有宰相皇上
大下卹刑之詔惟恐無辜被係公身爲部使者不能上
體聖意而觀望宰相耶聞者莫不快意宗臣大慙九成
投檄而去

中興係年錄

人主宮闈之中少有偏暱臣子不可妄有攀援亦不可
過爲排擊如漢高文時帝欲易太子子房惟安太子則
已耳不能使帝之必去戚夫人也袁盎惟止慎夫人不
與后並坐則已耳不能使帝之必去慎夫人也蓋內闈
燕私人臣之分自有不敢與者若使果能使二帝去二
夫人亦豈人臣之福乎孔子不止魯之女樂管仲不去
齊桓之六嬖四姬古之聖賢皆有深見而少年喜事者
形之章奏刻之書帙至過於輦轂市肆之間此在布衣
交友不能堪而天子能容之乎不曰立黨則曰離間不
曰樹功則曰挾制吾懼國本因之而動搖也

讀書鏡

孟母三遷其母之姓世莫知者母姓仇音掌齊後也晉

有瑯琊掌同前涼掌椽宋有掌禹錫修本草者卽同孟
毋仇姓仇掌通用字書反爪爲掌

李氏疑耀

楚野辨女者昭氏妻也鄭簡公使大夫聘於荆至於狹
路有楚女亦乘車與大夫遇擊折大夫之車軸大夫怒
將執以鞭之女曰妾聞君子不遷怒不貳過今狹路之
中妾之避已極矣而子大夫之僕不肯少伺是以廢於
大夫之車而反執妾豈非遷怒哉不怒僕而怒妾豈不
過貳哉

列子傳

北齊司馬膺之神氣甚高性方古舊與楊愔同爲黃門
郎至愔爲尚書令抗禮如初曾路逢愔威儀導引乃於
樹下側避愔望見令呼謂曰兄何意避弟膺之曰我自
避赤棒本不避卿愔甚重之

齊書

王延壽字文考父逸欲作魯靈光殿賦命文考往圖其
狀文考因韻之以簡其父父曰吾無以加也時蔡邕亦
有此作十年不成邕見文考此賦遂隱而不出文考時
年二十至二十四過漢江溺而歿其與宋玉唐勒景差
伯仲者與

事文類聚

魯使宓賤爲單父令子賤借善書者二人從旁引其肘
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辭歸以告魯君曰
子賤苦吾擾之不得施善政命毋徵發單父未幾化盛

行說苑

魯君嘗以問孔子對曰不齊君子也其村任霸

王之佐屈節治單父以自試意者其以此諫乎

家語

漢宣帝之未立也泰山石自起立蠶食葉成文曰公孫病已立五字病已乃宣帝之小字也後王莽將窺漢室欲僭服人心亦竊效之使人以蜜書葉曰王莽作天子令蠶蟲嚙食其畫良可笑也

埤雅廣要

古者婦人不稱名出嫁之後卽以父母之姓爲名如春秋王姬姜宋子之類是也故姬者周之姓也如齊稱姜宋稱子耳後世字學不明以姬字爲女人通稱已誤漢有薄姬栗姬憲姬是又以姬爲妾矣蔡京當國改公主

爲帝姬更足掩口時公主乃趙姓旣於姬字不合豈以帝之女可爲人之妾耶宋人精於考究而當時卒無一人駁正者則爲京之權所怵也

李氏疑耀

王坦之與竺法師相厚約先死者以冥事之有無相報其後法師先死者十餘年一旦來見坦之告以幽冥之事皆有惟當修德以臻福地未幾而坦之卒近日輪回頗有奇驗而又有借尸還魂者怪惟不語可也若以爲無則泥矣朱子未嘗以爲無司馬溫公程子則以爲無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亦游魂爲變也

石溪閒筆

○鬼歸慧也屈子云魂魄兮爲鬼雄未盡無謂

楚詞屈原諸作有用韻者有一二句卽改韻者有全篇不用韻者當原之時四聲之學尚未出或皆用當時土語自可相叶後人以今所行韻語讀之自不可叶耳但三百篇在原之先而以今韻叶之又無不通楚之士語豈真南蠻馱舌之音耶先儒以孔子采列國之詩爲國風獨不及楚爲疑余意楚在當時亦有詩可采或亦如離騷之用土韻不可施於管絃故孔子不之采耳有謂孔子修春秋以夷狄待楚故不采其詩是亦一說然秦亦猶楚也而秦風十篇尚序於豳風之上豈以平王東遷之時秦仲之孫能以兵送亦能尊王者不如楚之僭

王耶

李氏疑耀

真宗皇帝初名元侃封襄王有舉人楊礪嘗夢至一殿有坐殿上者語之曰我非汝主來和天尊汝主也指示命謁之礪後進士第一入爲襄王府記室旣謁如夢中所見太宗嘗遣相者詣襄王及門而返曰王門廝役皆將相也王可知矣○宋二帝之北也也露處野宿嬪御皆班荆於輦下一夕衆寢方熟少帝忽聞兩人相與語其一人問曰南朝天子北遊有因果否一人答曰有卽今大帝舊是大羅天子只因聽天主講經生怠慢心降爲人間天子又毀僧滅佛是以有萬里之行少帝乃玉

堂天子亦因怠心未免酬馬足報後復還故處詰朝視之其地乃廢寺也

埤雅廣要

既作契以代繩今又造紙以當策覽之則舒舍之則卷上古書籍皆編竹爲簡以韋貫之用漆作書簡褻浩重不便捉挈自有製紙筆及墨者乃易去竹簡誠爲便易然皆寫本亦未有刻板印行也後唐明宗長興二年宰相馮道李愚請令刊國子監田敏校正九經又毋昭裔貧時嘗借文選於交遊其人有難色昭裔發憤曰異日若貴當版鏤之以遺學者後士孟蜀爲宰相遂踐其言又以石鏤九經於成都是印行書籍始之者後唐繼之

者孟蜀也葉夢得曰書籍未印行之先人以藏書爲貴書雖不多而藏者精於讐對故徃徃皆有善本學者以傳錄之難故誦讀亦精詳蘇東坡作李公擇山房藏書記亦謂少時嘗見前輩欲求史記漢書不可得幸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於書既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辭學術當倍蕤昔人而今乃不然者豈非多而難精耶

二公之言誠中時弊

李氏疑耀

國之興亡有定期兵之勝敗有定數其迹雖人其實皆天也書曰俟天休命詩曰上帝臨汝毋貳爾心聖人之

知天而善勝聽天而無我如此王莽以百萬而敗於昆陽符堅以百萬而潰於淝水豈光武東晉之力能至是哉天佑之也又嘗思之田丹以一城之地自守樂毅以十萬師圍之田丹雖忠義以死自誓然誰爲之饋運誰爲之屯田乎蓋必有飛粟飛錢之事出於不測者矣史雖以怪不言而學者當以意自得之也野史謂昆陽被圍時其地夜夜生芋人食其根馬食其苗理或然也

石溪
閑筆

元世祖雖嘗混一區宇然以夷猾夏蠹我民彝不足以追蹤古之帝王我 聖祖祀之於帝王廟以生於其時

曾爲之民耳此忠厚之道非天下之大義也○元世祖滅宋之國而忌宋之甚筮杭地之興廢又相瀛國之狀貌又命楊連真伽發紹興諸陵竊理宗之首而藏於其庫至我聖祖克元都而後命歸於金陵想當時宋亦有滅元之讖如所謂亡秦必楚者故耳其後順帝入繼人以爲瀛國之子又劉福通之立韓林兒以爲宋徽宗八世孫取汴京而都之號令行於河南江南毛貴取遼東破上都亦可謂壯矣雖我 聖祖之初亦嘗稱其官爵然則滅元者豈可謂之非宋人乎予家舊有酒箱一隻其下朱書漆字云龍鳳八年置架上劉氏曾出其先世

所給榜文示予乃韓宋令縣爲之守護塚墓者其祖曾
爲韓宋御史故有此榜其文云集慶路奉 皇帝聖旨
吳國公鈞旨所謂吳國者我○聖祖之始封也其時爲
淮南行省丞相亦用韓林兒正朔故云然至劉伯溫語
以天命有在彼不足奉然後自以大義行師而韓林兒
自卒其衆遂散如隋末林士弘矣 石溪間筆
黃山谷云男女墮地渠儂自有衣食分劑今之爲男女
憂衣食者是爲百草憂春雨耳此誠至言卽子夏所謂
富貴在天也但有財力者亦當爲子孫做下不可虛過
光陰耳然做房產又不如存此心行方便也

強言秦富言隋大言元然是泱泱伯氣耳何敢論王國
朝周典建官制誥同風謨典軍興間歲捐租與民犁漠
南見斗邊墻在天山賀蘭外四夷君長入朝至結骨洞
胸之國橫目倮體之首無不稱臣奉貢蓋觀王會圖備
寫要荒種落使者狀貌野怪可駭至千八百國直接二
代而四之亦盛矣卽北狩之變終返翠華再登大寶漢
唐宋元萬萬不及也 甲秀園集

貝海蟲也古者貨貝而寶龜至周而有泉到廢貝行泉
獸二爲友貝二爲朋詩曰錫我百朋百云者言錫貝之
多也又曰萋兮斐兮成是貝錦錦文如貝謂之貝錦言

讒人因寺人之近嫌而成其罪猶之因萋斐之形而文致之則成是貝錦也貝中肉如科斗而有首尾以其背用故謂之貝貝背也貝之字從目從八言貝目之所背也先王面朝後市以此古者相背有經其經曰朱仲受之於琴高琴高乘魚浮於河海水產必究仲學仙於高而得其法又獻珠於武帝去不知所之嚴助爲會稽太守仲又出遺助以徑尺之貝并致此文於助曰黃帝唐堯夏禹三代之正瑞靈竒之秘寶其有次此者貝盈尺狀如赤電黑雲謂之紫貝素質紅黑謂之珠貝青地綠文謂之綬貝黑文黃畫謂之霞貝紫愈疾珠明日綬消氣障霞服蛆蟲雖不能延齡增壽其禦害一也復有下此者鷹喙蟬脊以逐溫去水無竒功貝大者如輪文王請大秦貝徑半尋穆王得其殼縣於昭觀秦穆公以遺燕鼃可以明目遠察宜玉宜金南海日如珠礫白駸其性寒其味甘止水毒浮貝使人寡無以近婦人黑白各半是也濯貝使人善驚無以親童子黃脣點齒有赤駸是也雖貝使人病瘡黑鼻無皮是也矚貝使胎消勿以示孕婦赤帶通脊是也惠貝使人善忘勿以近人赤熾內殼赤絡是也管貝使童子愚女人淫有青脣赤鼻是也碧貝使童子盜脊上有縷句脣是也兩則重霽則輕

委貝使人志强夜行伏迷鬼狼豹百獸赤中圓是也兩
則輕霽則重然則爾雅大者鮠小者鱣餘賦黃白文餘
泉白黃文烟大而險蟻小而橢亦其畧也塩鐵論曰教
與俗改敝與世易夏后氏以玄貝周人以紫石埤雅廣
要
廣陵南部烟花勝地有二十四橋諸故跡泯沒者久之
隆萬間吳太守秀作梅嶺費巨萬原阜崛起崇岡峻岫
修竹茂林植梅萬株左右禿樹交陰淡烟輕靄希見曦
景宮館精舍軒敞諸邑邸第皆在焉詞人騷客艷妓歌
童羈遊宦旅莫不尋朋契集飛蓋羽觴用相娛樂嘗傳
教一夕而民作酒舍三百間其風流足比蘇堤殆盛矣

余觀瓊花觀隋苑僅僅得名恐或非故址迷樓已改鑑
樓樓樸耳所謂勝地不常也此嶺未幾以吳中掇拾故
中廢近來好事復踵其遺跡而葺治之酈君有言竹栢
之懷與神心妙遠仁智之性共山水效深風之所及遞
爲勝場甲秀園集
天下河山之象只兩界北界自三危

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至朝鮮謂之北紀天所以限戎
狄南界自岷山播豕負地絡之陽至東甌閩中謂之南
紀天所以限蠻夷河源曰北河由北紀首達華陰與地
絡會又分而東流與涇渭濟洛相表裏江源曰南河自
南紀首達華陽與地絡會又分而東流與漢水淮瀆相

表裏觀兩河之象與雲漢之終始而分野可知矣

甲秀

園集

閩人林某豪俠士惑志於京倡劉氏傾囊金納之資斧頓盡逾時以貧故勸劉且歸劉哭誓死不再嫁林別去商於嶺西劉歿京邸林聞之匍匐歸痛哭刻玉爲主題曰劉氏之寃後繫以斷腸曲一首語甚悽楚朝夕置懷袖每以示諸交遊後復挾數十金之嶺西過大江舟師故大盜殺之沉其歿適閩人某爲郡司理故習林事一夜夢婦人來訴寃詰旦斥群吏索盜獲玉主司理大驚求林歿江中如生遂盡捕群盜百餘家江上以寧此玉

主之所以報林也異哉予友葉進卿傳其事予爲歌之

黃離草

舜以玉策書聖臣之名金策書賢臣之名銀策書功臣忠臣之名水晶策書才臣之名衆臣則書於木策木用墨書餘皆紫龍涎和繪實書紫龍涎者舜使虞虎養一紫龍虎恒持燕炙示龍而不卽與食龍俯而垂涎虎以噐盛之滿一合然後與食以爲常每日得涎一合繪實者仙草也堯時生於廟堂之前四時有花取其實磨入紫龍涎色正赤可以畫金玉其色透入金玉中一寸宮人佩玉畫鸞鳳須得良工一筆有悞終不可改

賈子說林

佛大檀越須達多長者居舍衛國常施孤獨故曰給孤
獨因往王舍城護彌長者家爲男求聘因見其家請佛
說法須達本事外道忽聞佛法生歡喜心接足作禮而
白佛言我舍衛國人多信邪弟子欲營精舍請佛住化
佛默受請卽遣舍利弗指授規則徧處永踏唯有祇陁
太子一園廣八十頃林鬱茂幽靜可居旣得勝地往白
太子太子戲曰滿以金布便當相與須達出金布八十
頃精舍告成凡千二百處白王遣使請佛安居經符異
田嬰有賤妾子名文乘間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爲何曰
爲玄孫玄孫之孫爲何曰不能知也君用事相齊至今

二年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
者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蹈絢梁而
士不得短褐僕妾餘穀肉而賢不厭糟糠公家之事日
損文切怪之

元順爲吏部尚書時朱暉素事高陽王雍欲以爲廷尉
評頰頰托順順不爲用雍撫几曰身天子之子天子之
弟天子之叔天子之相元順何人以身成命順搖白羽
扇徐謂雍曰高祖遷中劔定九流官方清濁軌儀萬古
而朱暉小人身爲省吏何合爲廷尉清官雍曰身爲丞
相錄尚書如何不得用一人爲官順厲聲曰殿下必如

是順當依事奏聞 太平御覽

後漢樊英南陽人順帝時備玄纁徵之固辭詔切責郡縣英不得已到京師強輿入殿猶不屈帝怒曰朕能生君能殺君能貴君能賤君能富君能貧君何以慢朕命英曰臣受命於天生盡其命天也死不得其命亦天也陛下焉能生臣焉能殺臣臣見暴君如見仇讐立其朝猶不肯可得而貴乎雖在布衣之列不易萬乘之尊又可得而賤乎陛下焉能貴臣焉能賤臣非禮之粟雖萬鍾不受申其志雖箠瓢不厭陛下焉能富臣焉能貧臣帝不能屈而敬其名乃爲英設壇令公車令導尚書奉

引賜几杖延問得失英不敢辭拜五官中郎將後稱疾篤初英被詔命以爲必不降志及後應對又無奇謀深策談者以此失望論曰樊英揚名朝廷待若神明至竟無守英名最高而毀最甚李固朱穆以爲處士純盜虛名也 長水日抄

葬藏也體魄入地也孝經卜宅兆家禮避五患非倖卜也隋文帝仁壽二年皇后獨孤氏崩上令儀同三司蕭吉爲皇后擇葬地得吉處云卜年二千卜世二百上曰吉凶由人不在於地高緯葬父豈不卜乎俄而國亡正如我家墓田若云不吉朕不當爲天子若云不凶我弟不

當戰沒然竟從吉言吉退告族人蕭平仲曰後四載太子御天下若太子得政隋其亡乎吾前給之卜年二千者二十字也卜世二百者取世二傳也汝識之

事文類聚

張燕公等因獻賦詩上各賜贊以美之○張說德重和鼎功踰濟川詞林秀逸翰苑光輝○徐堅校文天祿論經上庠華詞宛麗雄辨抑揚○賀知章禮樂之司文章之苑學優藝博才思高遠○趙冬曦白簡端嚴青史良直清詞雅韻博覽強識○康子元才識清遠言談幽秘四科文學六書仁義○侯行果洪鍾佇叩明鏡不疲蒐彖係象動中威儀○韋述職參山甫業纂玄成六藝述

作四始飛英○敬會真名乃會真迹惟契道摠衣講習臨筵振藻○趙玄默才比丘明學兼儒墨敘述微婉講論道德○東方顥地遊天祿門嗣滑稽三冬足用六藝斯齊○李子釗千木流度指樹貽芳諷諫遺闕啓發篇章○呂向族茂飛熊才方班馬考理篇籍抑揚風雅○毋向軒轅之任諫諍之職聞詩聞禮有才有識○謔去泰才光於晉價重於張州縣斯屈文翰尤長○咸廩業郁郁高文英英博識持我刑憲是稱諒直○余欽文章兩瞻才術兼美思在窮經專學舊史○孫季良蓬山之秀芸閣之英雄詞卓傑雅思縱橫○尋勅善寫真人貌

學士等欲畫像書贊於含象豪亭屬車駕果行竟不果
唐事記

宋元嘉二十三年魏崔浩不喜佛法每言於魏主宜除
之及魏主討蓋吳至長安入佛寺沙門飲從官酒從官
入其室見大有兵器出以白帝帝怒曰此非沙門所用
必與蓋吳通謀欲爲亂耳命有司按誅闔寺沙門閱其
財產大得釀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以萬計又
爲窟室以處婦女浩因說帝悉誅天下沙門毀諸經像
帝從之詔自今以後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銅人
者誅太子晃素好佛法乃緩宣詔書使遠近豫聞之得

各爲計沙門多亡匿獲免或收藏經典唯塔廟在魏境
者無復子遺

宋紀

宋巨璫李太尉者宋亡爲道士號梅溪元祐童時嘗侍
其游故內指點歷歷如在獨記其過葫蘆井揮涕曰是
蓋宋時先朝位上釘金字大牌曰皇帝過此罰金百兩
宋家法之嚴如此他則童騃不能記憶也

遂昌雜錄

宋祀南郊蘇軾以兵部尚書爲鹵簿使上因太廟宿齋
行禮畢特至青城忽有赭傘犢車并青蓋犢車百餘乘
衝突而來公呼御營巡檢使立車前曰西來誰何敢爾
亂行曰皇后并某國大夫人某大長公主也公卽於青

城上疏劾之明日中使傳命申勅有司嚴整伏衛言行錄

宋紹興辛巳金主亮南侵高宗下詔親征其辭云惟天

惟祖宗既其昌於基運有民有社稷敢自逸於燕安

又云歲星臨於吳分定成淝水之勲鬪士倍於晉師可

決韓原之勝洪容齋筆也車駕次平江亮授首遂班師

次年壬午內禪孝宗即位銳意規恢起張魏公督師南

軒以內機入奏引見德壽宮時盧仲賢使金高宗問曾

見仲賢否對曰臣已見之又問卿父謂如何莫便議和

否對曰臣嘗謂金人必衰敗國家必隆興上曰何如對

曰太上皇帝仁孝之德上鑒于天又傳位聖子雖古唐

虞無以過而金人不道篡奪相仍無復君臣父子不知

天心祐國家乎祐金人乎臣有以知其然也上曰極是

今日金人誠衰乎對曰自亮送死之後士馬物故甚衆

諸國背叛人心怨離金誠衰矣上曰自亮死非特金人

衰弱吾國亦未免力弱但仲賢等既回何以應之對曰

臣父職在邊疆戰守是謹此事著廟堂如何議但願審

處而徐應之無貽後悔上曰只是說與卿父今日國家

須更量度民力國力早收拾取聞契丹與金相攻若契

丹事成之日自可收卞莊子刺虎之功若金未有亂且

務恤民治軍待時而動可也高宗懲於變故意不欲戰

且聞金人議欲尊我為兄故頗喜之孝宗幼年規恢之志甚銳而卒不得逞者非特當時謀臣猛將凋喪畧盡財屈兵弱未可展布亦以德壽聖志主於安靜不忍違也厥後蓄積稍羨又嘗有意用兵祭酒芮國器奏曰陛下只是被數文腥錢使作何不試打筭了得幾番犒賞上曰朕未知計也待打筭報卿後打筭只了得十三番犒賞於是用兵之意又寢乃知南北分合自有定數雖英明之主不能強也

鶴林玉露

第一百五卷

紀龐部

八

補遺

二

官人

方服

四維

藍莫國

五病

八柱

配十二時

書運

卞和

夏姬

辭疾

陰禍

妬婦

良介

倉梧尾生

阿沙不花

嚙嚙

更正僧人

西湖醉老

徐天全詩

漁詩苦樂

富有時

蛇王

白燕詩

分崔集古

六備

有道者處之

伐國之因

日費千金

思親操

孔子操

大言賦

小語賦

百年謔

四時謔

慷慨謔

苦寒行

隴西行

東門行

置酒高堂上

昔昔鹽

元朝總斷

劉氏鴻書卷一百五

明宣城劉仲達纂輯

太史湯賓尹刪正

紀龐部八

補遺二

王者官人六等一曰師二曰友三曰大臣四曰左右五曰侍御六曰廝役智足以為源泉行足以為表儀謂之師智足以為礪礪行足以為輔助謂之友智足以謀國事行足以為民率謂之大臣也修身正行不憊於鄉曲左右也事君不敢有二心侍御者也唯言之聽以事君

者廝役也

賈誼新書

凡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服

周官

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危可安覆可起滅不可得復也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又曰堯舜之民非生而治桀紂之民非生而亂故治亂在上又曰聖君設度量置儀法如天地之堅如列星之固如日月之明如四時之信然正令往而民從之

管子

迦維羅衛國從佛生處東行五由旬有國名藍莫此國皇得佛一分舍利還歸起塔塔邊有池池中有龍常守護此塔晝夜供養乃有羣象以鼻取水灑地取雜花香而供養諸國道人來欲禮拜塔遇象大怖依樹自翳見象如法供養道人太息悲感卽舍大戒還作沙彌自挽水平治處所使得淨潔

法顯記

夫失道者放逸其心逆於生樂以精神狗智巧以憂畏狗得失以勞苦狗禮節以身世狗財利四狗不置心爲

之病矣極力勞形譟暴氣逆當風縱酒食嗜辛鹹肝爲
之病矣飲食生冷溫涼失度久坐久臥大飽大饑脾爲
之病矣呼呌過常辯爭倍答冒犯寒暄恣食鹹苦肺爲
之病矣久坐濕地強力入水縱欲勞形三田漏溢腎爲
之病矣五病既作故未老而羸未羸而病病至而重重
則必斃嗚呼是皆弗思而自取之也 本草衍義序

地下有八柱柱廣十萬里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制名
山大川孔穴相通按此則八柱宜擎地者而張說爲姚
崇墓表乃云八柱擎天似誤用矣 河圖括地象

一日百刻配十二時之數有謂子午二時則十刻其餘

十時皆八刻者有謂時自時刻自刻不相干涉者惟三

山林永叔謂一時得八刻十二時得九十六刻尚餘四

刻又以每刻分爲六十分四刻計二百四十分布之十

二時之間則每一時得八刻二十分故有先初初刻者

十分也正初刻者十分也且以卯言之先初初刻十分

初初刻 分六十 初二刻 分六十 初三刻 分六十 初四刻 分六十 正

初刻 分六十 正一刻 分六十 正二刻 分六十 正三刻 分六十 正四刻

分六十 總而計之則一時得八刻二十分見矣今之百中

經所載每時有八刻三分三秒而於分之極處難於結

絕終不如林說爽明林之先初初刻與正初刻雖立兩

款皆不可以實刻筭直因派有二十分姑增立此二名
爾與他八刻各占六十分者不同所謂時刻不相干者
未必無見

烏衣佳話

人間世諸物皆有聚有散豈能久存而書爲甚且多罹
火災隋牛弘請開獻書之路極論述五厄之說書之厄
也久矣今撫其槩言之梁元帝江陵蓄古今圖書十四
萬卷隋嘉則殿書三十七萬卷唐惟貞觀開元最盛兩
都各聚書四部至七萬卷宋宣和保和殿太清樓龍圖
閣御府所儲尤盛於前代今可考者崇文總目四十六
類三萬六百六十九卷史館一萬五千餘卷餘不能具

數南渡以後復加集錄館閣書目五十二類四萬四千
四百八十六卷續目一萬四千九百餘卷是皆藏於官
者耳若士大夫家所藏在前世如張華載書三十車杜
兼至萬卷韋述所蓄二萬卷鄴侯李繁插架三萬卷金
樓子聚書八萬卷唐吳兢西齋一萬三千四百餘卷宋
南都戚氏歷陽沈氏廬山李氏九江陳氏番陽陳氏王
文康李文正宋宣獻晁以道劉壯輿皆號藏書之富邯
鄲李淑五十七類二萬三千一百八十餘卷田鎬三萬
卷昭德晁氏二萬四千五百卷南都至四萬三千餘卷
而類書浩博若太平御覽合璧事類等書不與焉次如

曾南豐及李氏山房亦皆一二萬卷其後無不厄於兵
火者他如石林葉氏多至十萬卷齊齋倪氏月河莫氏
竹齋沈氏程氏賀氏皆號藏書之富各不下數萬餘卷
亦皆散失無餘宋末惟直齋陳氏書最多至五萬一千
八百餘卷且做讀書志作解題極其精詳後亦散失于
兵火至於蜀中三李秀岩東牕鳳山三族號爲史家所
藏僻書尤多後亦無餘周公謹家三世積書凡有四萬
二千餘卷及三代以來金石刻一千五百餘種後皆厄
於火又聞浦陽義門鄭氏藏書極多家有藏書樓若干
間其頗是 建文所書擘窠大字御書樓三字蓋我

太祖駐蹕金華時賜有御札藏其間後亦被焚所藏書
有八萬餘卷古名賢墨跡畫刻亦不下五六百種皆付
煨燼可勝惋惜

烏衣佳話

卞和者楚野民得玉獻懷王懷王使樂正子占之言玉
石以爲欺謾斬其一足懷王死子平王立和復獻之平
王又以爲欺恐復斬其一足平王死荆王立和復欲獻
之見害乃抱其玉而哭晝夜不止涕盡續之以血荆王
遣問之於是和隨使獻王王使剖之中果有玉乃封和
爲陵陽侯卞和辭不就而去作退怨之歌曰悠悠沂水
經荆山精氣鬱浹谷巖中中有神寶灼明明穴山采玉

難爲功於何獻之楚先王遇王閻昧信讒言斷截兩足
離余身俛仰嗟歎心摧傷紫之亂朱粉墨同空山歔歔
涕龍鍾天鑿孔明竟以彰沂水滂沛流於汶進寶得刑
足離分斷者不續豈不怨

琴操

夏姬者陳大夫徵舒母也狀美好老而復壯者三三爲
皇后諸侯爭之莫不迷惑陳靈公與孔寧儀父皆通焉
或衣或裝或裝其播

播蔽

昧衣

以獻於朝

列女傳

高彪謁馬融辭疾不見彪覆刺與書曰聞高風爲日久
矣故不待介者造君子之門冀一見龍光敘腹心之願
不圖辭之以疾昔者周公兄父文武九命作伯以君華
夏猶握沐吐食以接白屋之士天下歸德歷載邈矣今
君不能相見宜哉融省書大慙遣人辭謝追請徑去不
還

漢雜事

漢陳平嘗言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卽廢不能復
起以吾多陰禍也李廣與望氣王朔語曰吾爲隴西守
羗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今恨獨此
爾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之所以不得侯者
也後漢虞詡臨終謂其子恭曰吾所悔者爲朝歌長時
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冤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
不增一口期獲罪於天也宋王彥超將致政每戒諸子

曰吾累爲統帥殺人多矣自死得免爲幸必無陰德以
及後汝爲善事以自庇及卒子孫果無達者史稱彥超
自悔多殺垂戒後裔近乎仁人之用心矣若漢陳平輩
之所言者比之彥超其用心得無亦有類焉者乎而彥
超同時若曹彬其人乃真爲仁人矣爲將亦在人自處
何如爾

晝永編

馮敬通有一婢妻任酷妬之擊婢無所不至敬通乃棄
之因與婦弟任武達書曰不去此婦則家不寧不去此
婦則家不清不去此婦則福不生不去此婦則身不榮
不去此婦則事不成吾數奇命薄端相逢遭

敬通集

後漢馬良使吳良謂諸葛亮曰今銜國命協睦二家幸
爲良介於孫將軍亮曰君試自爲文良卽爲草曰寡君
遣椽馬良通聘繼好以紹昆吾豕韋之勳其人吉士荆
楚之令鮮於造次之華而有克終之美願降心有納以
慰將命權大悅之

蜀志

昔倉梧丙娶妻美而與其兄欲以爲讓也則不如無讓
焉尾生與婦期於水邊暴水至而不去欲以爲信也則
不如無信焉葉公之黨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欲以爲直
則不如無直焉陳仲子不食母之粟出居於陵欲以爲
廉則不如無廉焉宗魯受齊豹之謀死孟縶之難欲以

爲義則不如無義焉

至大元年春正月以阿沙不花爲右丞相初爲都指揮使時帝封懷寧王總兵漠北問人才孰可大用阿沙不花對曰母弟脫脫將相才也遂命脫脫從行後果爲名臣及帝卽位之後有所愛近臣命賜鈔千五萬貫阿沙不花頓首曰以蹴踘而受上賞則奇技淫巧日進而賢者日退矣將如國家何臣死不敢奉詔乃止帝嘗御五花殿丞相塔思不花三寶奴等侍阿沙不花見帝容色日悴乃進曰八珍之味不知御萬金之身不知愛惟麩蘖是好姬嬪是耽是猶兩斧伐孤樹未有不顛仆者帝喜曰非卿孰爲朕言因命進酒又頓首曰臣方欲陛下節欲而反勸之是臣之言不信於陛下也臣不敢奉詔左右皆賀帝得直臣遂拜右相

元史

至正年翰林承旨巉巉卒初巉巉知經筵日勸帝就學帝欲寵以師禮固辭不可帝嘗欲觀畫巉巉取比干圖以進一日帝覽宋徽宗畫稱善巉巉進曰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帝問一事謂何對曰獨不能爲君爾身辱國破皆由不能爲君所致凡爲人主貴能爲君他非所尚也其隨事規諫皆類此嘗謂人曰天下事宰相當言宰相不得言則諫臺言之諫臺不敢言則經筵言之備位

經筵得言人所不敢言於天子之前志願足矣故於時
政得失有當匡救者未嘗緘默至是卒巉巉善真行草
書片紙之存人爭寶之不啻金玉

元史

元泰定年禁西僧馳驛擾民先是西臺御史李昌言嘗
經平涼府靜會定西等州見西番僧佩金字圓符絡繹
道途馳騎累百傳舍至不能容則假館民舍因迫逐男
子奸汚婦女奉元一路自正月至七月往返者百八十
五次用馬至八百四十餘匹較之諸王行省之使十多
六七驛戶無所控訴臺察莫得誰何且國家之製圓符
本爲邊防警報之虞僧人何事而輒佩之乞更正僧人

給驛法且令得以糾察不報至是聞其擾民禁之

綱鑑

杜庠字公序號西湖醉老以詩名永樂間其過赤壁詩
云水軍東下本雄圖千里長江隘舳艫諸葛心中空有
漢曹瞞眼裏已無吳兵消炬影東風猛夢斷簫聲夜月
孤過此不堪回首處荒磯鷗鳥滿煙蕪一時人皆傳誦
稱曰杜赤壁又虛齋曹翰卿詩云白石江頭烈火紅千
年遺事說東風不知畫史將何意不畫周郎畫長公亦
有意味吳匏應詩云西飛孤鶴記何詳有客吹簫揚世
昌當日賦成誰與註數行石刻舊曾藏世昌綿竹道士
與東坡同遊赤壁賦所謂客有吹洞簫者卽其人也微

匏庵表而出之世昌幾無聞矣

鳥衣佳話

武功伯徐天全先生集其禁垣夜直之詩云碧天如水
睿光流風物清新滿帝州雲裏笙歌雙闕迥月中砧杵
萬家秋蓬萊樹色連瓊島太液波聲接玉溝獨有玉堂
人不寐六箴將曉獻宸旒此詩卓然唐人風度

新知錄

詩人志向各自不同如題漁父之作有美其山水之樂
者有憫其風波之苦者陸龜蒙云一艇輕棹看晚濤接
籬拋下漱春醪相逢便倚蒹葭浦更唱菱歌劈蟹螯鄭
谷云白頭波上白頭翁家逐船移滿浦風一尺鱸魚新
釣得呼兒吹火荻花中江陰卞戶部

華伯榮

云天外閒雲

物外情功名真似一絲輕浪花深處漁如舞只爲心安
不受驚祝希哲云荻花風緊水生鱗山色浮空淡抹銀
總道江南好風景從前都屬打魚人是皆羨其樂也李
西涯云漁家生事苦難勝盡日江頭未滿罾回首不知
天已暮晚風吹浪濕鬚鬢唐子畏云朱門公子饌鮮鱗
爭詫金盤一尺銀誰信深溪狼虎裏滿身風雨是漁人
文徵明云小舟生長五湖濱雨笠風簑不去身三尺銀
編數斤鯉長年辛苦只供人是皆憐其苦也屬意雖不
同而寫景咏物各極其妙

鳥衣佳話

洪武初峴山富室有徐富九居積甚饒而田產園亭之

盛莫與爲儷一日驅車往州望見道上一蚯蚓長而且大其色如血富九心甚怪之因馬行驟不能久視猶回首戀戀不已後見一婦人俯身若有所拾富九勒馬以候其來問之婦不能隱乃出一金釵告曰此纔拾者富九聞其語縱之去因歎曰精金變幻有如此者見而不我得而歸於一婦人我時去矣我禍速矣歸以田產盡散族人及貧乏者穹堂邃宇一火盡之孑然如素貧者越三月朝廷知其豪富遣使籍其家至則蕩然一空竟以獲免全生以終天年蓋亦知幾之哲人矣

烏衣佳話

世傳方遜志先墓有蛇穴其祖欲焚之夜夢一人來祈曰我蛇王也容三日徙去方不可其人曰殺我能致汝滅族遂寤明日焚蛇千萬而孫婦挽身得男故先生平生好以舌舐唇如蛇果致赤族之禍按江湖紀聞吳玠以殺金平多樹木能藏金謀者欲焚之一媪懇云容三日徙去必殺我我滅汝族玠不聽遂焚之其日有氣一道飛入玠子婦室產孫曦果以降金誅滅

御河東畔柳條春天女驚看色更新飛絮乍迷波上影避風初化掌中身霓裳散采人如玉雪羽凝寒月似銀愛爾素衣能不染詎愁京洛有緇塵

張之象

昭陽宮裏洗

新粧粉黛三千枉斷腸不是樓臺涼似水誰教毛羽化

為霜河邊度影銀生色花底銜泥玉有香莫向衆中跨
素質蛾眉偏妬雪衣娘李先芳曾是烏衣國裏身玉樓瓊

榭換丰神雙飛剪出機中素獨立收成掌上人月下步

搖花有態水邊飄動襪生塵陳王亦自多情調洛浦相

逢總未真黎民表差池素羽度銀潢亂入楊花拂苑墻神

女江邊瓊作佩天孫月下玉為粧雙棲曾憶連珠樹獨

語俄驚點畫梁春色上林堪自媚翻飛還欲向昭陽吳守

海上遙思玳瑁梁御溝東畔幾迴翔瑤臺乍過疑無影

珠樹曾棲半帶霜風裏差池飛玉鳥月中粧束舞霓裳

誰云京洛緇塵化猶有銜恩繞建章歐大任玉河白燕

楚中有一縉紳崔公鶴樓詩分作八首集古句成之今

錄於後昔人已乘白雲去江海茫茫何處尋芳草連天

迷遠望薄雲籠日弄輕陰一春魚鴈無消息萬里江山

自古今百尺朱樓閒倚遍洞庭猶憶在前林○此地空

餘黃鶴樓成仙人去幾千秋雲飛雨散知何處葉落猿

啼傍客舟天水混融浮太極野煙踪跡似東周此時悵

望人多少仙鶴空成萬古愁○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

長在水潺潺如何一諷神仙事却望千門草色間城下

煙波春拍岸湖中西日倒銜山征帆去掉殘春裏飛鳥

空慙倦未還○白雲千載空悠悠物換星移幾度秋縱

酒欲謀良夜醉放歌曾作昔年遊長安北望三千里大
府南來第一州前後登臨思無盡思歸時亦賦登樓○
晴川歷歷漢陽樹却惹空山舊曉煙樓上北風斜捲席
洞庭秋水遠連天公車未結王生襪壯志仍輸祖逖鞭
黃鶴樓中吹玉笛水寒煙淡落花前○芳草淒淒鸚鵡
洲謝公此地昔曾遊鳥啼花發人何在仙去臺空跡尚
留知愛魯連歸海上共嗟王粲滯荊州高樓惆悵凭欄
久惟見長江天際流○日暮鄉關何處是杜陵遠客不
勝愁終期直道扶元化敢負吾君作楚詞北極朝廷終
不改楚天雲雨盡堪疑酒酣往事多興念黃鶴樓前吹

笛時○煙波江上使人愁幾度高吟寄水流花界三千
春渺渺銀河一帶水悠悠仙人有待乘黃鶴身外無機
任白頭遙望洞庭山水色春風一夜帶歸舟鳥衣佳話

文王問太公曰何如而可爲天下太公曰大蓋天下然
後能容天下信蓋天下然後能約天下仁蓋天下能懷
天下恩蓋天下能保天下權蓋天下然後不失天下事
而不疑則天下不能移時變不能遷此六者備然後可
以爲天下政六韜

故利天下者天下啓之害天下者天下閉之生天下者
天下德之殺天下者天下賊之徹天下者天下通之窮

天下者天下仇之安天下者天下恃之危天下者天下
災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惟有道者處之 六韜

昔日周武王問太公曰吾欲少間謀而極用人之要呂
望對曰視賞如登山之高視罰如谿水之深太上之人
自無過舉其次者貴於補過使下人無得私語而議上
諸罰有罪而請不罰者死諸賞有功而請不賞者死伐
人之國必因其國之有變而伐之示之財貨以觀其國
之窮否示之困弊以觀其人之病否彼在上者乖張而
在下者離散此伐國之因也 尉繚子

孫子曰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
費千金內外抵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

○古者八家同井一夫出征七家皆不得安也 孫武子

陟彼歷山兮崔嵬有鳥翔兮高飛瞻彼鳩兮徘徊河水
洋洋兮青泠深谷鳥鳴兮嚶嚶設罟張置兮思我父母
力耕日與月兮往如馳父母遠兮吾當安歸 虞舜思親

周道衰微禮樂凌遲文武旣墜吾將焉歸周遊天下靡
邦可依鳳鳥不識珍寶梟鳴眷然顧之慘然心悲巾車
命駕將適唐都黃河洋洋悠悠之魚臨津不濟還轍息
鄴傷予道窮哀彼無辜翱翔于衛復我舊廬從吾所好
其樂只且 孔子陳操

楚宋玉大言賦曰楚襄王與唐勒景差宋玉遊於陽雲之室王曰能爲寡人大言者上座王因稱曰操是太尉戮匿流血冲天車不可以厲至唐勒曰壯士難兮絕天維北斗戾兮太山夷至宋玉曰方地爲車圓天爲蓋長劔耿介倚天外王曰未可也玉曰并吞四夷飲枯河海跂越九州無所容止賦卒而宋玉受賞又曰有能爲小言賦者賜之雲夢之田景差曰戴氛埃兮垂溷塵體輕蚊翼形微蚤鱗經由鍼孔出入羅巾唐勒曰折飛糠以爲與剖粃糟以爲舟憑蝮蟻以顧盼附蟻蠓而遐遊又

曰館于蠅鬢宴于毫端烹虱腦切蟻肝會九族而同嚼猶委餘而不殫宋玉曰無內之中微物潛生比之無象言之無名蒙蒙景滅昧昧遺形織於毳末之微篋陋於茸毛之方生視之則眇眇望之則冥冥離朱爲之歎悶神明不能察其情二子之言磊磊皆不小何如此之爲精王善賜雲夢之田

文選

晉傅咸小語賦曰楚襄王登陽雲之臺景差唐勒宋玉符王曰能爲小語者處上位景差曰么蔑之子形難爲象晨登蟻埃薄暮不上朝炊半粒晝復得釀亨一小虱飽於鄉黨唐勒曰攀蚊髯附蚋翼我自謂重彼不極避

近有急相切逼竄於針孔以自匿宋玉曰折薛足以爲
擢舫粒糠而爲舟將遠遊以遐覽越蟬溺以橫浮若涉
海之無涯懼湮沒於洪流彌數旬而汜濟陟蟻蟻之崇
丘未升半而九息何時遠乎杪頭

晉陸機百年歌曰一十時顏如舜華擘有暉體如飄風
行如飛終朝出遊薄暮歸六情逸豫心無遠清酒將炙
柰樂何清酒將炙柰樂何二十時膚彩津澤人理成美目
淑貌灼有榮光車駿馬遊都城高譚雅步何盈盈清酒
將炙柰樂何清酒將炙柰樂何三十時行成名立有令
聞力可扛鼎志干雲食如漏卮氣如熏辭家觀國綜典

文清酒將炙柰樂何清酒將炙柰樂何四十時體力克
壯志方剛跨州越郡還帝鄉出入承明擁大璫清酒將
炙柰樂何清酒將炙柰樂何五十時旄杖節鎮邦家鼓
鍾嘈噴趙女歌羅衣絳粲金翠華言笑雅舞相經過清
酒將炙柰樂何清酒將言柰樂何六十時年亦耆艾葉
亦隆駢駕四牡入紫宮軒冕媿那翠雲中子孫昌盛家
道豐清酒將炙柰樂何清酒將炙柰樂何七十時精爽
頗損膂力愆清水明鏡不欲觀臨樂對酒轉無歡攬形
修髮獨長歎八十時明已損聰去耳前言徃行不復紀
辭官致祿歸桑梓安車駟馬入舊里樂事告終憂事始

九十時日告耽瘁月告衰形體雖是志意非言多謬誤
心多悲子孫朝拜或問誰指景玩日慮心安危感念平
生淚涕交揮百歲時盈數已登肌肉單四支百節還相
患日若濁鏡口垂涎呼吸頓蹙反側難茵褥滋味不復
安

藝文類聚

梁武帝春歌曰堦下香入懷庭中花照眼春心一如此
情來不自恨又夏歌曰江南蓮花水紅光復碧色同絲
有同藕異心無異藕又秋歌曰繡帶合歡結錦衣連理
文懷情入夜月含笑出朝雲又團扇歌曰手中白團扇
淨如秋圓月清風任動生嬌香乘意發又襄陽白銅鞮

歌曰龍馬紫金鞍翠氍白玉羈照耀雙闕下知是襄陽
兒

貪吏而可爲而不可爲庶吏而可爲而不可爲貪吏而
不可爲者當時有汚名而可爲者子孫以家成庶吏而
可爲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爲者子孫困窮被褐而負
薪貪吏常苦富庶吏常苦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庶潔
不受錢

優孟孟怱煉詞

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坂詰屈車輪爲之摧樹
木何蕭瑟北風聲正悲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啼谿谷
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頸長嘆息遠行多所懷我心何

佛爵思欲一東歸水深橋梁絕中路正徘徊迷惑失故
路薄春無宿棲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饑擔囊行取薪
斧冰持作糜悲彼東山詩悠悠使我哀

魏武苦寒行

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桂樹夾道生青龍對道隅鳳
凰鳴啾啾一母將九雛顧視世間人爲樂甚獨殊好婦
出迎客顏色正敷愉伸腰再拜跪問客平安不請客北
堂上坐客氈氍毹清白各異樽酒上正華疏酌酒持與
客客言主人持却畧再拜跪然後特一杯談笑未及竟
左顧敕中厨促令辦麤飢慎莫使稽留廢禮送客出盈
盈府中趨送客亦不遠足不過門樞取婦得如此齊姜

亦不如健婦持門戶亦勝一丈夫

古隴西行

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水何澹澹山島竦峙樹木叢生百
草豐茂秋風蕭瑟洪波湧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
燦爛若出其裏幸甚至哉歌以詠志

觀滄海一解

孟冬十月

北風徘徊天氣肅清繁霜霏霏鷓鴣雞晨鳴鴻鴈南飛鷺
鳥潛藏熊羆窟棲錢鏰停置農收積場逆旅正設以通
賈商幸甚至哉歌以詠志

冬十月二解

鄉土不同河朔隆寒

流澌浮漂舟船行難錐不入地豐贖深與水竭不流水
堅可蹈士隱者貧勇俠輕非心常歎怨戚戚多悲幸甚
至哉歌以詠志

河朔寒三解

神龜雖壽猶有竟時騰蛇乘霧

終爲土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盈
縮之期不但在天養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

詠志

龜雖壽四解。魏武東門行。

置酒晏友生高會臨踈櫺芳俎列嘉肴山罍蒲春青廣
樂充堂宇絲竹橫兩楹邯鄲有名倡承閒奏新聲八音
何寥亮四座同歡情舉觴發湛露銜杯詠鹿鳴觴謠可
相娛揚解意何榮顧歡來義士暢哉矯天誠朝日不夕
盛川流常宵征生猶懸水溜死若波瀾停當年貴得意
何能競虛名

宋孔欣置酒高堂上。

垂柳覆金堤靡蕪葉復齊水溢芙蓉沼花飛桃李蹊採

桑秦氏女織錦竇家妻關山別蕩子風月守空閨恒歛
千金咲長垂雙玉啼盤龍隨鏡隱彩鳳逐帷低飛翬同
夜鵲倦寢憶晨雞暗牖懸蛛網空梁落燕泥前年過代
北今歲徃遼西一去無消息那能惜馬蹄

薛道衡昔昔
鹽

元太祖深沉太夏用兵如神故能滅國四十遂平西夏定
西域太宗有寬弘之量信任賢臣量時度宜庶民樂業
時稱治平約宋滅金國勢愈昌定宗以母后稱制加之
連年大旱人不聊生憲宗雄毅寡言不好宴侈屢立大
功至世祖帝仁明英武故能混一區宇坐致太平求賢
納練知人善任矣臣如許衡姚樞劉秉忠史天澤王鶚

李道復等謀謨廟堂武將如伯顏阿里海涯張弘範李恒董文炳等攻城掠地大闡嘉猷制禮作樂民物阜康夷狄之盛古未有也成宗垂拱而治善於守成武宗封爵太盛至元大德之政稍有變更仁宗聰明恭儉通達儒術愛養民力孜孜爲治一遵世祖成憲爲元盛德宇文之主矣英宗用法無私果於誅戮奸黨畏罪遂爲所弑泰定以支庶入繼災異數見君臣之間未見其引咎責躬之實然能知祖宗之法以行天下無事號稱治平斯其足稱明宗迎立朔漠文宗攝位改元行幄暴崩文宗難逃弑逆詔除廟主豈不宜哉寧宗幼冲月餘而斃

至于順帝性柔少斷奸臣伯顏哈麻相繼弄權朝政日紊至元三年廣州賊朱光卿自稱大金國自後群盜蜂起稱弥勒佛治世迭興迭滅至正十一年妖人劉福通徐壽輝等又以白蓮會燒香聚衆紅巾爲號天下大亂時韓林兒據中原陳友諒據湖廣方國珍據浙東張士誠據浙西胡玉珍據四川陳有定據福建何真據廣東劉益據遼陽毛貴田豐據山東朝廷命將如擴廓帖木兒孛羅帖木兒李思齊張良弼等自爲讐敵連年攻擊帝復不悟迎西蕃僧行運氣之術教宮女作天魔之舞不恤政事荒於淫樂致群雄割據稱帝稱王垂二十年

曆數屬於大明四海九州復歸一統於戲盛哉是歲
戊申春正月我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
統天大孝高皇帝登寶位于南京建元洪武乾年復中
國之統國號曰大明傳國祚於萬萬年矣黎古岡論

劉氏鴻書卷

第一百六卷

紀龐部九

補遺三

十藪

杞憂

五事

百八道君

不雨

殷人喜

殷國妖

靈王二臺

南子

銅鞮伯華

阮師刀

七扎弓

夢赤熊

罷推車

鑿涇水

獻豕

當武安君

姬爭后

未知稅駕

弗與一布

嫪毐驕奢

蠡舟墨水

陛下已壯

大怒干齋

王慙更服

戒微行

曹褒正禮

張奐伏羗

萬世之秋

誠兄子

長久之計

中台之位

抵肉

督郵顏回

奇名字

曹植詩

報父讐

吾志足矣

不能為郎

羊陸交讐

戲般

携箸飲噉

祭梁鴻文

當求柱國

綠珠篇

東國西國

龍淵善相

天子在門

着百戲衣

餅說

張僧繇

急淚

三穴

沈光誓戰

殿脚女

無粉本

剩天子

秦叔寶

勾當羣牧

張紅

佛寶諸香

靈芳國

與朕作主人

飲鴆不死

甘露羹

小女拒賊

高歡趣蒲津

鄧氏剛決

殺雞刀

嬖妾解愁

蜀王衍

李景讓母

軍莫有變

議汰穴食

能子能臣

三洲人

芍藥名將離

易林深旨

儒吏論

宋玉賦

古樂府

琴歌編蓬

菊水芳馨

情不能已

卜放人

於陵先生

張循王兄

重更自變

謝太公金

謝子淵

高僧謝青

陸九淵

謝子淵

相識不

甘霖

小文

謝實

謝實

謝實

秦

秦

秦

魏

魏

魏

急

急

急

劉氏鴻書一百六

宣城劉仲達 纂輯

紀龐部 九

太史湯賓尹 刪正

補遺 三

十藪魯有大野今高平鉅野東北大澤也晉有大陸今鉅鹿北廣河澤也秦有陽陜今扶風汧縣西也宋有孟諸今梁國睢陽縣東北也楚有雲夢今南郡華容縣東南巴丘湖也吳越之間有具區今吳縣南太湖即震澤也齊有海隅海濱廣斥燕有昭余祁今太原鄆陵縣北澤是也鄭有圃田今滎陽中牟西圃田澤是也周有焦

護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爾雅

杞國有人憂天崩地墜身無所寄廢寢與食又有憂彼所憂往曉之曰天積氣耳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耶對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墮亦不能中傷其人曰柰地壞何對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何憂其壞其人大喜列子

爰用五事建用皇極一曰貌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枉厥罰常雨厥極惡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雞禍次二曰言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咎僭厥罰常陽厥極憂時則有詩效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大禍三曰視視之不

明是謂不哲厥咎豫厥罰常燠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時則有果蟲之孽次四曰聽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常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豕禍火五日思思之不睿是謂不聖厥咎霧厥罰常風厥咎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垂孽時則有牛禍王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霧厥罰常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時則有龍蛇之孽時則有馬禍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尚書

大傳

玉皇諸錄有百八道君羣仙隨業以補其職三善道者聖真仙也上品曰聖中品曰真下品曰仙三清之間各

有正位聖登玉清真登上清仙登太清玉清有太省宮
殿皇帝王公卿大夫吏民率以聖呼之如聖皇聖帝之
類是也男女貴賤各有次第上清有玄都玉京七寶紫
微率以真呼之太清有太極宮殿率以仙呼之其上清
太清品位列男女次第之統數與玉清同

大真科

春夏兩日而不雨甲乙命爲青龍又爲火龍東方小童
舞之丙丁不雨命爲赤龍南方壯者舞之戊巳不雨命
爲黃龍壯者舞之庚辛不雨命爲白龍又爲火龍西方
老人舞之壬癸不雨命爲黑龍北方老人舞之如此不
雨潛處闔南門置水其外開北門取人骨埋之如此不

雨命巫祝而暴之暴之不雨神山積薪擊鼓而焚之

農求雨書

神

武王入殷商都置旌於商容之廬命召公釋箕子之囚
賜貝千朋命原公釋百姓之囚歸琬臺之珠玉命南宮
适散鹿臺之財發巨橋之粟以賑貧民命南宮伯達史
逸遷九鼎於洛邑命閔天封比干之墓命宗祀饗祀於
軍微子膠鬲皆委質爲臣殷人咸喜曰王之於人也死
猶封其墓况其生者乎王之於賢仁也亡者猶表其廬
况其存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况其復藉者乎
王之於色也在者猶歸其父母况復徵之乎

帝王世紀

武王伐殷得二丈夫而問之曰殷國之將亡亦有妖哉
乎其一人對曰有殷國嘗有兩石大者如壘小者如箕
嘗六月而雪深尺餘其一人對曰是非殷國之大妖也
殷國之大妖四十七章殷君喜殺人喜以人飴虎喜割
人心喜殺孕婦喜殺人之父狐人之子喜刑禍喜以信
爲欺欺者爲忠忠諫者不實以君子爲下小人爲上以
便佞爲相政苛令暴萬民愁苦好田獵畢弋走狗飾爲
喜修池臺宮七十有三所大宮百里喜爲酒池糟丘而
牛飲者三千人喜聽讒用譽無功者賞無尺丈無錙銖
無秤衡無功賞無罪誅此殷國之妖也 六韜

周靈王宮中二十三年起艮昭之臺二名宣昭之臺聚
天下異木神工得嶠谷隱生之樹臺周足矣其木有龍
蛇百獸之形飾水精爲泥高百丈升之以望雲色時有
弘能招致神異王登臺忽見二人乘空而至乘遊飛之
輦駕以青螭其衣皆絳緝毛羽王卽迎之上席時天下
大旱地裂木然一人先唱能爲霜雪引氣一噴則雲起
雪飛坐者皆口禁井池水堅可琢久設狐腋素裘紫熊
大褥是西域所獻施於臺上又一人以指彈席上而暄
風入室裘褥皆棄臺下 拾遺記

孔子返衛衛夫人南子使人謂之曰四方君子來者必

見寡小君孔子不得已見之夫人在錦帷中孔子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之聲璆然

典畧

孔子喟然歎曰向使銅鞮伯華無死天下其定矣子路曰願聞其爲人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出其老也有道而能下人有此三者以定天下何難乎子路曰幼而好學壯而有勇則其可也若夫有道誰下哉子曰由汝不知也吾聞以衆攻寡無不克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者周公居家宰之尊制天下之政猶下白屋之士日見百七十人斯豈以無道也欲得士之用也惡有道而無天下君子者乎

家語

古有阮師之刀天下之所寶貴也初阮之作刀受法於金精之靈七月庚辛見金神於冶監之門其人光色燁燿向而再拜神執其手曰子可教也既致之開宴設饌而問焉金神教以水火之齊五精之鍊用陰陽之候取剛軟之和三年作刀千七百七十口其刀平背夾刀方口洪首截輕微絕絲髮之系所堅剛無變動之異

物理

論

晉平公使工爲弓三年乃成射不穿一札公怒將殺工其妻見公曰妾之夫造此弓亦勞矣幹生泰山之阿一日三觀陰三觀陽傳以燕牛之角纏以荆麋之筋糊以

河魚之膠此四者天下之選也而不穿一札是君不能射也妾聞射之道左手如拒石右手如附支右手發箭左手不知公以其儀而穿七札弓工立得出賜金三鎰

列女傳

晉平公夢見赤熊闚屏惡之而有病使問子產子產曰昔共工之卿曰浮遊既敗於顓頊自沒沉淮之淵其色赤其言善咲其行善顧其狀如熊常爲天王祟見之堂用正天下者死見堂下則邦人駭見門則臣憂見庭則無傷窺君之屏病而無傷祭顓頊共工則瘳公如其言而疾間

瑣語

趙簡子上羊關阪羣臣皆偏袒推車而唐會擔戟行歌簡子曰寡人上阪羣臣推車會獨行歌不推車是會爲臣而侮其主其罪何若對曰臣侮主之罪當死死者身死妻子爲戮也君雖聞爲臣侮主之罪君亦聞爲人君而侮其臣者乎簡子曰何若對曰智者不爲謀辨者不爲使勇者不爲鬪夫智者不爲謀則社稷危辨者不爲使則指事不通勇者不爲鬪則邊境侵三者不使則君難保簡子乃罷推車

新序

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無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抵瓠口爲渠並北山東注渭

三百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爲
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卒使就渠渠就而用注四萬餘
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爲沃野秦以富強因命曰鄭

國渠

史記

朔人獻燕昭王以大豚曰養奚若使曰豕也非大圃不
居非人便不珍今年百二十矣人謂豕仙王乃命豕宰
養六十五年大如沙墳足如不勝其體王異之今衡官
橋而量之折十橋豕不量又命水官舟而量其重千鈞
其巨無用燕相謂王曰奚不嚮之王乃命水夫膳之夕
見夢於燕相曰造化勞我以豕形食我以人穢吾患其

生从矣仗君之靈得化吾生始得爲魯津之伯燕相游
乎魯津有赤龜奉臂而獻一二夜光珠

苻子

趙孝成王曰誰能當武安君平原君曰渾池之會臣秦
武安君小頭而銳瞳子黑白分明視瞻不轉小頭而銳
斷敢行也目黑白分見事明也視瞻不轉執志強也可
與持久難與爭鋒廉頗足以當之

嚴尤三將敘

中山陰姬與江姬爭爲后司馬喜請見陰姬公爲畫計
公稽首曰誠如君言喜卽奉書詣中山王曰臣聞趙強
卽中山弱臣能弱趙而強中山中山王悅而見之喜曰
臣願乞之趙觀其地形險阻人民貧富君臣賢不肖商

推爲資未可豫陳也乃見趙王曰臣聞趙天下善爲音
容佳麗之所出也今來至境入都邑人民謠俗容貌后
色殊無佳麗好美者以臣所見多以周流無所不至未
嘗見人如中山陰姬者不知者將以爲神其容貌顏色
過絕人矣乃其眉准頰權衡犀角偃月彼乃帝王之后
非諸侯之姬趙王大悅曰吾願請之何如對曰非臣所
敢議願王無泄喜歸報中山君曰趙王非賢王也不好
道德而好聲色不好仁義而好勇力聞其乃欲請陰姬
中山君作色不悅喜曰趙強國也請之必矣王不與之
卽社稷危與之卽爲諸侯笑王立爲后以絕趙王請可
也遂立爲后趙王亦無請也

戰國策

李斯長男由爲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
公子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令皆斯前
爲壽門庭車騎以千數李斯慨然而嘆曰嗟乎吾聞之
荀卿曰物禁太盛斯乃上綦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
其驚困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
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者也

太平御覽

蘇秦困不得志如趙逢其隣子易水上從貸布一疋約
價千金鄰子弗與一布爲千金之償利極厚矣而鄰子
不與彼知千金非秦所有而不知秦能有之於異時也

衛青少時有一鉗徒相青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
得無笞罵卽足安得封侯事平方貧賤時豈惟人不已
信已亦不能自信矣

餘冬序錄

秦始皇太后不謹幸郎嫪毐封爲長信侯爲生兩子毐
專國事浸益驕奢與侍中左右貴臣棋博飲酒爭言而
鬪瞋目大呼曰吾乃皇帝之假父也寡人子何敢與我
亢所與鬪者走自始皇始皇大怒毐因作亂戰咸陽宮
始皇取毒四支車裂之取其兩弟囊僕殺之取皇太后
遷之咸陽宮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諫者戮而殺之闕下
諫而死者二十七人茅焦乃上謁諫始皇遂以千乘萬

騎自迎太后歸咸陽太后喜大置酒待茅焦及飲太后

曰抗在令直使敗更成安秦社稷使妾母子復得相會

茅君之力也

太平御覽

秦始皇好神仙之事求天下異術有宛渠之民乘蠡舟
泛黑水而至於雍部始皇與之語及天初開之時如親
見始皇問曰聞子明於見遠願聞其術對曰臣之國去
咸池日沒之所九萬里焉日月之所不照以萬歲爲夜
其晝則天豁然中開濶數百丈萬歲還合則爲一日也
及其爲夜瑊燦燦以代日光此石出於然山其土石皆
自光明鑌斬皆火出大如栗則暉曜一室昔炎帝時火

石國人獻此石也

王子年拾遺記

武帝時有所幸倡郭舍人者發言陳辭雖不合道然令人主和悅武帝少時東武侯母常養帝帝壯時號曰大乳母率一月再朝朝奏入有詔使幸臣馬遊卿以帛五十疋賜乳母有詔得令乳母乘車行馳道中當此之時公卿大臣皆敬重乳母乳母家子孫奴從者橫暴長安中當道製頓人車馬奪人衣服聞於中不忍致之法有司請徙乳母家室處之於邊奏可乳母當入至前面見私乳母先郭舍爲下泣舍人曰卽入見辭去勿疾步數還顧乳母如其言謝去郭舍人卽言罵之曰咄老女子

何不疾行陛下已壯矣寧向須汝乳而活耶於是武帝憐之乃下詔止無徙乳母

史記

北海周澤字雉都爲太常恒齋有疾其妻憐其年老被病闕內問之澤大怒以爲干齋掾吏叩頭爭之不聽遂收送詔獄并自劾謝論者譏其激發不實又諺曰居世不諧爲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旣作事復低迷

漢官儀

河間王政傲狠不奉法帝以待御史沈景有彊能擢爲河間相景到國謁王王不正服箕踞殿上侍郎贊拜景特不爲禮問王所在虎賁曰是非王邪景曰王不服常

人何別今相謁王豈謁無禮者邪王慙而更服景然後拜出請王傳責之曰前發京師陛見受詔以王不恭使相檢督諸君空受爵祿曾無訓導之義因捕諸姦人奏案其罪出寃獄百餘人政遂改節悔過自修

涉世雄談

上嘗至柏谷夜投亭長亭長不內乃宿於逆旅逆旅翁謂上曰汝長大多力當勤種稼穡何忽帶劍羣聚夜行動衆此不欲爲盜則淫耳土默然不應有頃還內上使人覘之見翁方嬰少年十餘皆持弓矢刀劍欲圖上嫗曰吾觀此丈夫非常人也不如因禮之出謂上曰此翁好飲酒狂悖今日且令公子安眠無他因殺雞作食平

時上去是日還宮乃召逆旅夫妻見之賜嫗金十斤其夫爲羽林郎自是懲戒希復微行

漢武故事

詔召玄武司馬班固問定禮制之儀固曰京師諸儒多能說禮宜廣招集共議失得帝曰作舍道傍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爲聚訟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者堯作大章一夔足矣章和元年乃召曹褒詣嘉德門持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勅褒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經令宜依制條使可施行褒於南宮東觀考正舊禮上自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以爲一百五十篇

范

曄後漢書

南匈奴左薁鞬臺耆等反東羌復舉種應之安定屬國都尉張奐初到職壁中唯有二百許人聞之卽勒兵出軍吏叩頭爭止之不聽遂進屯長城收兵遣將王衛招誘東羌因據龜茲縣使匈奴不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奐共擊薁鞬等破降之羌豪遺奐馬二十匹金鏃八枚奐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厩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還之前此八都尉率好財貨爲羌所患苦及奐正身潔已無不悅服威化大行

涉世雄談

齊武王縯字伯升光武之長兄也性剛毅慷慨有大節自王莽篡漢常憤憤懷復社稷之慮不事家人居業傾身破產交結天下雄俊莽末盜賊羣起南方尤甚縯召諸豪傑計議曰王莽篡虐百姓分崩今枯旱連年兵革並起此亦天亡之時復高祖之業定萬世之秋也衆皆然之

後漢四王傳

漢馬援誡兄子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而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褵申父母之誠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公正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

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
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之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勅
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
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

漢書

光武問趙憙以長久之計憙請遣諸王就國上遂遣魯
王興齊王石就國初馬援兄子壻王磐平阿侯仁之子
也王莽敗磐擁富貲爲游俠有名江淮間游京師與諸
貴戚友善援謂姊子曹訓曰王氏廢姓也子弟當屏居
自守而反游京師長者用氣自行多所陵折其敗必也
後歲餘磐坐事死磐子肅復出入王侯邸第時禁網尚

疎諸王皆在京師競修名譽招游士馬援謂司馬呂种
曰建武之元名爲天下重開自今以往海內日當安耳
但憂國家諸子並壯而舊防未立若多通賓客則大獄
起矣卿曹戒慎之至是有上書告肅等受誅之家爲諸
王賓客慮因事生亂會更始子壽光侯鯉得幸於沛王
怨劉盆子結客殺故式侯恭帝怒沛王坐繫詔獄三日
乃得出因詔郡縣收捕諸王賓客更相牽引死者千數
呂种以與其禍臨命歎曰馬將軍神人也

後漢書

蔡茂字子禮建武二十年代戴涉爲司徒在職清儉匪
懈茂初在廣漢夢在大殿之極上有三穗禾茂跳取之

得其中穗輒復失之主簿郭賀離席慶曰大殿者官府之形象也極而有禾人臣之上祿也取其中穗中台之位於字禾失爲秩雖曰失之乃以得祿秩也衮職有闕君其補之旬月而茂徵焉辟賀爲掾

范曄後漢書

李充延平年中詔公卿中二千石各舉隱士大儒務取高行以勸後進將徵充爲博士侍中大將軍鄧騭貴戚傾時無所下借以亮高節每卑敬之嘗置酒請賓客滿堂酒酣騭跪曰幸託椒房得列上將幕府初開欲辟天下奇偉以匡不逮惟諸君博求其器充乃爲陳海內隱居懷道之士頗存不合騭欲絕其論以肉噉之充抵肉

於地曰說士猶甘於肉遂出徑去騭甚望之

後漢書

宋穆之年二十爲郡督郵迎新太守到界上太守見穆之問曰君年少爲督郵將因族世自有令德穆之曰郡中瞻仰明公以爲孔子非顏淵不敢使迎太守大奇其才問曰貞婦孝子隱闇未彰言於府穆之曰方今聖化大行文武未墜於地家有貞婦戶有孝子比屋連棟不可勝記太守歎曰吾非仲尼督郵所謂顏回者也

漢記

張璠

吳主孫休創八字名其子

電

苒

苒

舜

何音礦

鉅

莽

昱

舉

寇

褒

熒

擁

武后命宗秦客改十二字行之制以

聖爲名取日月當空之義南漢劉巖亦制龔字儼爲名
取飛龍在天之義其妄如此魏江式言世易風移文字
改變篆形錯繆隸體失真談辨之士加以意說炫惑於
時乃以追來爲歸巧言爲辨小兒爲魏神蟲爲蠶如斯
甚衆顏氏家訓云北朝喪亂之餘書迹鄙陋加以專輒
造字乃以百念爲憂言反爲變不用爲罷更生爲甦先
人爲老如此非一徧滿經傳二公之言其致感於同文
之盛乎唐君臣正論武后改易新字如以山水土爲地
十千萬萬爲年永主久王爲證長正主爲聖一忠爲臣
一生爲人一人大吉爲君然嘗攷之但有莖季思生四

字合證作鍾君作周與正論所言不同宋人記其時有
上俗書者養爲矮養爲齋閨爲穩奎亦爲穩仆音嫻小
兒也丕音勒人瘦弱也丕音終人亡絕也孛音臘人不
能舉足也妖音大大女及姊也丕音礪山石之巖窘也
門音攬門橫關也余音酋言人在水上也次音魁言沒
人水下也門和馘切言隱身忽出驚人之聲也乜音胡
言多髭也并東敢切以石擊水之音也如此者不一而
足字義雖甚淺鄙而偏傍亦有依附今雲南夷俗謀訟
彼欲誣陷人動曰𦍋灌賴之事𦍋字惟見雲南耳餘冬
厚錄

魏陳王曹植詩曰有美一人被服織羅妖姿艷麗蒼若
春花紅顏韡曄雲髻峩峩彈琴撫節爲我絃歌清濁齊
均旣亮且和取樂今日遑恤其他又雜詩曰南國有佳
人容華若桃李朝遊江海岸夕宿瀟湘沚時俗薄朱顏
詎爲發皓齒俛仰歲時暮榮曜寧久恃又美女篇曰美
女妖且閑採桑岐路間攘袖見素手皓腕約金環頭上
金爵釵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木難羅衣何
飄颻輕裾隨風還顧盼遺光彩長笑氣若蘭行徒用息
駕休者以忘食借問女何居乃在城南端青樓臨大路
高門結重關容華暉朝日誰不希令顏

藝文類聚

尹牙字猛德太守南陽滿寵下車牙以德進幹任喉舌
寵雖當國厚祿而懷愧戚見於顏色牙常用怪焉曰伏
見明府四節悲歎有慘瘁之思何也寵謂牙曰父爲毛
周張所害重仇未報並與戴天非孝子雖官尊祿重而
耻未報是以長愧而無耻也聞孝馬牙與校園交通遂
充騶馬之戢乃先醉張近侍以夜解縱諸馬令之亂駭
知張必將今起伏側階下張果出問其故牙因手刃張
首而還

廣州先賢傳

先主遣少府徐詳至魏魏太祖謂詳曰孤比者若越橫
江之津與孫將軍遊姑蘇之臺獵長洲之苑吾志足矣

詳對曰大王欲奉至尊以合諸侯若越橫江而遊姑蘇是踵亡秦而蹈夫差恐天下事去矣太祖曰徐生得無逆詐乎

吳志

丁邕字叔春正直不撓舉孝廉爲郎以令史次輔也世祖改用孝廉選邕補爲郎邕稱疾不就詔問實病羞爲郎乎對曰臣實不病以孝廉爲令史職爾世祖怒使虎賁杖之數千詔問欲爲郎否邕曰能殺臣者陛下也不能爲郎者臣也詔出不爲郎

三輔次錄

羊祜爲征南大將軍督荊州諸軍事祜以孟獻營武牢而鄭人懼晏嬰城東陽而萊子服乃進據險要開建五城取膏腴之地奪吳人之資右城以西盡爲晉有自是前後降者不絕乃增修德信以懷柔初附慨然有吞吳之心每與吳人交兵尅日方戰不爲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詐之策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人有掠吳二兒爲俘者祜遣送還其家後吳將夏祥邵顛等來降二兒之父亦率其屬與俱吳將陳尚潘景來寇祜追斬之美其死節而厚加殯斂景尚子弟迎喪祜以禮遣還吳將鄧香掠夏口祜募生縛香旣至宥之香感其恩率部曲而降祜出軍行吳境刈穀爲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衆江沔遊獵常止晉境若禽獸先爲吳人所傷而

爲晉兵所得者皆封還之於是吳人翕然悅服稱爲羊公不之名也祐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稱祐之德量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也抗嘗病祐饋之藥抗服之無疑心士多諫抗抗曰羊祐豈醜人者時談以爲華元子反復見於今抗每告其戍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孫皓聞二境交和以詰抗抗曰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况大國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於祐無傷也晉史

夏統字仲御會稽人常學戲般其母疾市藥於洛陽賈充問而訪之曰卿居海作何戲仲御曰能戲般耳充因

命焉仲御卽登舟鼓柁爲鯨鮪之歌學鯨鮪之狀俄雲霧杳冥白魚躍入其舟充甚異之因就與語仲御不對充整服謝之仲御引車而去弗之見也充乃歎曰可謂休人心石哉初仲御在鄉人也或說之使任仲御勃然作色謂之曰我安能遂俗低眉下意乎聞君之言不覺韓毛競豎白汗四匝頰如渥丹心如炙舌不住齒口不能將兩耳閉塞雙眸俱瞑也遂竟不往王隱晉書

崔瞻在御史臺恒於宅中送食備盡珍羞別室獨食處之自若有一河東人士姓裴亦爲御史伺瞻便往造焉瞻不與交言又不命七筯裴坐觀瞻食罷而退明日裴

自携七筋恣情飲噉瞻方謂裴云我初不喚君食亦不
共君語君遂張不拘小節昔劉毅在京口冒請鶩炙豈
亦異於是乎君定名士於是每與同食北齊書
晉隆安四年陳郡周顥文以蘊藻行潦祠於梁先生之
墓夫子邁志箕穎塵垢離俗骨秀風霜性淳寡欲娶待
偕隱之儷文絕陪臣之錄遂負策周魯之郊逆旅吳會
之阿可謂高奇絕倫孤生莫和者也後學撫牘得人在
文忽以知命而展其墳芒芒積草有馥餘芬昔先生過
延陵而想季經海隅而感連荀踐迹而趣合亦斷金於
當年周顥文祭梁鴻文

李敏美姿容善騎射開皇初周宣后樂平公主有女娥
英妙擇婚對勅貴公子弟集弘聖宮者日以百數公主
選取敏禮儀如帝女後將侍宴公主謂敏曰我以天下
與至尊唯一女夫當爲汝求柱國若授餘官慎無謝及
進見上親御琵琶敏舞大悅爲公主曰敏何官對曰一
白丁耳上謂敏可授儀同敏不荅上曰不滿爾意邪令
授開府又不謝上曰公主有大功於我敏乃拜蹈舞遂
於坐發詔授敏柱國北史

石家金谷重新聲明珠十斛買娉婷此日可憐只自許
此時可愛得人情君家閨閣不曾難恒持歌舞借人看

意氣雄豪非分理驕矜勢力橫相干辭君去終不忍徒
勞掩面傷鉛粉百年離別在高樓一代紅顏爲君盡喬
知之綠珠篇

梁琛使秦琛從兄奕先在秦爲尚書郎會罷秦主欲令
琛止奕舍琛語有司曰昔諸葛亮兄弟各處三國及其
聘集公朝相見退無私面君子之志余敢忘乎竟不止
奕數就邸舍因問東國起居琛曰今二方鼎據兄弟並
蒙附寵論心各有所在今欲以東國事語君恐非西國
之所欲聞何以見問燕書

有龍淵者桓靈時善相人也於聽聲音尤妙二千石相
者龍淵下床贊之令長起侍贊之自六百石以下皆坐
而言之先相張濟當以財得三公濟常依淵以觀視有
相者輒往求之會解瀆侯往相至門問當有至相何憂
貧乎侯去淵謂濟曰可厚事之濟遂往盡爲償債別數
百萬修居業桓帝崩無嗣解瀆侯入爲太子而濟遂至

司空

始學篇注

宋高祖微時嘗遊會不過孔靜宅靜正晝臥有神人衣
服非常謂之曰起天子在門旣而失之靜遽出適與帝
遇延入結交贈遺臨別執帝手曰卿後必當大貴願以
嗣身爲託帝許之及定京邑靜自山陰令擢爲會稽內

史述異記

樂浪王萬壽孫忠明帝時位太常少卿孝武帝汎舟天泉池命宗室諸王陪宴忠愚而無智性好衣服着紅羅襦綉作領碧袖袴錦爲緣帝謂曰朝廷衣冠應有常式何爲着百戲衣忠曰自少來所愛情存綺羅歌衣儻服是臣所願帝曰人之無良乃至此乎

後魏書

宋公至長安得姚泓時故太官承程季者了了人也公曰今日之食何者最先季曰仲秋御景離蟬欲靜變變曉風淒淒夜冷臣當此時唯能說餅公曰善季乃稱曰安定噎鳩之麥雒陽董德之磨河東長若之葱隴西蚬

背之犢抱罕赤耻之羊張掖北門之豉燃以銀屑煎以銀鈿洞庭負霜之橘仇池車帶之椒調以濟北之鹽剉以新豐之雞細如華山玉屑白如梁甫銀塗旣聞香而口悶炙見色而心迷公曰善

梁吳均餅說

梁武帝時張僧繇吳人也天監中爲武陵王國侍郎真秘書閣知畫事武帝宗釋佛寺多僧繇畫之時諸王在外武帝思之遣僧繇乘傳寫貌對之如面江陵天皇寺明帝置也內有栢堂僧繇畫盧舍那佛及仲尼十哲帝怪問釋內如何畫孔聖僧繇曰後當賴此耳及後代滅佛法焚天下寺塔獨以殿有宣尼像乃不令毀拆又金

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眼睛卽恐飛去人以為妄誕固請點之須臾雷電破壁兩龍騰乘雲上天二龍未點眼睛者見在又畫天竺二胡僧候景亂散析焉一僧為唐右常侍陸堅所寶堅疾篤夢二胡僧告云我有同友離析多時今在洛陽李家若求合得之當以法功助君堅以錢帛果於其處購得之其疾乃愈

歷代名畫記

宋世祖與羣臣至寵姬殷貴妃墓謂劉德願曰卿等哭貴妃若悲者當加厚賞德願應聲便號慟涕泗交橫上甚悅以為豫州刺史上又令醫術人羊志哭貴妃志亦嗚咽甚哀他日有問志者卿那得此副急淚志荅曰我

爾日自哭亡妾耳

沈約宋書

隋大業中有波斯胡人牧駝於俱紛摩他那之山忽有獅子從地踴出人語謂之曰此山西今有三穴穴中有兵器汝可取之穴中有刀及槊刀甚多石上有文教反叛於是糾合亡命渡桓暢水劫商族其衆漸盛遂割據波西境自立為王波斯沸菴各遣兵討之及為所敗其王姓太倉名噉密模臚白云有國已三十四年歷三王矣

太平御覽

大業中煬帝徵天下驍果之士以伐遼左沈光預焉同類數萬人皆出其下光將詣行在所賓客送至灞上者

百餘騎光酌酒而誓曰是行也若不能建功立名當死於高麗不復與諸君相見矣及從帝攻遼東以衝梯擊城竿長十五丈光昇其端臨城與賊戰短兵接殺數人賊竟擊之而墜未及於地適遇竿上有垂組光接而復上帝望見壯異之馳召與語大悅卽日拜朝請大夫賜寶刀良馬恒致左右親顧漸密

隋書

煬帝開河成取吳越民間女年十五六者五百人謂之殿脚女至於龍舟每綵纜一條女十人牽之間以羊十口時盛暑翰林學士虞世基獻計請用垂柳栽於汴梁兩堤上一則樹根四枝鞠護河堤二則牽舟之女獲其陰三則牽舟之羊食其葉上大喜詔民間有柳一株賞一縑百姓競獻之帝自種一株羣臣次第種方及百姓民謠曰天子先栽然後百姓栽栽畢帝御筆賜垂柳姓

楊曰楊柳也

開河記

唐吳道玄窮丹青之妙大約宗師張僧繇玄宗天寶中忽思蜀中嘉陵江水遂假吳生驛遞令往圖之及迴帝問其狀奏曰臣無粉本並記在身心上遣於大同殿圖嘉陵江三百里山水一日而畢時有李將軍山水擅名亦畫大同殿數月方畢玄宗云李思順數月之功吳道玄一日之跡皆極其妙又畫殿內五龍鱗甲飛動每欲

大雨卽生烟霧吳生常持金剛經當天寶中有庭光與
之水名潛畫吳生真雜講席衆人之中吳生觀之一見
便驚語庭光云老夫貌醜何用圖之

唐畫斷太平御覽

神龍二年吏部尚書蘇瓌案問鄭普思其妻有寵於帝
庶人特勅命對御辨析上屢抑瓌而理普思侍御史范
獻忠歷階曰臣請先罪蘇瓌上問其故曰蘇瓌國之大
臣荷榮貴久矣不能斬逆賊而後聞奏令使眩惑天聰
搖動刑柄而普思反狀昭露陛下曲爲申理此則王者
不死令聖躬萬福豈有刺天子耶臣請先死終不能事
普思上意乃解獄遂定

唐書

唐太宗每當大陣望賊中驍將銳士炫曜人馬出入來
去者意頗怒之輒命秦叔寶往取焉叔寶應命躍馬負
鎗而進必刺之萬衆之中人馬俱倒太宗因以是重之
叔寶亦以此頗自矜尚貞觀以後恒多病病每謂人曰
吾少長戎馬所經二百餘陣屢中重瘡計吾前後出血
亦數斛矣何能不病乎及卒太宗甚傷惜久之贈徐州
都督陪塋於昭陵令所司於其塋內立石人馬以旌戰
之功焉

唐書

貞觀初僅有牧牝三千匹從赤岸澤徙之隴右十五年
始令太僕卿張萬歲勾當羣牧至麟德四十年間馬至

七十萬六千匹置八使願六監初置四十八監跨蘭渭秦原四州之地猶爲隘狹更析八監布於河曲其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儀鳳三年少卿李思文檢校隴右諸牧監方稱使爾後或戎狄外侵或牧圉垂散洎乎垂拱漸耗大半開元初牧馬二十四萬匹十三年加至四十五萬匹初有牛三萬五千頭是年有五萬頭初有羊十一萬二千口是年有二十萬六口盛於垂拱

唐紀

大曆初有才人張紅者本與父唱歌丐於衢路因過將軍韋青所居青於看街窓中聞其歌喉嘹亮仍有美色卽納爲姬其父亦舍於後戶優給之乃自得其藝穎悟

絕倫當有樂工自撰一曲卽古曲長命西河女也加減其節奏頗有新聲未進間先印可於青青潛令紅於屏風後聽之紅乃以小豆數合以記其節拍樂工歌罷青因入問紅何如紅曰已唱得矣青出給云某有女子弟久曾唱非新曲也卽令隔屏唱之一聲不失樂工大驚異遂請相見歎伏不已乘云此曲先有一聲不穩今已正矣尋達上聽翌日召入宜春院寵澤隆異宮中號爲記曲娘子尋爲才人一日內使奏韋青卒上告紅紅乃於上前嗚咽奏云妾本風塵丐者一旦老父死有所歸致身入內皆自韋青妾不忍忘其恩一慟而絕上嘉歎

之久之卽贈昭儀高青者本土人也嘗自爲詩云三代
掌綸誥一身能唱歌青官至金吾將軍

樂府雜錄

波利質多羅香拘鞞陀羅樹香曼陀羅花香曼殊沙華
香須曼那華香闍提華香末利花香簷蔔花香波羅花
香青蓮花香白蓮花香赤蓮花香旃檀香沉水香多摩
羅拔香多伽羅香象香馬香男香女香

事物紀原

後唐時龍輝殿內安假山水一鋪沉香爲山阜薔薇水
蘇合油爲江池苓藿丁香爲林樹薰陸爲城郭黃碧檀
爲屋宇白檀爲人物方圓一丈三尺城門揭一小牌曰
靈芳國

德宗皇帝以朱泚之難幸梁洋中書舍人齊映從駕至
北以見旌旗蔽野上心駭謂泚之追兵疾路至此見梁
師嚴震具軍容拜馬前敘君臣離亂流涕久之上喜令
震登馬與朕作主人映曰嚴震與至尊導馬御膳自有
所司頃之上次洋州行宮召映責以儒生不達兵機烟
塵時務姑息主帥映奏曰山南士庶只知有嚴震不知
有陛下且今天威親臨令巴蜀士民知天子之尊亦足
以盡嚴震爲臣子之節上歎之良久震聞特拜謝映時
議多之卽此川也

唐史

賈直言父道冲德宗朝漏洩禁中事帝怒賜鴆酒直言

白中使請自執器以飲父因自飲之立死酒自左足洞出復生使具奏流其父并直言於南海遇赦還以勁直聞爲鄆帥以縻郡職劉悟殄東平之強直言之謀也朝廷以功就徵拜諫議大夫悟上表乞番委以戎事太和初授絳郡太守每話所經之事自云始飲鳩志在必死岑然覺痛治五內至支節其痛愈於鑽灼摩頂放踵不可名狀天陰則又甚焉胗其胫及足脛色皆如墨有傷攻出六濃液紫瘀臭敗逆搶人鼻達數十步外唯食啖無減始知何遜之好不誣矣自絳除壽春竟終天年七十有六

續定命錄

李林甫子壻鄭平爲戶部員外嘗與林甫同處一日林甫就院省其女遇平方櫛髮見林甫坐處甘露羹取而食之曰縱當華皓必轉髮黑明日果有中使至賜林甫食中有甘露羹遂以與平平食訖一旦髮毛如鬢嶺表異錄曰交趾之人重不祿羹羹以羊鹿雞猪肉和骨同一釜煮之令極肥濃漉去肉進之葱姜調以五味貯以盆噐置之盤中羹中有嘴銀杓可受一升卽揖讓多自主人先舉卽滿斟一杓內嘴入鼻仰首徐傾之飲盡傳杓如酒巡行之喫羹了然後續以諸饌謂之不錄會交趾人或經營事務彌縫推要但備此會無不諧者

明皇雜錄

荀崧小女灌幼而奇節崧爲襄城太守爲杜曾所圍力弱食盡欲投於故吏平南將軍石覽計無所出灌時年十三乃率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賊追甚急灌篤厲將士且戰且前得入揚山獲兔向覽乞師又爲崧書與南中郎將周訪仍結弟兄訪卽遣子撫率三千人會石覽俱救崧賊聞兵至散走灌之力也

華陽國志

東魏高歡將兵二十萬趣蒲津使高敖曹將兵三萬出河南時關中饑魏宇文泰所將不滿萬人屯恒農五十餘日聞歡將濟河乃引兵入關敖曹遂圍恒農長史薛琬言於歡曰西人連年饑饉故冒死入陝州欲取倉粟

今敖曹已圍陝城粟不得出但置兵諸道勿與野戰及於秋其民自應餓死寶炬黑獺何憂不降願勿渡河侯景曰今茲舉兵形勢極大萬一不捷猝難收斂不如分爲二軍相繼而進前軍若勝後軍全力前軍若敗後軍承之歡不從自蒲津濟河至馮翊謂魏刺史王羆曰何不降羆大呼曰此城是王羆家欲死者來歡知不可攻乃涉洛軍於許原西泰至渭南徵諸州兵皆未曾欲進擊歡諸將以衆寡不敵請待歡更西以觀其勢泰曰歡若至長安人情大擾今及其新至可擊也卽造浮橋於渭令軍士齎三日糧輕騎渡渭十月至沙苑距東魏軍

六十里諸將皆懼宇文深獨賀曰歡鎮撫河北甚得衆心以此自守未易可圖今懸師渡河非衆所欲獨歡耻失寶泰復諫而來所謂忿兵可一戰擒也願假深一節發王羆之兵邀其走路使無遺類泰遣順昌公達奚武覘歡軍武從三騎皆效歡將士服至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往徃撻之具知敵之情狀而還歡聞泰至引兵來會李弼謂泰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陳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泰從之背水東西爲陳李弼趙貴爲左右拒命將士皆偃戈於葦中約聞鼓聲而起時晡時東魏兵至斛律羨舉曰黑獺舉國而來欲一死決渭曲葦深土濇無所用力不如緩與相持密分精銳徑撩長安巢穴旣傾則黑獺不戰成擒矣歡曰縱火焚之何如侯景曰當生擒黑獺以示百姓若燒歿誰復信之彭樂盛氣請鬪曰我衆賊寡何憂不克歡從之東魏兵望見魏兵少爭進擊無復行列泰鳴鼓士皆奮起合戰李弼等帥鐵騎橫擊之東魏兵中絕遂大破之歡欲收兵更戰衆已盡去斛律金曰衆心離散不復用宜急河東歡乃馳去夜渡河喪甲士八萬人鎧仗十八萬泰追至河上選留甲兵二萬餘人餘悉縱歸李穆曰高歡破膽矣速追之

可獲泰不聽還軍渭南所徵之兵甫至乃於戰所人種
柳一株以旌武功侯景言於歡曰黑獺驟勝而驕必不
爲備願得精騎二萬徑往取之歡以告婁妃妃曰設如
其言景豈有還理得黑獺而失景何利之有歡乃止高
數曹聞歡敗釋恒農退保洛陽

五代史

周行逢妻鄧氏陋而剛決善治土嘗諫行逢闢法大嚴
行逢怒鄧氏因之村墅遂不復歸行逢屢遣迎之不至
一旦自率童僕來輸稅行逢就見之曰夫人何自苦如
此鄧氏曰稅官物也公不先輸何以率下且獨不記爲
里正代人輸稅以免楚棰時邪行逢欲與之歸不可曰

公誅殺太過一旦有變村墅易爲逃匿耳行逢婿唐德
求補吏行逢曰汝才不堪爲吏吾今私汝則可矣汝居
官無狀吾不敢以法貸汝則親戚之恩絕矣與之耕牛
農具而遣之

涉世雄談

蜀張雲立朝謬誇自比朱雲宣徽使景潤澄曰昔朱雲
請斬馬劍以斬張禹今上方只有殺雞刀卿欲用乎雲
曰雞刀雖小亦可斬羣狗潤澄憾之

蜀檮杌

蜀潘炕字凝夢其先河南人有噐量家人未嘗見其喜
怒然嬖於美妾解愁遂風恙成疾解愁姓趙氏其母夢
吞海棠花蕊而生頗有國色善爲新聲及小詩建嘗至

炆第見之謂曰朕宮無如此人意欲取之炆曰此臣下賤人不敢以薦於君其實斬之弟峭謂曰綠珠之禍可不戒耶炆曰人生貴於適意豈能愛死而自不足於心耶人皆服其有守

蜀檮機

蜀王衍荒淫惑於宦人王承休遂決秦州之幸詔下中外切諫母后泣而止之以至絕食衍皆不從前秦州節度判官蒲禹卿叩馬泣血上表累千五百餘言且曰陛下以名教而自節以禮樂而自防循道德之規受師傅之訓知社稷之不易想稼穡之最難惜高祖之基扃似太宗之臨御賢賢易色孜孜爲心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用聽五音而受諫以三鏡而照懷少止息於諸處林亭多看覽於前王書史別脩上德用卜遠圖莫遣色荒勿令酒惑常親政事勿恣閒遊又曰陛下與唐主方申歡好信幣交馳但慮聞道聖駕親行別懷疑忌其或專差使命請陛下境上會盟未審聖躬去與不去又曰陛下纂承以來率意頻離宮闕勞心費力有何所爲此際依然整蹕又擬遠別宸宮昔秦王之鑾駕不回煬帝之龍舟不返又曰忍教置却宗祧言將道斷使蒸民以何托令慈母以何辜若不慮於危亾但恐垂於仁孝又曰劉禪俄降於鄧艾李勢遽難於桓溫皆爲不取

直言不恤政事不信王道不念生靈以至國人心無
一可保山河之險無一可憑衍竟不從行至綿谷唐師
已入其境狼狽而歸遂降魏王繼岌當五代時忠義之
士落落如晨星歐公作史嘗有五代無全人之嘆幸而
有焉則又爲之咨嗟嘆息反覆不置如蒲禹卿之忠諫
非特蜀之所少亦天下所希有也然史中曾不少槩見
但云衍幸秦州羣臣切諫而已豈歐公偶失此耶太平廣記
夏英公既卒其家客鄆陵隣之謹僧有學解客嘗問之
曰英公貪而喜殺其報如何曰以教言之當爲龍耳未
以爲然也他日坐京師遇夏氏故吏語近其生曰往夢

遇公于塗氣貌枯悴白衣故暗問其所在曰爲廬山東
潭龍爾客始驚其後復至京師遇其故人於興國寺其
隣有相語曰廬山東潭龍已去矣客又大驚往問之曰
東潭隱密人所不至往歲木皆立槁人始至其上潭水
清徹有白龍在焉夏日之中水沸而龍歿夜則復生冬
結冰於數歲有僧十餘結廬其上爲之誦經又數歲而
龍去草木復生英公奉釋故當困厄復能致僧爲之作

福後山談叢

李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子幼每自教之宅後
墻陷得錢盈船母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

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學問有成此不敢取遽命撩而築之景讓宦達髮已班白小有過不免捶楚在浙西有牙將迂意杖之而斃軍中憤怒將爲變母聞之出坐廳事立景讓於庭而責之曰天子負汝以方面豈得以國家刑法爲喜怒之資而妄殺無罪之人乎萬一致一方不寧豈惟上負朝廷使垂老之母銜羞入地何以見汝之先人哉命左右褫其衣坐之將撻其背將佐皆爲之請久乃釋之軍中遂安弟景莊老于塲屋每被黜母輒撻景讓然景讓終不肯屬主司曰朝廷取士自有公道豈可効人求關節乎

涉世雄談

徽宗在藥珠宮早膳李石周訥吳玠莫儔入言金人請上出郊議事便回上曰軍前莫有變否朕平日以爵位優卿等今日勿爲小利所誘中書舍人姜堯臣曰去則不得回矣石曰若信堯臣言必誤大事堯臣以笏擊石額血流仆地俄有禁卒報皇后已在南薰門上皇曰我去留未決何故皇后先出后曰昨日李石傳聖旨堯臣曰陛下不信臣言李石暗受金人官爵賣國利已上曰若以我爲質得官家回保祖宗社稷亦無恨矣乃行至南薰門番使催行上曰事果變矣堯臣曰果爲李石所賣番使以骨朵齧其口仆地上曰勿殺吾忠臣四太子

求王婉容為黏罕子婦婉容自刎死高宗自真定府逃
 回單騎至邢州李固渡馬斃肩兩行一日投宿楊姬草
 舍姬長子若水上書乞勿廢皇帝四太子埋土中亂箭
 射殺三人姓名不見於史傳而見於曹勛北狩錄伐醉編
 戶部尚書杏岡李公瓚嘗為兵部主事言東山劉公大
 夏當 孝宗之朝最為得君公亦以天下為任議汰冗
 食凡軍職皆以軍功為準通查裁革既得 旨行之而
 一時侍衛將軍力士之流皆以才藝選初無軍功談司
 失于照詳類行報罷一時闕然時駙馬都尉樊凱管紅
 盔將軍特過兵部為言此輩不宜裁革東山槩拒之凱

積不平適當 駕陞殿凱立午門外語諸人曰爾輩不
 用了昨已奉 旨裁革雖我亦無地位矣蓋激之也眾
 人遂散出 孝宗上殿平昔執灰帶刀之人皆不在儀
 衛簡寂恐恐不安屢顧左右問故既退遂宣樊駙馬面
 究凱奏昨兵部以行裁革去矣 孝宗大聲曰劉大夏
 敢如此 玉色不怡復宣兵部東山至走急氣促不能
 了了而裁革之事悉罷 聖眷遂衰矣夫以東山之公
 忠與 孝廟之有事事機一失乃至于此信乎臣不密
 則失身一時疎略甚可惜也該司可謂無人矣諺云倖
 門如鼠穴此言可以諭大 谿山餘話

周公之事文王也行無專制事無由已身若不勝承言
若不出口有所奉持於前洞洞屬屬如不能如將失之
可謂能子矣及繼文武之業履天子之國則平夷狄之
亂誅管蔡之罪無所故問感動天地聲懾海內可謂能
武矣成王長北面致政委質而臣事之請而後行無擅
恣之意無矜伐之色可謂能臣矣

淮南子

曰三洲人者各一洲人皆孤单竝獨三人闇會樹下息
因相訪問老者曰寧可合爲斷金之業邪二人曰諾卽
相約爲父子因命二人于大澤中作舍且欲成父曰此
不如河邊二人曰諾河邊舍幾成父曰又不如河中二

人復填河二旬不立有一書生過之爲縛兩士肫投河
中會父往呼止之曰嘗見河填耶觀汝行耳相將而去
明日俱至河邊望見河中土高丈餘

孝子傳

牛亭曰芍藥一名將離人欲相離則贈之以芍藥也文
無一名當歸相招召則贈之以文無也丹棘一名忘思
欲忘人之憂則贈之以棘也青裳一名合歡欲蠲人之
忿則贈之以青裳也

博物志補

馮玄岳曰焦氏易林其辭古雅秀逸其中皆有深旨如
曰人面鬼口長舌如斧斲破瑚璉殷商絕祀言女禍也
多虛少實語不可知尊空無酒飛言如雨言讒昌也登

堦上堂見吾父兄左酒右漿與福相迎言退樂也南行
載鎧登履九魁車傷牛罷日暮嗟咨戒行險也家在海
隅橈短流深企立望宋無木以趨悲寡援也去莘就蓼
毒愈酷甚避井入坑憂患日生卽詩人蹙蹙靡所騁之
旨也三驪負衡南取芝香秋蘭芬馥利我少姜喻悅賢
也長女三嫁進退多態譏不知止也千雀萬鳩與鷓爲
仇威勢不敵雖衆無益畏權貴也大樹之子百條共母
當夏六月枝葉盛茂鸞鳳以庇召伯遊暑翩翩偃仰各
得其所羨吏隱也五婺解墮頓頭獨宿憂爲身福喜遠
色也環緒倚鈕斗升屬口羞小利也蔽筍在梁魴逸不
禁乃無政也三嫗治民不勝其任又三手六目政多煩
惑戒多門也東風啟戶隱伏懼喜懷仁澤也葛藟蒙棘
華不得實疾佞蔽也他如張羅搏鳩烏麗其災如從蝟
見虎雖危無始如三狸捕鼠遮遏前後如天之與隅堯
舜所居如酒爲歡伯除憂來樂如簪短帶長出思苦窮
如乾作聖男坤爲智女如齟齬齧貧鬼相責如鳧鴈
啞啞以水爲家如精誠所在神爲之輔如躑躅踟蹰撫
心搔頭如汶山蹲鴟肥脂多脂如戴鏡望天不見星辰
如陰淫不止白馬爲海如方口圓舌爲知樞門如九鴈
列陣雌獨不羣如雷君出裝隱隱西行如道涉多阪牛

馬蛇蜒其語尤奇

山齋雜錄

士同風於朝農同業於野雖官職務殊地氣異宜然其
致功成利未有相害而不通者也至于末世則不然矣
執法之吏不闕先王之典縉紳之儒不通律令之要彼
刀筆之吏豈生而察刻哉起於几案之下長於官曹之
間無溫裕文雅以自潤雖欲無察刻弗能得矣竹帛之
儒豈生而迂緩也起於講堂之上遊於鄉校之中無嚴
猛斷割以自裁雖欲不迂緩不能得矣先王見其如此
也是以博陳其教輔和民性達其所壅祛其所蔽吏服
雅訓儒通文法故能寬猛相濟剛柔自克也

王粲儒
吏論

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潦慄兮若
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沉寥兮天高而氣清寂寥
兮收潦而水清潛悽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愴怳懷恨兮
去故而就新坎廩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廓落兮羈旅
而無友生惆悵兮而私自憐燕翩翩兮辭歸兮蟬寂漠
而無聲鴈靡靡而遊兮鴟雞啁晰而悲鳴獨申旦而不
寐兮哀蟋蟀之宵征時疊疊而過中兮蹇淹留而無成

宋子

君家誠易知悠思復難忘黃金爲君門白玉爲君堂堂
上羅酒樽使作邯鄲倡中庭生奇樹華燈何煌煌兄弟

兩三人中子爲侍郎五日一來歸道上自生光黃金絡
馬頭觀者滿路傍古樂府詩

富則盛貧則病甚矣不惟形色麤麤或亦神心沮喪非
但交友疏棄必有家人訟誤非廣潔深識者何能不移
其植故欲蠲憂患莫若懷古之意當自同古人見深則
憂淺識遠則患浮昔有琴歌於編蓬之中用此道也顏

之庭誥

菊花源傍悉生芳菊被徑浸潭流其滋液水極芳馨谷
中有三十餘家不穿井仰飲此水上壽二三百中壽百
歲七八十者猶不爲壽夫菊能輕身益氣令人久壽于

此有徵矣又後漢胡廣子伯始爲侍中久患風羸南飲
此遂瘳焉荊州記

詞人卽事睹景懷古思舊感慨悲吟情不能已今舉其
最工者如劉禹錫金陵詩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成
寂寞回淮水東邊舊時月夜深還過女墻來愚溪詩溪
水悠悠春自來草堂無主燕飛回隔簾惟見中庭草一
樹山榴依舊開又草聖數行留斷壁木奴千樹屬隣家
惟見里門通德榜殘陽寂歷出樵車竇恐南游詩傷心
欲問前朝事惟見江流去不回日暮東風春草綠鷓鴣
飛上越王臺東坡昆陽城賦橫門谿以四達故道宛其

未改彼野人之何知方偃偻而畦菜張安國題黃州東坡詩老仙騎鶴去稚子飯牛歌蓋人已逝而迹猶存迹雖存而景隨變古今詞云語言百出究其意趣大槩不越諸此而近世倣倣尤多遂成塵腐亦不足貴矣林下偶談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知盡忠而蔽鄣於讒心煩慮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屈原曰吾將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游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寧超然高舉自保真乎將呶訾粟斯嗶咿儒兒以事婦人乎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乎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汜汜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驎亢軌乎將隨駑馬之迹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爲重千鈞爲輕黃鍾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屈子

有淵人亡珠于市於陵子過之而疑焉遂聽直於市長
於陵子澤色亡與辯也市長投座起曰此於陵先生也
天下所共與廉者今子獨穢及焉吾牀女尸巷術矣於
陵子於是漂涕交臆怒不荷言市長曰夫貌不舉于知
心神不抑于昧已固真人不爲世撼也今亡行亡敢謂
知先生而廉先生彼淵人不足謂昧先生而盜先生然
欣戚偪施庸有以邪於陵子感然曰夫木不戎乎斧斤
而我乎桁桷者爲身害小而名害大也今珠吾沒齒盜
孰與廉吾百世盜邪蓋沒齒易盡百世亾忘亾忘誠所
悲也市長曰夫行由表立名捷景赴廉奚盜也於陵子

曰子不聞赫胥之上大道百行匹夫共而不有庖犧之
下元風夏德至人有而不矜迨夫五帝鑿民心心自私
于是盜德行于五品相委盜知術于蒙樸未開公輸巧
而衆人愚離朱明而天下瞽矣且其不近盜之日月而
久盜之天地久不已也則聲盜之雷霆聲不已也則鬼
盜之神明茲其情貌非古今所謂大盜邪今天下不幸
而旅去其廉獨使大盜歸我哀微肩矣須臾有拾遺者
聞之以其珠詣市長市長曰於陵先生方悲盜廉也請
子亡盜義我其敢盜能聽也哉

於陵子

張循王之兄保嘗怨循王不相援引循王曰今以錢十

萬緡卒五千付兄要使錢與人流轉不息兄能之乎保
默然久之曰不能循王曰宜弟之不敢輕相援引也王
嘗春日遊後圃見一老卒臥日中王蹴之曰何慵眠如
是卒起身詰對曰無事可做只得慵眠王曰汝會做甚
事對曰諸事薄曉如回易之類亦粗能之王曰汝能回
易吾以萬緡付汝何如對曰不足爲也王曰付汝五萬
對曰亦不足爲也王曰汝需幾何對曰不能百萬亦五
十萬乃可耳王壯之予五十萬恣其所爲其人乃造巨
艦極其華麗市美女能歌舞音樂者百餘人廣收綾錦
奇玩珍羞佳果及黃白之品如募紫衣吏軒昂閑雅若書
司客將者十數輩卒徒百人樂飲逾月忽飄然浮海去
逾歲而歸珠犀香藥之外且得駿馬獲利幾十倍時諸
將皆缺馬惟循王得此馬軍容獨壯大喜問其何以致
此曰到海外諸國稱大宋回易使謁戎王醜以綾錦奇
玩爲招其貴近珍羞畢陳女樂迭奏其君臣大悅以名
馬易美女且爲治舟載馬以犀珠香藥易綾錦等物醜
遺甚厚是以獲利如此王咨嗟褒賞賜予優厚問能再
往乎對曰此戲也再往則敗矣願仍爲退卒老園中鳴
呼觀循王之兄與浮海之卒其智愚相去奚翅三十里
哉彼卒者頽然其寢苔堦花影之下而其胸中之智圓

轉恢奇迺如此則等而上之若伊呂管葛者世亦豈盡無也哉特莫能識其人無繇試其蘊耳以一弊衣老卒循王慨然捐五十萬緡畀之不問其出入此其意度之恢弘固亦足以使之從容展布以盡其能矣勾踐以四封之內外付種蠡漢高皇捐黃金四十萬斤於陳平由此其推也蓋不知其人而輕任之與知其人而不能專任皆不足以有功視其一往之後辭不復再又幾於知進退存亡者異哉

鶴林玉露

第一百七卷

紀龐部十

補遺四

荒政

四秋

龍逢行謫

伊尹去夏

西伯聖人

九子母

奉三無私

保申之力

不敢飲羊

朝夕芻豢

厲叔死莒公

遺一枝梅

設桃具黍

無一人死

慶吊相隨

增損一字

上林十五池

五侯治喪

嚴君平註老子

交趾刺史

不死藥

老小不堪

名亭星

天賜君策

安息太子

亂不可知

三具巨手

百行四教

何但上下床

旗鼓相當

不負東顧

罵為貉子

表樹開道

二事敦世

求仁斯得

夏仲御

不敢負君王

失一老兵

桐郎東樹

誰復可者

一日之長

聽其軍號

陸君兄弟

崔彭善射

來和好相術

大燕龍興

鈎鰲客

忍字為上

造次不思

賦詩贈婢

百篇宮體

妾賦四愁詩

守義三人

金池龜

針疸

秀才學究

皇后手書

我明盛蹟

青鳥子

三百歲

天下第一

卜法天地

古伏龍地

修西方

青取於藍

十二備問

克殷大安

雲漢詩

徐浩論書

雉朝飛操

誠子書

比之龍象

聲如腐粟

小兒能誦

閱人為世

貌可相易

劉氏鴻書一百七

明宣城劉仲達纂輯

太史湯賓尹刪正

紀龐部十

補遺四

荒政十二 一曰散利貨謂糧食也 二曰薄征謂輕租稅
 三曰緩刑四曰弛力謂息力役五曰舍禁注公無私禁
 六曰去幾注去關市之征七曰省禮注謂省吉禮八曰
 殺哀謂省凶禮九曰蕃樂注藏樂器不作十曰多昏注
 不備禮而昏娶十一曰索鬼神注求廢祀而修十二曰

除盜賊注饑則多盜不可不去

周禮

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故曰農事且作請以什伍農夫賦耜鐵此之謂春之秋大夏且至絲纊之所作此之謂夏之秋而大秋成五穀之所會此之謂秋之秋大冬營室中女事紡績緝縷之所作也此之謂冬之秋

管子

桀觀炮烙於瑤臺謂龍逢曰樂乎龍逢曰樂桀曰觀刑曰樂何無惻怛之心焉逢曰天下苦之而君爲樂臣爲君股肱孰有心悅而股肱不悅乎桀曰聽子諫諫得我功之不能我刑三龍逢曰臣觀君冕非冕也冕危石也臣觀君履非履也履春冰也未有冠危石而不壓踏春

冰而不陷桀嘆曰子知我之亡而不自知亡子就炮烙之刑而觀子亡子不知我亡龍逢行歌曰造化勞我以生休我以炮烙乃赴火而死

符子

夏人飲酒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相和而歌曰盍歸於亳盍歸於亳上亳亦大矣故伊尹退而閑居深聽樂聲更曰覺兮較兮吾大命格兮去不善曰就善何樂兮伊尹入告於桀曰大命之亡有日矣桀啞咲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也日亡吾亦亡矣是以伊尹遂去

夏適湯

尚書大傳

文王備修道德百姓親附文王有二子周公武王皆聖

是時崇侯虎與文王列爲諸侯德不及文王常嫉妬之
乃譖文王於紂曰西伯昌聖人也長子發中子旦皆聖
人也三聖合謀君其慮之乃囚文王於羑里將欲殺之
於是文王四臣散宜生等周流海內經歷豐土得美女
二人水中大貝白馬朱鬣以獻於紂陳於中庭紂立出
西伯文王在羑里時演易八卦以六十四作鬱厄之辭
困於石據於蒺藜乃申憤以作歌曰殷道溷溷浸濁煩
兮朱紫相合不別分兮迷亂聲色信讒言兮炎炎之虐
使我愆兮幽閉牢窸由其言兮邁我四人憂勤勤兮琴操
魯之母師者魯九子之寡母也臘日休家作者歲祀禮

事畢悉召諸子謂曰婦人之義非有大故不出夫家然
吾父母家多幼稚歲時禮不理吾從汝謁往監之諸子
皆稽首唯諾又召諸婦曰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制之
行少繫於父母長繫於夫老繫於子今諸子許我私家
雖踰婦禮願與少子俱以備婦人出入之制諸婦其慎
房戶之守吾夕而反於是使少子僕而歸列女傳

昔衛獻公出奔反國及郊將頒邑於從者而後入柳莊
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勒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
君反國而有私也無乃不可乎於是弗果頒又曰天無
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三無私以勞天下禮記

荆文王得茹黃之狗宛路之贈以田於雲夢三月不返
得丹陽之姬暮年不聽朝保申曰先王以臣爲保今王
暮年不聽朝王之罪當笞王伏臣將笞王王曰敬諾保
申束細箭五十跪而加之於背如此者再謂王曰起矣
王曰有笞之名一也遂致之保申曰君子恥之小人痛
之不變痛之何益保申趨出請死罪文王曰此不穀之
過也保申何罪王乃殺茹黃之狗折宛路之贈於丹陽
之姬兼國三十保申之力也

呂氏春秋

初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有公
慎氏者妻淫不制有慎潰氏者奢侈踰法魯之鬻六畜
者飾之以儲價及孔子之爲政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飲
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三月則鬻牛馬
者不儲價賣羊豚者不加飾男女行者別其塗道不拾
遺男尚忠信女尚貞順四方客至於邑者不求有司皆
如歸焉

家語

楚子反攻秦軍絕糧使人請於王因問其母母問使者
曰士卒無恙乎使者曰士卒分菽粒而食之又問將軍
無恙乎對曰將軍朝夕芻豢黍粱子反破秦軍而歸母
閉門不納使數之日子不聞越王句踐之伐吳耶客有
獻醇酒一器者王使人注上流使士卒飲下流味不加

喙而卒戰自五也異日又有獻一囊糧者菽粒而食之
子獨朝夕芻豢何也

列女傳

杜厲叔事莒公自以爲不見知居於海上夏食菱芡冬
食橡栗莒公有難將死之其友曰不知故去今徃死之
是知與不知無別也厲叔曰吾將以愧後世人主不知
其臣者也

呂覽

越王使諸發執一枝梅遺梁王梁王之臣曰韓子顧謂
左右曰惡有以一枝梅以遺列國之君者乎請爲二三
子慚之出謂諸發曰大王有命客冠則以禮見不冠則
否諸發曰彼越亦天子之封也不得冀九之州乃處海

陸之際而蛟龍又與我爭焉是以翦髮文身爛然成章
以像龍子者將避水神也今大國其命冠則見不冠則
否假令大國之使時過弊邑之君亦有命矣曰客必翦
髮文身然後見之於大國何如意而安之願假冠以見
意如不安願無變國俗梁王聞之被衣出見諸發乃逐

韓子

說苑

孔子侍坐於魯哀公設桃具黍哀公曰請用仲尼先飯
黍而後噉桃左右皆掩口失笑公曰黍者非飯之也以
黍雪桃也仲尼對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穀之長也祭
先王以爲上盛果有六而桃爲下祭先王不得入於廟

丘聞之也君子以賤雪貴不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赫之下是侵上忽下也

韓子

陳無宇謂門客曰昔荆來伐無一人死何國之寡士也門客對曰君車衣文繡士不得以為祿鶩鴨有餘食士不足菽稗堂上有酒池士不得一嘗財者君所輕死者士所重若不以所輕與人而欲得人所重不亦難乎

蘇秦如齊見王拜而慶仰面弔齊王曰是何慶弔相隨而速速也蘇秦曰臣聞饑人之所以不食烏肉者以為雖偷充腹而與死人同患也今燕雖弱小秦王之女婿天王利其十城而長其強秦為仇今使弱燕為鴈行而

強秦繼推其後是食烏喙之類

春秋後語

呂不韋為相秦國集諸儒使著其所聞為十二記八覽六論合十餘萬言名為呂氏春秋暴之咸陽市門懸千金於其上有能增損一字者與之金時人無能增損說者以為非不能也蓋憚相國畏其勢耳然其書以道德為準酌以無為為紀綱忠義為品式以公方為檢式與孟軻孫卿相表裏也

太平御覽

漢上林有池十五所承露池昆靈池池中有倒披蓮連錢荇浮浪根菱天泉池上有連樓閣道中有紫宮戟子池龍池魚池牟首池蒯池菌鶴池西陂池當路池東陂

池太一池牛首池積草池池中有珊瑚高丈二尺一本
三柯四百六十條尉佗所獻號曰烽火樹糜池舍利池
百子池七月七日臨百子池作於闐樂樂畢以五色縷
相羈謂爲相連愛

漢雜事

婁護字君卿是時王氏方盛賓客盈門五侯兄弟爭名
其客各有所厚唯護盡入其門咸得其懽心結士大夫
無所不傾其交長者尤見親敬衆以是服之與谷永俱
爲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之筆扎婁君卿之脣舌
毋死送葬者致車二三千兩間里歌之曰五侯治喪婁
君卿時成都侯商爲大司馬衛將軍欲候護其主簿諫

曰將軍至尊不宜入閭巷商不聽遂往至護家久住移
時

漢書

嚴君平註老子其文竒世多未見如云肝膽爲胡越眉
目爲齊楚又云生不枉神死不幽志又云天地億萬而
道王之衆靈赫赫而天王之僕者穴處而聖人王之羽
者翔虛而神鳳王之毛者躡實而麒麟王之鱗者水居
而神龍王之介者澤處而靈龜王之百川並流而江海
王之又云言爲禍匠默爲害工進爲妖式退爲嬖容嘗
鼎其鬻可知其味也

內苑醜酬

漢武帝元鼎中開拓土境北開朔方南置交阯刺史建

安二年南陽張津爲刺史交阯太守士燮表言伏見十
二州皆稱曰州而交獨爲交阯刺史何天恩不平乎若
普天之下可爲十二州者獨不可爲十三州詔報聽許
拜津交州牧加以九錫彤弓彤矢禮樂征伐威震南夏
與中州方伯齊

交廣記

武帝好方士朔曰陛下所使取神藥者皆天地之間藥
不能使人不死獨取死人藥天上藥能使人不死耳上
曰天何可至朔曰臣能上天旣辭去出殿門復還曰今
臣上天似謾誕者願得一人爲信驗上卽遣方士與朔
俱期三十日而返朔等辭而行日日過諸侯傳飲方士

晝臥朔遽呼之曰若極久不應我何耶今者屬從天上
來方士大驚乃具以聞上問朔朔曰誦天上之物不可
稱原上以爲面欺詔朔下獄問之左右方提去朔啼泣
對曰使須幾死者再上曰何也朔對曰天公問臣下方
人何衣臣對曰衣蟲蟲何若臣對曰蟲喙顛顛類馬色
邠邠類虎天公大怒以臣爲慢使使下問還報名曰蠶
天公乃出臣今陛下苟以爲詐願使人上天問之上大
驚曰善欲以喻我止方士也

東方朔傳

周舉遷并州刺史太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
忌之禁至其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舉移書於子推廟

日春中寒食一月老小不堪今則三日而已

後漢書

王莽地皇三年十一月有星孛於張東南行五日不見孛星者惡氣所生爲兵亂又慘然雲焉兵之類也故名之曰孛孛之爲名猶有所傷害有所妨蔽或謂之彗星所以除穢而布新也張爲周地星孛十張東南行卽翼輔之分翼爲楚楚地將有兵亂後一年正月光武起兵春陵都維居周地除穢布新之象也

續漢書天文志

後漢何敞祖父比干字少卿經明行修爲汝陰縣獄吏決曹掾平活數千人淮陰號曰何公征和三年三月天大陰而比干在家日中夢見貴客車騎滿門覺以語妻

語未竟而門有老嫗八十餘頭白求寄避雨雨甚而衣履不沾漬雨止遂謂比干曰公有陰德今天賜君策以廣公之子孫因出懷中符策狀如簡長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干曰子孫佩印綬者如此筭比干年五十八有六男又生三子本始元年自汝陰從平陵代爲名

族

太平御覽

安清字世高安息國王正后之太子也幼以孝行見稱雖居家而奉戒精峻王薨便嗣父位乃深唯苦空散離形器行服旣畢遂讓國與叔出家修道博曉經藏而遊方弘化遍歷諸國以漢桓帝之初始到中夏多有神通

世莫能量自稱先身已經出家有一同學多瞋分衛值
施主不稱每輒懟恨高屢加訶諫終不悛改如二十餘
年乃與同學辭訣云卿明經榮勤不生善後然性多恚
怒命過當受惡形我若得道必當相度既而靈帝之末
振錫江南云我當過廬山度昔同學行達邾亭湖廟此
廟舊有威靈商旅祈禱乃分風上下各無留滯嘗有乞
神竹竟未許輒舫卽履沒竹還本處自是舟人敬憚莫
不懾影時商旅三十餘船奉牲請福神迺降祝曰舫自
沙門可便呼上客咸驚愕請言入廟神告高曰昔吾外
國與子俱出家學道好行布施而性多瞋怒今爲邾亭

廟神週迴千里並無所治以布施故珍玩甚豐以瞋恚
故墮此神報今見同學悲欣何言壽盡旦夕而醜形長
大若於此捨命穢污江湖當渡山西還中此身滅後恐
墮地獄吾有絹千疋并雜寶物可以立法營塔使生善
處也高曰故來相度何不出形神曰形甚醜異衆人必
懼高曰但出衆不怪也神從床後出頭乃是大蟒不知
尾之長短至高膝邊高向之梵語數番贊咀數通蟒悲
淚如雨須臾還隱高卽取絹物辭別而去舟侶颺帆蟒
復出身登山而望衆人舉手然後乃滅倏忽之頃便達
豫章卽以廟物爲造東寺高去後暮有一少年上船長

跪高前受其呪願忽然不見高謂船人曰向之少年卽
邾亭廟神也得離惡形矣

高僧傳

五鳳中濟北王終吉所愛奴與八子及諸御妾爲姦終
吉與共被席或晝日使裸伏犬馬交接終吉親觀產子
輒曰亂不可知丞相御史奏終吉位諸侯王以置八子
秩比六百石所以廣嗣重祖而終吉禽獸行亂悖逆人

倫請削四縣

漢書

韋誕奏蔡邕自矜能兼斯善之法非流紈素不妄下筆
夫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罔張芝筆古伯紙及臣黑皆
古法兼此三具又得巨手然後可以盡經文之勢方寸

之言

二輔決錄

丈夫百行以功補過婦人四教以備爲成婦德闕則仁
義廢矣婦言虧則辭令慢矣婦工簡則織紉荒矣是以
禮有功宮家室之教詩有牖下蘋藻之奠然後家道諸
克儀表則見於內若夫麗色妖容高才美辭貌足傾城
言以亂國此乃蘭形棘心玉曜丸質在邦必危在家必
亡

魏程曉女典

陳登字元龍許汜與劉備並在荊州牧劉表坐汜曰陳
元龍河海之士豪氣不除備問汜君言豪事有耶汜曰
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元龍無主客之意不相與語自

上床臥使客臥下床備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
帝王失所望君憂國忘家有濟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
言無所采是元龍所諱何緣當與君語如小人欲臥百
尺樓上臥君於地下臥何但上下床之間耶表大笑魏志
管輅父爲瑯琊卽丘長輅時年十五瑯琊太守單子春
雅有才度聞輅一時之俊欲得相見輅父卽遣輅造之
大會賓客百餘人坐上有能言之士輅問子春府君多
嘉賓有雄貴之姿輅旣年少膽志未剛若欲相觀懼失
精神先飲清酒三升然後言之子春大喜便酌三升酒
獨使飲之酒盡問子春今欲與輅爲對者府君耶四坐
之士耶子春曰吾自欲與卿旗鼓相當輅言始讀詩論
易本學問微淺未能上引聖人之道陳周漢之事但論
金木水火鬼神之情耳子春言此最難者而卿以爲易
耶於是唱大論之端遂造陰陽文彩泛流枝葉橫生少
引聖藉多發天然子春及衆士互相攻劫論難風起而
輅人人荅對言皆有餘至日向暮酒食不行於是發聲
徐州號爲神童又冀州刺史裴徽徵輅爲文學從事相
見親輅終日不覺罷倦再相見轉爲治中四相見轉爲
別駕前至十月舉爲秀才管輅別傳
費禕使吳孫權每別酌好酒以飲禕視其已醺然後問

以國事并論當世之務辭難累至禕輒辭以醉退而撰
次所問事事條荅無所遺失權乃以手中嘗所執寶刀
贈之禕荅曰臣不才何以堪明命然刀所以討不庭禁
暴亂者也但願大王勉建功業同獎漢室臣雖闇弱終
不負東顧

費禕別傳

孫秀降晉武帝厚存寵之妻以姨妹蒯氏室家甚穆妻
嘗如秀乃罵爲貉子秀大不平之遂出不復入蒯氏自
悔責請救於帝時大赦羣臣咸見旣出帝獨留秀從容
語曰天下曠蕩蒯夫人可得從其例不秀免冠謝遂爲
夫婦如初

郭子

杜預遺令曰吾往爲臺郎嘗以公事使過密縣刑山山
上有冢云是鄭大夫祭仲或云子產其家居山之頂四
望周遠山多美石不用必集洧水自然文石以爲冢藏
貴不勞工巧而此石不入世用吾去春入朝自表營洛
陽城東爲將來兆雖未足比刑山然東奉二陵西瞻宮
闕南觀伊洛北望夷叔曠然遠覽情之所安故遂表樹
開道爲一定之制至時當用洛水圓石也

臧榮緒晉書

向雄經事鍾會會誅後雄收殮營葬晉文王召雄責之
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我不問也今鍾會作逆
又輟收葬若復相容如王法何雄對曰昔先生掩骼埋

鬻仁流枯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今王誅既加於法已
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何必使雄違生背死以立於
時殿下讐枯骨以爲將來仁賢之資乎晉王稱善柳仲
郢先爲牛竒章辟客衛公知其無私奏爲京尹仲郢謝
曰仰報盛德敢不如竒章大中朝李氏無祿仕者仲郢
領鹽鐵特取衛公兄子從質爲推官知蘇州院令以祿
利贍南宅時令狐綯爲宰相不悅仲郢與綯書曰任安
不云嘗自愧於昔人吳詠自裁亦何施於今日李太尉
受責旣久其家已空遂絕蒸嘗誠深痛惻綯深歎美卽
與從質正官夫二賢之言理旣順正辭亦暢達能使怒

者忘怨且厚誼高致自能感悟世人彼雖有恩好倘遇
嫌忌遠自遜避背德忘有亦所不惜用情厚薄豈不徑
庭存此二事以敦世風

鷓鴣林子

陳業少特操沛國桓儼當世英俊避地會稽聞業高節
欲與相見終不獲後儼浮海南入交州臨去遺書與業
曰不因行李以係山陰白樓日從容養高動靜履直季
世多艱爰適樂土聞高風饑渴語言知乃深隱邈然終
時求仁斯得勤而無憾齊蹤古賢何其優哉

會稽典錄

夏仲御詣洛到三月三日洛中公王以下莫不方軌連
軫並至南浮橋邊襖男則朱服耀路女則錦綺燦爛仲

御時在舡中曝所市藥雖見此輩穩坐不搖買公望見之深竒其節願相與語此人有心膽有似冀歎走問舡中安坐者爲誰仲御不應重問徐乃荅曰會稽北海間

民夏仲御

仲御別傳

王長文元康初試守江源令縣收得盜馬賊及發塚賊長文引前誘慰時遇臘晦皆遣歸家獄先有繫囚亦遣之謂曰教化不厚使汝等如此長文過也蜡節慶祚歸就汝上下善相歡樂過節來還當爲汝思他理羣吏惶矐爭請不許尋有赦令無不感恩所宥人誓不爲惡曰不敢負王君也

華陽志

謝奕與桓溫善溫辟爲安西司馬奕每因酒無復朝廷禮常逼溫飲溫走入南康主門避之王曰君若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奕遂携酒就廳事引溫一兵帥共飲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何所怪溫不之責

晉書

騫保至檀丘塢上北樓宿暮鼓二中有人着黃練单衣白帟將人持炬火上樓保懼藏壁中須臾有二婢上帳使迎一女子上與白帟人入帳宿未明白帟輒先去保因入帳中持女子問向去者誰荅曰桐郎道東廟樹是也至暮二更桐郎復來保乃砵取之縛着樓柱明日視之形如人長三尺餘檻送詣丞相渡江未半風浪起桐

郎得投入水風波乃息

祖台之志怪

摎衡建安初自荊州北遊許都書一刺懷之漫滅而無所遇或問之曰何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衡曰卿欲使我從屠沽兒輩耶又問曰當今復誰可者衡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又問荀令君趙盪寇皆足蓋世乎衡見荀有容儀趙有腹乃荅曰文若可借面吊喪稚長可使監厨請客其意以爲荀但有貌趙健啖肉也

典畧

顧邵嘗與龐士元宿問曰子名知人吾與足下孰愈元曰陶冶世俗與時浮沉吾不如子論王伯之餘策覽倚伏之要害吾似分一日之長

三國典畧

東魏大將齊神武率兵趣沙苑面魏大將周文帝遣達奚武覘之武從三騎皆衣敵人衣服至日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者往往撻之具知敵之情狀以告周文帝齊斛律光字明月爲當時名將後周將韋孝寬守玉壁忌光英勇孝寬參軍曲嚴頗知卜筮謂孝寬曰來年齊朝必大相殺戮孝寬因令嚴作謠言令間諜漏其文於鄴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榭樹不扶自豎祖珽因續之曰盲老翁背上下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令小兒歌之於路穆婆提聞之以告其母陸令萱令

言啓後主誅光周武帝聞之遂大赦境內始有滅齊之
志竟平其國

杜氏通典

成都王穎禦長沙王又於建春門陸機敗遁走穎誅機
及弟雲夷三族機吳人而在寵族之上人多惡之成都
王嬖人孟玖素不快於雲及機建春門之敗機衆多喪
牽秀譖之於穎言機持兩端孟玖復搆之於內使牽秀
斬機初機之專征請孫承爲後軍司馬至是收承下獄
考捶數百兩裸骨見終言機寃吏知承義烈謂承曰二
陸之痛誰不知枉君何不愛身承仰天曰陸君兄弟世

之奇士有顧於吾吾危不能濟死復相誣非吾徒也乃
夷三族承門人費慈自詣穎明承之寃承喻之曰吾唯
不負二陸死自吾分卿何爲爾邪慈曰僕又安負君而
求生乎固明承寃玖又疾之亦并見害

三十國春秋

崔彭善射達頭可汗遣使上曰請得崔將軍一與相見
上曰此必善射聞于虜達所以求請耳遂遣之及至匈
奴中可汗召善射者數十人因擲肉於野以集鳶遣其
善射者射之多不中復請彭射之連發數矢皆應弦而
落突厥相顧莫不嘆服可汗留彭不遣百餘日上賂繒
綵然後得歸又曰長孫晟引啟民可汗歸附賜射于武

安殿選善射者十二人分爲兩朋啟民曰臣由長孫大
使見得天子今日賜射願入其朋許之給戔箭六雙發
皆入鹿啟民朋竟勝時有鳶羣飛上曰公善彈爲我取
之一發俱中應丸而落是日百官獲資戔獨居多

隋書

來和好相術高祖微時來詣和相和待人去和謂高祖
曰公當王有四海又爲丞相拜儀同旣受禪進爵爲子
開皇末和上表自陳曰臣早奉龍顏自代天和三年已
來數蒙陛下顧問當時具言至尊膺國受命光宅區宇
此乃天授非由人事所及臣無勞効坐致五品二十餘
年臣是何人敢不慚愧愚臣不任區區之至謹錄龍潛

之時臣有所言一得書之秘府死無所恨昔陛下在周
嘗與竇容之語臣曰我聞有行聲卽識其人臣當時卽
言公眼如曙星無所不照當王有天下願忍誅殺建德
四年五月周武帝在雲陽宮謂臣曰諸公皆汝所識隋
公相祿何如臣報武帝曰隋公止是守節人可鎮一方
若爲將領陣無不破臣卽與宮東南奏聞陛下謂臣此
語不忘明年烏丸軌言於武帝曰隋公非人臣帝尋以
問臣臣知帝有疑臣詭說曰是卽臣更無異相于時王
誼梁光等知臣此語大象二年五月至尊從永巷東門
入臣在永巷門東北面又問臣曰我得無災障不臣奏

陛下曰骨法氣色相應天命已有付囑未幾遂總百揆
上覽之大悅進位開府賜物五百段米三百石地十頃

隋書

慕容雋時燕巢于雋正陽殿之西椒生雛三頂上豎毛
凡城獻異鳥五色成章雋謂羣僚曰是何祥也咸稱燕
者燕鳥也尾有毛冠者言大燕龍興冠通天冕章甫之
象也巢正陽西椒者言至尊臨軒朝萬國之徵也三子
者數應三統之驗也神鳥五色言聖朝將雜五行之錄
以御四海者也雋覽之大悅

晉書載記

王嚴光有才不達自號釣鰲客巡遊都邑求麻鐵之資
以造釣具有不應者輒錄姓名至篋中曰下釣時取此
等懷漢為餌其狂誕類此張祐謁李紳亦稱釣鰲客李
怒曰既解釣鰲以何為竿曰以虹為竿以何為鈎曰以
日月為鈎以何為餌曰以短李相為餌紳默然厚贈之

談苑

光祿卿王守和未嘗與人有爭嘗於案几間大書忍字
至於幃幌之屬以繡畫為之明皇知其姓字非時引對
問曰卿名守和已知不爭好書忍字尤見用心奏曰臣
聞堅而必斷剛則必折萬事之中忍字為上帝曰善賜
帛以旌之

大寶遺事

貞觀中桂州都督李弘節以清慎聞身歿之後其家賣珠上聞上乃宣言於朝曰此人生時宰相言其清白今日既然所舉者豈得無罪必可理之不可捨也魏徵諫曰陛下言此人不清未見受財之所聞其賣珠將罪舉者臣不知所謂自聖朝以來爲國盡忠清貞自守終始不渝者屈突通張道源而已通子三人未選共有一疋羸馬道源兒子不能存立未見一言采之今弘節爲國立功前後大蒙賞賚居官終歿不言貪殘妻子賣珠未爲有罪審其清者無所存問疑其濁者徇舉罪人雖疾惡情深實以好善不篤臣竊思度未見其可恐有識聞

之必生橫議伏惟再思上撫掌曰造次不思遂有此語

方知談不容易

唐書

郭曖宴客有婢鏡兒善彈箏姿色絕代李端在坐時竊寓目屬意甚深曖覺之曰李生能以彈箏爲題賦詩娛客吾當不惜此女李卽席口號曰鳴箏金粟柱素手玉房前欲得周郎顧時時誤拂絃曖大稱善徹席上金玉酒器并以鏡兒贈李

虛樓續本事詩

吳士孫發嘗舉百篇科故皮日休贈以詩云百篇宮體喧金屋一日官銜下玉除陸龜蒙亦有云直應天授與詩情百詠惟消一日成其見推於當時如此此科不知

創於何代宋初亦無定制惟求應者卽命試太平興國
五年有趙昌國願試此科帝御殿出四句詩爲題詩云
松風雪月天花竹鶴雲烟詩酒春池雨山僧道柳泉每
題五篇篇四韻至晚僅成十首方欲激勸後學特賜及
第仍詔今後應此科者約此題爲式

中吳紀聞

劉禹錫有妾甚麗李逢吉強取之他妾擬作四愁詩警
句有得意紫鸞休舞鏡能言青鳥罷啣牋金盆已覆難
收水玉軫長拋不續絃又買咲樹邊花已老畫眉窓下
月猶殘又三山不見海沉沉豈有仙蹤更可尋青鳥去
時雲路斷姮娥歸處月宮深紗窓遙想春相憶書幌誰

憐夜恨吟料得秋來天上月只應偏照兩人心

本事詩

黃巢陷長安內外隔絕京師積糧尚多巧工劉萬餘樂
工鄧慢兒角觝者摘星胡地來生者竊相謂曰大寇所
向無敵京城糧貯甚多雖諸道不賓內物不入而支持
之力數年未盡吾徒受國恩深志效忠赤而飛竄無門
皆爲逆黨所使吾將貢策請竭其糧不一二年可自敗
亡矣萬餘因從容謂巢曰長安苑囿城隍不啻百里若
外兵來逼須有備禦不爾固守爲難巢喜卽日選召丁
夫各十萬人築城日計支米四千石錢八千貫歲餘功
不輟太倉米竭剝榆皮以充爨厨城竟不就萬餘懼賊

覺其機出投河陽經年病卒鄧慢兒善琵琶巢頗狎之
因灸其右手託以風發終不爲彈一日謂其友曰吾聞
忠節之士有死而已吾頗爲大寇所逼終不能爲之屈
節奏曲今日見召吾當就死與妻見訣別遂入見巢巢
促令一彈琵琶曰某出身名役朱紫之服皆唐天子所
賜固不忍負前朝之恩以此樂樂他人也巢大怒斬之
屠其家摘星胡弟善射發無不中渭橋爲官軍所奪巢
親領兵禦之既至橋命來生引射凡十數發而不中巢
詰之對曰聖唐兵士非親卽故故不中爾巢怒亦殺之
小人中乃有守義如此三人者而萬餘設計尤深可謂

忠矣蓋唐諸君素好遊宴此輩蒙恩頗多故亦感恩知
報雷海青輩不得專美於前矣

錄異記

宋太祖時或詣司天監苗光裔卜苗布策成卦曰當遷
徙問損人丁否曰無害又一人占如前又一人占亦如
前苗疑之起執其裾問爲何物其人不得已對曰我金
池中龜也前二人吾祖若父也今朝廷廣池且及吾穴
恐見殺故來問耳苗釋之卽以表聞已而掘池得龜數
十萬下令不得傷一龜悉輦送他水聶心遠云或謂物
之靈無如龜故決嫌疑定猶豫必問之龜今禍福休咎
龜不自知又決之人人靈乎龜靈乎

吟嘯集

徐嗣伯春月出戲聞草屋中有呻吟聲嗣伯曰此病甚重更一日不療必死乃往視見一老姥稱體痛而處處有鱖黑無數嗣伯還煮斗餘湯送令服之訖痛熱愈甚跳投狀者無數須臾所鱖處皆投出長寸許乃以膏塗諸瘡口三日而復云此名針疽也

太平御覽

王荆公以科舉暮年乃覺其失曰欲變學究爲秀才不謂變秀才爲學究也蓋舉子專誦王氏章句而不解義正如學究誦註疏爾教坊雜戲亦曰學詩於陸農師學易於龔深之蓋譏士之寡聞也王無咎黎宗孟皆爲王氏學世謂黎爲模畫手一點一畫不出前人王爲轉般

倉致無贏餘但有所欠以其因人成能無自得也

後山談叢

宋高宗名構徽宗第九子乘時踐位皇后手書告中外略曰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世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舊服漢家之危十世宜光武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尚在茲乃天意夫豈人爲遂南渡都臨安年號建炎紹興在位三十六年後元滅之共七主一百五十年

千古一覽

我明太祖高皇帝天命真人興於濠上豪傑貔貅之徒攀龍附鳳一馳而金陵定再發而僞漢平左麾而肅清三吳右指而奄有中土順帝夜逃於沙漠燕雲悉入於

版圖代蜀而明昇受降代滇而梁王授首自是而皇王之業復完正統之傳再續按帝狀貌異常龍瞳鳳目以淮右布衣託跡皇覺卜蛟伽藍而起義旅首入濠城遂握郭元帥之兵柄首定太平次居建業肇興丕基世號洪武自戊申至壬午計在位三十五年如宋濂王禕陶安章溢劉基諸人腹笥五經言稱百代才本王佐學爲帝師直氣吐而星斗寒忠言進而金石裂與徐達諸虎臣並稱一時文武之選初滁陽王謂李善長等曰朱公子仁文英武可共謀翊衛以定天下遂起兵離采石磯直抵太平太祖曰吾得太平爲根本天下不足平也

因訪陶安曰目今羣雄四起海宇瓜分將何以爲治平之策安曰金陵古帝王之都虎踞龍蟠限以長江大險據其形勝以臨四方向向不克此天所以資助明公也遂命達等起兵誅陳也先取金陵時陳友諒殺徐壽輝據江州稱帝張士誠據高郵都蘇州稱王方谷珍據浙胡玉珍據成都陳友定據福州何真據廣東劉益據遼東皆次第滅之然其躡蹠羣雄必先漢後吳者誠恐二國接壤交結故欲剪漢之羽翼先遣耿炳文守長興吳良守江陰使吳人不敢西向無內顧之憂然後得以麀偽漢而讖之漢旣滅而併力向吳金魚籠鳥何所假息

此聖祖所爲神筭也。帝有漢高大度甫登大寶卽祀
尼父以培道脉建大本以訓儲貳封同姓以固諸藩賜
鐵券以報勲戚且文成頃刻制協典謨寶訓寶錄永爲
金匱石室之藏甘露慶雲具見敬天勤民之實真所謂
得國之正功高萬古獨秉全智家法嚴而兵政有統哉
但殺戮無辜不無感傷元氣耳。又帝尊號未上卽建
宋社以重邦本大功未就先設庠序以隆教化舉鴻儒
以置帷幄求遺書以備省覽宮禁有關睢之美宗藩有
行葦之親南郊以祀天地紀元以統曆數祀神則功臣
帝王而五岳四瀆之封盡革取士則經書性理而諸子

百家之陋悉釐嚴善惡則有大誥三篇明功罪則有大
明一律定官職而上下大小相屬備儀制而尊卑貴賤
相安重農事則歲時有種桑之法歲暮有給鹽之惠訓
官僚則都督有五事之規御史有九節之諭固邊圉則
嚴陝西甲冑之修塞河南城池之險制外夷則責安南
方物之貢抑高麗請謚之失文官不許公侯貴戚不預
政事藩鎮不許擅殺官軍不許擅調宮殿成疏大學衍
義之言絹經營稼穡之事罪人得毀陳氏縷金之牀碎
元人水晶之漏他如服舍之制器用之宜三代之樂五
方之音真備帝王之所未備行書契之所未行者也。

青烏子稱山望之如卻月形或如覆舟葬之出富貴山望之如雞栖葬之滅門山有重疊望之如鼓吹樓葬之

連州二千石 相冢書

黃帝少典之子姬姓也生于壽丘長于姬水有聖德受國於有熊居軒轅之丘故因以為名以土德王有妃生二十五子在位百年而崩年百一十歲或傳以為仙或言壽三百歲故宰我疑以問孔子孔子曰人賴其利百年而崩人畏其神百年而亾人用其教百年而移故曰三百年 帝王世紀

監書內酒端硯洛陽花建州茶蜀錦定瓷浙漆吳紙晉銅西馬東絹契丹鞍夏國劍高麗秘色興化軍子魚福州荔眼温州柑臨江黃雀江陰縣河豚金山鹹鼓簡寂觀苦筍東華門 陝右兵福建秀才大江以南士大夫江西湖外長老京師婦人皆為天下第一他處雖效之終不及 袖中錦

卜者以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旋式正基而後言天地利害事之成敗若先王定國必先龜筮日月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育之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為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

沿句踐放文王八卦以破敵國霸天下

史記

金陵古名之爲伏龍之地句曲山秦時爲句金之壇懷以積金山得名山生黃金漢靈帝詔採句曲之金以充武庫孫權遣宿衛人採金屯伏龍之地因改名金陵陶洪景云大茅山尚有數坑名金井山之近東諸處碎石往往皆有金沙真誥又云水色白都不學道飲此水亦令人壽亦津液之所溉耶

真誥

修西方第一要發信心信得實有是處實有是理方可往生故雖一生勤行苦行受諸波羅提木叉毘尼藏而加之以伽陀作陀那鉢底臨終之時一念猶豫卽入底

栗車泥梨迦道雖一生淪于濁蓋作阿僧祇黑業臨終之時生一念信堅如金剛不可移易則能往生向之黑業如水遇火不能爲累故第一要發信心也註云波羅提木叉戒也毘尼藏律也伽陀諷誦也陀那鉢底施主也底栗車畜生也泥梨迦地獄也阿僧祇無數也

安養記

學不可以已矣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冰生於水而寒於水其直中繩以爲一其曲中規操使之然也是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淵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道不知學問之大也孔子曰吾終日思之不如須臾之學吾嘗岐而望矣不如升高之博見也升高而

招臂非加長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而聞者速
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川蛟
龍生焉是故不積跬步無以致千里不積水流無以成

江海大戴禮

柳偃年十二見梁武帝帝問讀何書對曰尚書又問有
何句美對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蘇世長十歲上書周
武帝帝問讀何書對曰治孝經論語帝曰何言可道曰
爲國不侮鰥寡爲政以德溫公曰夫人當孫提相聚嬉
戲曾隊負之不殊也及年至十二三頭角稍相踈矣乃
於此時卽能諳誦典籍尋繹其義進趨巖廊之間雍容

荅問之際且能勉君以德爲政與夫愛民之事雖碩學
宿儒之對不是過也自古能以幼慧聞者多矣未有如
二子之言爲可用也回視世上兒子豈不徒紛紛乎

偶論

諸史

樂稽耀嘉曰武王承命與師誅于商萬國咸喜軍渡孟
津前歌後舞克殷之後民乃大安家給人足酌酒鬱搖

太平御覽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
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旱
旣太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

不宗早旣太甚滌滌山川旱魃爲虐如悞如焚我心瘁
暑憂心如熏

毛詩

徐浩論書曰初學之際宜先筋骨筋骨不立肉何所附
用筆之勢特須藏鋒鋒若不藏字則有病病且未去能
何有焉字不欲疎亦不欲密亦不欲大亦不欲小小長
令大大感令小疎肥令密瘦令疎斯其大經矣筆不欲
捷亦不欲徐亦不欲平亦不欲側豎不令平峻不使傾
捷則須定徐則須利如此則其大較矣

太平御覽

楊雄琴清英曰雉朝飛操者衛女傅母所作也衛侯女
嫁於齊太子中道太子死問傅母曰何如傅母曰且往

當喪哀畢不肯歸終之以死傅母悔之取女所自操琴
於冢上鼓之忽有二雉俱出墓中傅母撫雌雉曰安果
爲雉耶言未卒俱飛而起忽然不見傅母悲痛援琴作
操故曰朝飛琴操曰齊犢沐子年七十無妻出見飛雉
雌雄相隨感之撫琴而歌曰雉朝飛鳴相和雌雄羣遊
於山阿

太平御覽

吾少受先君之教能言之年便召以典文年九歲便誨
以詩書然尚猶無鄉人之稱無清異之名今之職位謬
恩之加耳非吾力所能致也吾不如先君遠矣汝等復
不如吾諮度弘偉恐汝兄弟未之能也奇異獨達察汝

等將無分也恭為德首慎為行基願汝等言則忠信行則篤敬無口許人以財無傳不經之語聞聽毀譽之語聞人之過耳可得受口不得宣思而後動若言行無信身受大謗自入刑論豈復惜汝耻及祖考思乃父言纂乃父教各諷誦之

羊祜誠子書

達磨傳曰波羅提法中龍象按智度論曰龍象言其力大水行中龍力大陸行中象力大故負荷大法者比之

象龍

傳燈錄

楊用脩曰諺語云三九二十七籬頭吹感栗言冬至後寒風吹籬落有聲如感栗也合於莊子萬竅怒號之說

而可以為豳風一之曰感發之解矣賈人之鐸可以諧黃鍾田夫之諺而契周公之詩信乎六律之音出於天籟五性之文發於天章有不待思索勉強者此非自然之詩乎

代醉編

釋慧恭者益州成都人也與同寺慧遠結契勤學遠直詣長安恭往荆陽訪遠從江左來還二人相遇欣然共敘別離三十餘年同宿數夜遠言談泉湧恭竟無所道遠問恭曰離別多時今得相見慶此歡會伊何可論但覺仁者無所說將無所說得也恭對曰為性闇劣無所解遠曰大無所解可不誦得一部經乎恭曰唯誦得觀

世音經一卷遠厲聲曰觀世音爲小兒皆能誦之何煩
大汝許人且往者童子出家與遠立誓望登道果豈復
三十餘年唯誦一卷經如指大是非闇鈍懶惰所爲請
與斷交願法師早去毋增遠之煩惱也恭曰經卷雖小
佛口所當尊敬者得無量福輕慢者得無量罪仰願暫
息瞋心當爲法師誦一遍卽與長別遠大笑曰觀世音
經是法華普門品遂講數百遍如何欲開人耳乎恭曰
外書云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但至心聽佛語豈得以人
弃法乃於庭前結壇壇中安高祖座繞壇數匝頂禮昇
高座遠不得已於簷下據胡牀坐聽恭發聲唱經題異
香氣氤通滿房宇及入經文天上作樂雨四種花樂則
嘹亮振空花則雰霏滿地誦經訖下座自爲解座梵訖
花樂方歇慧遠接足頂禮淚下交流謝曰慧遠臆穢死
尸敢行天○日之下乞賜暫留仰聞教誨恭曰非恭所
能諸佛力耳卽拂衣長揖治流而去

續高僧傳

今世之士其無幸歟川閱水以成川世閱人而爲世河
之下龍門也疾如箭之脫筈人壽幾何而期以有待也
治古之時積美於躬如膚革之就充惟恐其不脩弗憂
於無聞如擊拷鼓鐘其傳以四達繹如也今則不然荒
飈怒號而獨秀者先隕霜露宵零而朱草立槁媾市之

徒又從而媒孽以髡搖之是以萌意於方寸未有毫分也而觸機奔展布其四體未有以爲容也而得拱桔懷抱其一槩之操泯泯默默而願有以試也而漫漫之長夜特未旦也疾雷破山澍雨如霆雞暗於時而失其所以爲司晨也人壽幾何而期以有待也今世之士其無幸歟

子華子

子思適齊齊君之嬖臣美鬚眉立乎側齊君指之而笑且言曰假貌可相易寡人不惜此之鬚眉於先生也子思曰非所願也所願者唯君脩禮義富百姓而伋得寄帑於君之境內從襁負之列其庸多矣若無此鬚鬣非伋所病也昔堯身脩十尺眉乃八彩實聖舜身脩八尺有奇面頷無毛亦聖禹湯文武及周公勤思勞體或折臂望視或禿骭背僂亦聖不以鬚眉美鬣爲稱也人之賢聖在德豈在貌乎且吾性無鬚眉而天下王侯不以此損其敬由是言之伋徒患德之不邵美也不病毛髮之不茂也

孔叢子

修撰

第一百八卷

紀龐部十一

補遺五

渾天儀

道在尿溺

心鑑

太公餘智

諾臯記序

偏上偏下

東閭子

東丹王

桀力紂勇

盜賊義士

趙子柴子

蕭奴郭童

誰定吾文

馬援好騎

禁上書

辨妖

象泣

撰志

妾崇

唐宗玄

讒讒人

三沸法

皇帝救得

草詔

萬花會

書謗

鶴生卵

巢居穴處

非君命不可

孝廟九事

高源孝子

廷杖

髑髏王

元伐改元

元代亂興

靈芝誦

卜誌公塚

選民間女

平處州寇

勦蜀盜

侯端

劉鐵漢

回生

廣中賊

吳人尚奢

文士仙去

嘉謨蚤識

劉氏鴻書卷之一百八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紀元部十七乙

補遺五

葛洪曰渾天儀注云天如雞子白地如雞子黃浮居於
天內天大而地小表裏有水天地各隨氣而立載水而
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中分之則半覆
地上半繞地下故二十八宿半見半隱天轉如車轂之
運也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載地者也天之出

入行于水中爲的然矣今視諸星出於東者初但去地
少許爾漸而西行先經東上後遂西轉而下焉不旁旋
也其先在西之星亦稍下而沒無北轉者日之出入亦
然今日出於東冉冉轉上及其入西亦復漸漸稍下都
不繞地北去則渾天之體信不誣矣劉仕義曰天地有
物之大者也天體應有軀殼內外皆水有通竅焉然則
天之外水矣其必復有天乎不知如此天者凡幾也天
之外水矣其必有窮際乎不知窮際之外又何物也推
論至此七聖皆迷

新知錄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
黃郭子日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
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甕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
溺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
問於監市履豨也每下愈况

南華真經

鑑者心也心蔽吉凶者靈鬼攝之心蔽男女者淫鬼攝
之心蔽幽憂者沉鬼攝之心蔽放逸者狂鬼攝之心蔽
盟詛者奇鬼攝之心蔽藥餌者物鬼攝之如是之鬼或
以陰爲身或以幽爲身或以風爲身或以氣爲身或以
土偶爲身或以彩畫爲身或以老畜爲身或以敗器爲
身彼以其精此以其精兩精相搏則神應之爲鬼所攝

者或解奇事或解異事或解瑞事其人傲然不曰鬼於躬惟曰道於躬久之或死木或死金或死繩或死井惟聖人能神神而不神於神役萬物而執其機可以會之可以散之可以禦之日應萬物其心寂然

五鑑篇

太公田不足以償種漁不足以償網治天下有餘智文公種米曾子駕羊孫叔敖相楚三年不知軛在衡後務大者固忘小智伯厨人忘炙籩而知之韓魏反而不知邯鄲子陽園人忘桃而知之其亡也不知務小者亦忘大也

劉向雜言

段少卿諾臯記序云聖人定璇璣之式周禮立巫祝之

官考乎十輝之祥正乎九黎之亂當有道之日鬼不傷人在觀德之時神無乏主若列子言竈下之駒掇莊叟說戶下之雷霆楚莊爭隨兕而禍移齊桓覩委蛇而病愈

諾臯記序

管仲父出朱蓋青衣置鼓而歸庭有陳鼎家有三歸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侈偏上孫叔敖相楚棧車牝馬糲餅菜羹枯魚之膳冬羔裘夏葛衣面有饑色亦良大夫也其儉偏下

東閭子嘗富貴而後乞人問之曰公何爲如是曰吾自知吾嘗相六七年未嘗薦一人也吾嘗富三千萬者再

未嘗富一人也不知士出身之咎然也孔子曰物之難
矣小大多少各有怨惡數之理也人而得之在於外假

之也 子彙

遼太祖阿保機二子長曰突欲 遼史名陪 次曰堯骨 後改名德光

唐明宗天成元年丙戌遼主滅渤海 渤海北海之地今哈密扶餘也中國

之滄州景州名渤海者蓋僑稱以張休盛 改為東丹國以倍為東丹王其後

述律后立次子德光東丹王曰我危哉不如適他國以

成泰伯之名遂立石海上刻詩曰小山壓太山太山全

無力羞見故鄉人從此投外國遂越海歸中國唐明宗

長興六年也明宗賜與甚厚賜李姓贊華其名也以莊

陸 姪夏氏妻之拜懷化軍節度使東丹王有文才博古

今其帆海歸華載書數千卷尤好畫世傳東丹王千角

鹿圖李伯時臨之董比苑有跋宣和畫譜列其目焉 秋

林伐山

淮南子曰桀之力能伸鐵鉤索其臣捱移大戲水殺黿

鼉陸捕熊虎帝王世紀曰紂能倒拽九牛撫梁易柱墨

子曰紂生捕兕虎指畫殺人費仲惡來足走千里手制

兕虎尚書大傳云湯放桀居中野士民皆奔湯桀與其

屬五百人南徙千里止於不齊不齊民往奔湯乃與其

屬五百人徙魯魯士民復奔湯桀曰海外有人與五百

人俱去帝王世紀武王伐紂紂起師自容閭至浦水與
同惡諸侯五十國凡七十萬人距周於牧野六韜曰紂
之卒握炭流湯者十八人崇侯虎等舉六百石重沙二
十四人由此觀之紂卒之倒戈後攻血流漂杵蓋與其
黨自相格鬪故也周之得大封建異于商亦以有同惡
五十國可滅耳然則桀之失人心固甚于紂湯之取桀
亦易于武王而紂得禍之慘所以遠過于桀也

兪州別

集

晉靈公刺客不殺趙宣子漢楊琳刺客不殺蔡中郎晉
劉裕刺客不殺司馬楚之唐太子承乾刺客不殺于志

寧淮南張顥刺客不殺嚴可求夏刺客不殺韓魏公

苗劉刺客不殺張魏公孰謂賊盜無義士乎

偶書

戰國趙奢之子括括嘗與其父言兵事奢不能難而不
謂善也及長平之役趙且使括代廉頗將而其母上書
言括徒能讀父書不可使將乃卒將括而括敗死國幾
亡五代南唐柴克宏者再用之子也沉默好施不事家
產雖典宿衛日與賓客博奕飲酒未嘗言兵時人以爲
非將帥材克弘請效死行陣而其母亦表稱克弘有父
風可爲將後克弘常州一戰遂敗吳越婦人賢明藻鑑
者則有矣乃二母不特知子亦知將也

金罍子

蕭穎士傳有奴事穎士十年笞楚嚴慘或勸其去笞曰
非不能去愛其才耳赤脚長鬚知愛才乎蓋亦陸沉于
人笞罵間矣後漢郭泰嘗止陳國童子魏昭求入其房
供給洒掃泰曰年少當精義書曷爲求近我乎昭曰蓋
聞經師易遇人師難遭故欲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耳
泰美其言聽與共止嘗不佳夜後命昭作粥粥成進泰
泰一呵之曰爲長者作粥不加意敬使不可食以杯擲
地昭更爲粥重進泰復呵之如是者三昭姿無變容顏
色殊悅穎士奴蓋亦陳國童子之流而史以人微逸其
名

曹子建與楊德祖書云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
譏彈其文有不善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
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爲也敬禮謂僕卿何
所疑難文之佳麗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
吾嘗嘆此達言以爲美談子建之言善矣任昉爲王儉
之簿自作文令昉點正昉因定數字儉嘆曰後世誰知
子定吾文正用此語

容齋隨筆

馬援好騎善別名馬于交趾得駱越銅鼓乃鑄爲馬式
表曰臣嘗師事子阿受相馬骨法孝武皇帝時善相馬
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于魯班門外則

鴻書
更名魯班門曰金馬門臣謹依儀氏韉中帛氏口齒謝氏唇鬚丁氏身中借此數家骨相以爲法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五寸有詔置于宣德殿下以爲名馬式馬援銅馬相法曰水火欲分明水火在鼻兩孔間也上唇欲急而方口中欲紅而有光此馬千里領下欲深下唇欲緩牙欲前向牙欲去齒一寸則四百里牙劍鋒則千里目欲滿而澤腹欲充廉欲小季肋欲長縣薄欲厚而緩縣薄股也腹下欲平滿汗溝欲深長而膝欲起肘腋欲開膝欲方蹄欲厚三寸堅如石劉仕義曰武事尚強而馬之用爲急則援之相法不可不知也雖然有說馬相

其形尤當相其神者伯樂使九方臯求天下馬得之沙丘反報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或以讓樂樂曰否臯所觀天機也所謂天機其神之謂乎故曰世上豈無千里馬人中難得九方臯通於此說者可以盡相法矣是又不可不知也

劇談錄

光武禁上書人頌言聖然賢主也秦政自以德兼三功過五故合崇其號曰皇帝其焚詩書惡人以古議今也削謚法惡人以臣議君也蓋愚天下而傲然以獨聖已矣然人至於今愚之光武得天下過湯沐里召父老賜復一年父老請復十年曰天下至大日復一日安敢遠

期十年此光武之所以慎守天下而延祚長也秦政自以爲祖皇欲子孫以二透萬而無窮然不再傳而白馬出關赤龍當天矣

金罍子

京房易妖曰陰在首天下大亂在腹天下有事在背天下無後而宋書稱晉有兩女子一陰在臍上一在下皆淫而不產晉五行志云有陰在首者居揚州有一男子二陽累生俱能行人道而淫

弁州別集

晉時南越致馴象於臯澤中養之爲作車黃門鼓吹數十人令越人騎之每正朝大會皆入充庭帝行則以象車導引以試橋梁後象以鼻擊害人有司啓之欲殺象

象垂鼻泣血流地不敢動自後以朝議以象無益于事悉

送還越

晉諸公讚

隋大業初勅內史舍人竇威崔祖濬及龍川贊治侯偉等三十餘人撰區宇圖志一部五百餘卷新成奏之又著丹陽郡風俗乃見以吳人爲東夷度越禮義及屬辭比事全失修撰之意帝不悅遣內史舍人柳達宣勅責威等云晉漢末三方鼎峙立大吳之國以人物稱故晉武帝云江東之有吳會猶江西之有汝潁衣冠人物千載一時及永嘉之末華夏衣纓盡過江表此乃天下之名都自陳平之後碩學通儒莫非爾彼至等著其風俗

乃爲東夷之人度越禮義于爾等可乎然於著述之體
又無次序各賜杖一頓卽日勅遣秘書學士十八人脩
十郡志內史侍郎虞世基總檢於是世基先令學士各
序一郡風俗擬奏請體式學士著作郎虞作序京兆郡
風俗學士宣惠尉陵敬序河南郡風俗學士宣德郎杜
寶序吳郡風俗四人先成以簡世基世基奏聞去取聽
勅及奏帝曰學士修書頗得人意各賜帛二十段付世
基擇善用之脩成一千二百卷卷頭有圖敘山川則卷
首有山川圖序郡國則卷首有郭邑圖敘城隍則卷首
有公館圖其圖上山川城邑題字及細並用歐陽肅書

郎率更令詢之長子攻於草隸爲時所重云

許智藏傳秦王俊有疾上馳召智藏治之王夢其亡妃
崔氏泣曰本來相迎許智藏將至當必相苦爲之奈何
明夜俊又夢曰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以避之及智藏
至爲俊診脉曰疾已入心當卽發瘡不可救也俊果數

日薨

隋書

唐玄宗初政勵精三十年間良輔柄用姚崇尚通宋璟
尚法張嘉貞尚吏張說尚文李元紘杜暹尚儉韓休張
九齡尚直明良泰交政治畢舉以故開元之盛輝映史
冊迨天寶初惑於楊太真之狐媚相林甫寵祿山溺彼

愛河釀茲禍水竟至乘輿播遷息喘岷蜀身辱位墟幾
於亡國賴李泌郭子儀諸賢才殲夷叛逆奉迎西還幸
矣明皇過劍門關詩曰劍閣橫空峻鑿輿出狩回翠屏
千仞合丹嶂五丁開灌木縈旗轉仙雲拂馬來乘時方
在德嗟爾勒銘才噫吁悔心之萌已墮旣矣臨潼驪山
之溫陽有石刻元人一詞曰三郎年少客風流夢繡嶺
蠱瑤環漸浴酒發春海棠睡暖笑波生媚荔子漿寒况
此際曲江人不見偃月事無端羯鼓三聲打開蜀道霓
裳一曲舞破潼關馬嵬西去路愁來無會處但淚滿關
山空有香囊遺恨錦襪傳看玉笛聲沉樓頭月下金釵

信杳天上人間幾度秋風渭水落葉長安馮子振題楊
妃病齒圖曰華清宮一齒痛馬嵬坡一身痛漁陽鞞鼓
動地來天下痛噫吁豈非後世之炯鑒哉

新知錄

唐沈顏著讒國曰知佞之讒讒人不知佞之讒讒國也
是以子胥殺而吳亡李斯誅而秦滅伍尚死而楚昭奔
屈原放而懷王囚故曰知佞之讒讒人不知佞之讒讒
國也

見唐文粹

陳子讀之曰夫佞讒國而已乎讒夫鼓舌也

因申其義曰知佞之讒讒國不知佞之讒自讒也是以

吳旣亡而宰嚭沉

見劉向說苑

秦未滅而趙高族楚昭奔而

無忌誅懷王囚而靳尚刺

見戰國策尚爲張旄所刺史記上官大夫正義曰王逸云

上官余故曰知佞之讒讒國不知佞之讒自讒也嗟夫
此義明庶其爲佞人屈軼其有多乎金龜子

李約沂公子也一生不近粉黛性嗜茶嘗曰茶須緩火
炙活火煎活火謂炭火之有焰者當使湯無妄沸庶可
養茶始則魚目散布微微有聲中則四邊泉湧壘壘連
珠終則騰波鼓浪水氣全消謂之老湯三沸之法非活
火不能成也因話錄

馮道事契丹耶律德光問道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對
曰此時佛出也救不得惟皇帝救得人皆謂契丹不至
夷滅中國之人者道一言之力也道所對是俳語亦是

禪門轉語老賊真有伎倆譚輅

宋汪藻字彥章直學士院草高麗答詔其不許入貢詔
略曰壞晉館以納車庶無後悔閉玉關而謝質匪用前
規上顧輔臣稱公得代言之體久之麗人謝表至上復
稱美拜翰林學士以所御白團扇親書紫誥仍無縮黃
麻取六經十字以賜縉紳榮之孫覲傳墓誌

東坡云揚州芍藥爲天下冠蔡繁卿爲守始作萬花會
用花千餘萬枝旣殘諸園又吏因緣爲奸民太病之餘
始末問民疾苦以此爲首遂罷之萬花本洛陽故事亦
必爲民害也會當有罷之者錢惟演爲留守始置驛貢

洛花識者鄙之曰此宮妾愛君之意也

茗溪漁隱

司馬溫公作相日親書榜揭于客位曰訪及諸君若覩朝政闕遺庶民疾苦欲進忠言者請以奏牘聞于朝廷光得與同僚商議擇可行者進呈取旨行之若但以私書寵喻終無所益若光身有過失欲賜規正卽以通封書簡分付吏人令傳入光得內自省訟佩服改行至於整會官職差遣理雪罪名凡干身計並請一面進狀光得與朝省衆官公議施行若在私第垂訪不請語及某再拜咨白

容齋隨筆

淵材迂濶好恠嘗畜兩鶴客至誇曰此仙禽也凡禽卵生此禽胎生語未卒園丁報曰鶴夜生一卵淵材呵曰敢謗鶴邪未幾鶴展頸伏地復誕一卵淵材嘆曰鶴上敗道吾乃爲劉禹錫嘉話所誤自今陰孔子佛老之語餘皆勘然淵材讀相鶴經未熟耳

墨客揮犀

熙寧間故太師王公拱辰卽洛之道德坊營第甚侈中堂起屋三層最上曰朝元閣時司馬君實亦在洛于私第穿地深丈餘作壞室二公各嘗登處其間邵雍堯夫見富鄭二公問洛中有何新事堯夫曰近有一巢居一穴處者遂以二公對富爲發笑

塵史

耶律楚材傳歲辛丑二月三日帝疾篤醫言脉已絕皇

后不知所爲召楚材問之對曰今任使非人賣官鬻獄
囚係非辜者多古人一言而熒惑退舍請赦天下囚徒
后卽欲行之楚材曰非君命不可俄頃帝少蘇因入奏
請肆赦帝已不能言首肯之是夜醫者候脉復生適宣
讀赦書時也翌日而瘳予謂此晉卿精於數知帝當且
起又知天下多冤濫故乘帝疾行之術也然亦多幸免
矣非法也嘗試一爲之異時且有左丞相疾革家人請
赦重囚者矣按是年冬十一月四日帝將出獵楚材以
太乙數推之亟言其不可不聽獵五日帝崩於行在所

金壘子

宋臣紀孝廟九事蓋高宗初過德壽宮凡供奉人各撥
一半謂如御服所十人撥五人絲鞋所八人撥四人之
類旣撥住內侍奏乞人補填孝廟云更不須得朕無所
用此國家賦財有限若諸處收補填闕須頓添數百人
請受國用何以支吾竟不復補○高宗絲鞋兩日一易
御服三日一易孝宗絲鞋兩月一易御服弊則易之或
時浣濯補紉○孝廟旣過重華宮有一淨齋終日宴坐
其間止有一卓案上杏書籍一部圓硯一隻筆兩管墨
一錠紙兩軸四旁無他物近璫嘗奏高宗留下寶器圖
書不可數計陛下當時取觀玩略享之孝廟云不然高

廟波江成中興之功業德盛大故合享此朕無功德豈
可享用璫云留在庫藏久必朽蠹取而觀玩何損也孝
廟云此皆是直錢之物高廟所寶萬一將出或至損壞
便是不能守也至後皆鎖閉不啓○慈福慶壽壽皇新
作一袍刺繡甚華慈福見之云哥哥尋常不曾着此衣
服今何故如此壽皇對云政爲媽媽萬壽獻杯之故慈
福云哥哥可謂孝順喜形天顏壽皇親捧壽杯慈福不
舉手就以口飲感動之極至於涕下翌日取此御袍置
藏之云此我兒子孝順爲我獻壽特爲此服也○元夕
後三日宣嗣秀王及其諸子宴集坐間壽皇云聞得外

間鼓吹喧闐想是民間歡樂嗣秀王對云此不可強壽
皇云此如何強得嗣秀王云緣連年豐稔民間稍康所
以致此壽皇云是是嗣秀王因問元夕壽皇聖帝對此
良辰美景亦領略之否壽皇云十四日嗣帝過此排當
十五日不飲嗣秀王云是夕如何度壽皇云是夜鼓琴
兩曲人報月色甚佳遂出巡簷賞月已而飲湯一盃至
二鼓就寢大凡飲酒不可連日令人神思不清又云人
主没人道得若不自制禁任意恣縱何所不可非獨酒
一事也○每宣秀邸及諸子宴食味極薄壽皇語之云
莫不嫌太簡薄否人飲食盤案雖極豐腆所食不過一

兩箸其餘皆作踐了何如分作一兩次既不作踐又可
頻相會也○壽皇極簡嚴不甚發語雖宴集拱手終席
對諸璫不呼其名止呼其官而已○壽皇坐側有一牙
籤筒牙籤凡二十半白半綠酒樽至出白籤斟止半盃
出綠籤則滿汎一席之間用綠籤止二三而已○近璫
奏當修重華宮舊例須關朝廷出錢下臨安轉運司應
副壽皇云我在南內豈不知朝廷無錢臨安轉運司亦
窘向來高宗緣德壽宮闕錢所以朝廷極力應副今我
與嗣君是一家事此間並無用錢處所積甚多只用宮
中錢修不必關聞南內遂以重華庫錢計料翻葺更不

官差一匠及一夫

經鉏堂雜記

高源僉江南浙江道提刑按察司事劾常州路達魯花
赤馬恕奪民田及他不法事恕懼走賂權臣阿合馬以
他事誣源既係獄一日忽釋之莫知所由先是源所居
鄰里多阿合馬姻戚素知源事母至孝至是聞源坐非
辜悉詣合馬曰源孝子也非但我知之天必知之况媒
孽之罪非實若妄殺悖天不祥阿合馬感悟得不死事
與本朝王振以嬰僕之言釋薛夫子類

金罍子

虜中自宰執公卿下至判司簿尉有罪犯者亦不能免
杖責如在廷之臣有忤其旨意者則去衣卧地令侍衛

之人以杖箠數足則止名曰御斷攷金史自平章而下俱然今之廷杖其殆是乎第古刑不上大夫則士以下亦所不免耳

虜庭事實

契丹之先一主曰乃呵特一髑髏在穹廬中覆之以氊人不得見若有大事則殺白灰牛以祭始變人形出視事已卽又入穹廬復爲髑髏因國人竊視之遂失所在復有號曰喎呵戴野猪頭披猪皮居穹廬有事則出退復隱入穹廬如故後因其妻竊其皮莫知所如後一主曰晝裏眠呵堆養羊二十日食十九留其一次日復滿二十口皆極怪異

葉隆遼志

元太祖起龍翔破大金世祖得襄陽平南宋天下一統取大易大哉乾元之義國號曰大元取至哉坤元之義年號曰至元設經陳紀以垂後世立中書省以總庶務立樞密院以掌兵要立御史臺以糾彈百司世祖嘗言中書朕左手樞密朕右手御史臺是朕醫兩手的此其立臺之旨歷世遵其道不變時國正論謂之臺綱後世漸徇私情謂非親不舉非雋不彈執此之論反謂當然而國論遂大不正矣自庚申帝御極太平王燕帖木兒爲相卽用其弟買里古思爲御史大夫太平旣敗繼用秦玉伯顏爲相卽用其兄子脫脫爲御史大夫幸脫脫

聽其館客吳行可之說發其逆謀秦王貶死遂以功命脫脫爲相亦用其弟野先不花爲御史大夫及脫脫見貶荅麻矯詔酖之遂以荅麻爲相卽用其弟雪雪爲御史大夫當時國事已去矣嗟乎世祖設是官本以防權奸膠固黨與盤結之患使之有所防範擊刺以正國勢及其末世省臺要任乃皆萃於一門殊失養猫捕鼠畜狗防奸之意幸其才智短拙謀不逮心旋至敗滅向使莽操懿温之倫居之元已不迨順帝而後宗社爲墟也

元初有王華蔡五九等之亂旋致勘定其後天下處處

盜起陝西有金娘子江西有歐道人山東有田豐襄陽有莽張岳州有潑張安慶有雙刀趙四川有旻眼子各據州郡此其大者大抵江淮皆屬淮寇湖廣皆屬徐寇惟此兩枝爲盛

草木子

明高皇帝命宋學士濂作靈芝甘露頌賜酒大醉歸爲方孝孺言之須臾酣寢方候之夜深殊未醒方料先生不寤明當誤事卽爲製文書完比曉宋起趨朝愕然謂方曰我今日死矣方問何故宋曰昨上命作頌醉甚誤不爲今無及矣上怒必賜死方曰正恐先生覺遲已具一草或裁定以進可乎卽以文呈宋閱之曰何改爲急

懷之入朝上迎謂濂頌安在宋出進之上讀之曰此非
學士筆也宋又愕然上曰此當勝先生宋叩首謝臣實
以賜酒過醉未能成章門生方某代爲之上曰此生良
勝汝立召見卽試以一論五策方立成上覽訖復顧宋
曰渠實過汝卽命面賜緋袍腰帶猶平巾令往禮部宴
命宗伯陪之復遣覘焉方據上席岸然上曰斯人何傲
因不留俾爲蜀王府教授語懿文曰有一佳士賚汝今
寄在蜀其人剛傲吾神之汝用之當得其大氣力文皇
旣卽位問廣孝誰可草詔廣孝以方對遂召之數往返
方竟不行乃強持之入方被斬衰行哭旣至令視草大

號詈不從強使榻管擲去語益厲曰不過夷我九族耳

上怒曰吾夷爾十族左右問何一族上曰朋友亦族也

於是盡其九族之命而大搜天下爲方友者殺之

吾學編

太祖建壽陵將遷寶誌冢祝之不報曰假地之半遷瘞

微偏當一日享爾一供乃得卜發其坎金棺銀槨因函

其骨移瘞建靈谷寺衛之立浮圖於函上覆以無梁軌

殿工費鉅萬仍賜庄田三百六十所食其一歲而周焉

以爲永業御製文樹碑記績俄霹靂震其碑再樹再擊

上曰誌不欲謂吾績耳乃寢不樹

野記

高皇帝嘗選蘇杭民間婦女通曉書數者入宮給事須

其願乃發得四十四人比至試之可留者纔十四人賜金其家餘悉遣歸永樂間又選天下婺婦無子而守節者有司籍送內庭教宮女刺綉縫紉及有藩王之國分隸隨行以教王宮女其所處曰養贍所初獨以無子者其後有子而幼且窘者亦遣行有吳江吳家婦陸氏與馬有子遺家至宣德間陸從某王封廣東又轉從封江西子已常往來二藩間屢請求見母輒不允迨正統丁卯復懇啓於王王憐而許之陸已病篤不能言子刲股與食陸甦王聞益閔召見賜金帛勞遣之至旅而卒歸櫬先墓人爲作吳孝子傳子名璋生子洪由進士歷任南京刑部尚書

野記

處州多銀坑民亡賴者並緣爲姦利正統十二年春二月慶元人葉宗留聚衆盜掘少陽坑數月計所獲微甚棄去九月率衆之雲和遍掘諸坑塲無所得還慶元居數日往政和掘少亭坑亦不給用謂其徒曰與其取於山勞而無獲孰若取於人一舉而有餘也衆從之時已數百人遂掠政和縣及村落還慶元號召得千餘人遣招龍泉良葛山人葉七爲教師訓練其徒武藝由浦城劫建陽所過焚掠民從之者益衆遂掠建寧官民皆逃匿分衆截路于車盤嶺鉛山惴恐行旅斷絕時福建邵武賊鄧茂七方猖獗朝廷命都御史張楷帥兵往討

鄧賊至廣信以葉寇道梗留不敢進福建遣使促楷師
浙江藩臬諸司請楷便宜移兵擊葉寇江西御史韓雍
等亦言葉寇近咫尺地方危在旦夕又爲道梗皆國家
事豈可坐視民罹荼毒楷不知所從有指揮戴禮願往
勦之楷乃命率兵五百往十三年十一月賊至黃栢舖
戴禮兵擊之死傷相半宗留衣緋率衆前中流矢死官
兵不知爲宗留也賊退奔入山復擁葉希八等爲渠魁
劫車盤嶺悉衆駐十三都欲回浦城都督陳榮帥兵二
千往併戴禮兵至十二都賊悉衆出戰官兵大敗榮禮
皆死之楷等以福建寇勢迫取道徑往福建討鄧寇賊

盡掠取器仗回劫浦城焚其縣治民居過龍泉從者至
數萬入據雲和山中麗水楊希鮑村陶得二各率衆數
千人歸之居數月賊謂其黨曰山中出掠不便不若由
米湖盡掠府城乃結寨駐鮑村取貨于義烏掠人於松
陽官軍雖衆不能越馮公嶺而相迫矣衆從之遂掠府
城守臣遣使從温台告急于省御史命都指揮沈鱗叅
議耿定僉事王晟帥兵四千以十四年三月至處州嬰
城自守月餘賊縱掠益甚諸守臣復遣使詣省告急御
史盛琦黃英先後以聞 朝廷命總兵官徐恭帥兵二
千馳至處州亦城守不敢出復遣使往福建告急於張

楷時有制下張楷令福建賊稍平以餘黨付金濂楷還師討處寇楷未至處城中乏糧餉諸將日對泣五月賊攻城急徐恭等出禦之沈鱗耿定王晟等皆敗死徐恭僅以身免入城固守不敢出亡何張楷入浙至衢州僉事陶成往迎之泣陳其事楷分兵水陸兼進至蘭溪御史黃英林廷舉來會請速進兵至金華府令軍中製竹篋三百五十面篋如牌製糊以紙畫獸形可禦賊鎗乃兼程進至處州界知府陸鍾等來迎至銅山寺駐師賊遣人求撫寔覘之也遂給榜示付之去時官兵陣於平地賊衆萬人出山索戰官兵分三陣賊攻中軍楷等令

回達馬軍射之死者三百餘人左右合擊死者又二百人持鎗者多爲竹篋所制蓋鎗入竹隙急不得出多被擒獲賊敗潰是日斬首六百餘級生擒百餘人噐仗稱是乃以捷聞千戶沈俊謂其部下多麗水鮑村人父子兄弟陷賊中者衆有何受等三人自言於陣前見其親屬今欲招撫俊以此三人往可得要領楷從之令齋榜入山反覆譬曉詞亦過徇楷至以老母百口與誓賊乃先令陶得二出見楷優加賞賚令歸山中同賊首葉仁八楊希陶葉倫并其黨十餘人來見楷納其降給帖令復業始知前黃栢舖緋衣中流矢死者卽葉宗留也明

日何志三等又招得賊首余海四陳川十余二等三百餘家出降亦許令復業六月兩得 璽書諭楷相稅撫勦之宜楷等奏報賊前後聽招復業者九千餘家男婦二萬餘人疏既上賊首陶得二等回山復疑懼擁衆如故顧以書招楷入楷亦復書諭之賊在慶元大社者又出掠麗水青田等處未幾復得 璽書諭楷等將已降賊令所司撫處廣布息信戒官吏勿相擾激不聽撫者調兵勦滅楷復遣郡邑丞倅等官賁入山再招之陶得二等始聽招盡焚其峯塞出降餘黨聞陶得二降悉解散復業所司隨在撫諭之楷等乃班師且露布以聞楷

還京會 英宗北狩舊經事大臣多陷沒王者議楷無功追論都督陳榮等死下楷獄論罪議上以寇平功贖

罪得放歸

平處州寇紀

藍廷瑞鄆本恕廖惠皆四川保寧人廷瑞行山中得古棄印亡何又得一劍自謂有天瑞時仁寧劉烈反僭稱王廷瑞等遂以所得印劍煽惑民正德四年冬聚衆反劉烈衆侵掠陝西官兵討敗之烈不知所終而廷瑞等漸猖獗遂僭稱順天刮地掃地等王官兵討之不克衆至數萬人侵湖廣鄖陽等處五年正月命尚書洪鍾總制軍務督四川陝西湖廣兵討之藍廷瑞等攻破通江

縣四川巡撫都御史林俊督漢土官兵擊敗之又敗之
于門枕城峽又會湖廣兵敗之於鎮坪茅坦擒廖惠斬
之藍廷瑞合鄢本恕兵奔陝西越漢中至大巴山俊遣
兵追及大破之賊棄輜重走會洪鍾以總制至四川與
林俊議多不合軍機進止每牽制不速進討廷瑞等招
集散亡勢復大振攻燒營山縣治殺僉事王源洪鍾乃
會林俊檄叅政曹祥叅議錢朝鳳副使龔勉仁僉事李
恕等督四川兵會陝西巡撫都御史藍章檄副使來球
副總兵閻綱等督陝西兵檄湖廣叅議方璘都指揮李
玉樊燁督漢土兵又檄河南都指揮徐節鮑威帥所部

兵分路進勦鍾與俊親監督之以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湖廣兵先追及於陝西石泉縣熨斗埧賊見官兵追急
不暇擄掠求招撫時官兵追者未盡至乃計款之令至
四川東鄉縣金寶寺聽撫賊令其黨十數人隨各將校
詣軍門陳告五月初八日鍾等各給榜示并檄召廷瑞
等約日令出降仍檄諸路兵進兼防守諸關隘賊雖詐
聽撫意在緩師欲延至秋熟得畧食實無降意違所約
期十餘日至六月十四日始至信地依山駐營廷瑞本
恕俱不出使人來言欲得營山縣治或臨江市駐其衆
方出見且要取旗牌官爲質鍾等俱許之鄢本恕來見

回營藍廷瑞始復來見且降且肆殺掠仍於松樹埡劫擄民家計欲脫走官兵分七哨周匝防巡邏甚密不得間乃止賊衆見勢窘漸潰散去十五日廷瑞以所擄女子詐爲已女嫁領兵士舍彭世麟爲妾以結驩世麟白軍門受之遂邀諸賊首至營宴會鍾令廷瑞所親鮮于金說廷瑞及本恕於十六日帥諸賊首二十八人同至彭世麟營赴宴伏兵盡擒之賊衆聞變遂大潰四出奔軼山谷鍾等遣諸路兵分道追勦之擒斬溺死并俘獲婦女老弱騾馬兵仗甚衆未盡者許自投首撫之惟從賊首廖麻子未獲捷聞洪鍾加太子太保林俊陞右都

御史藍章陞右副都御史大監韋興加祿米十二石俱錫金幣餘將士各陞秩賞賚有差是年正月江津縣賊曹甫亦聚衆作亂攻圍縣治殺僉事吳景僭號稱王都御史林俊自調兵擊敗之誅甫甫黨方四任鬍子擁餘衆走綦江入思南石阡等府俊與總制洪鍾等會勦藍鄢等寇不暇追襲數月之間方四等復猖獗有衆數萬方四僞稱總兵任鬍子僞稱御史餘賊首二十餘人僞稱評事等名六月貴州兵敗之于思南播州兵敗之于三跳諸處先後擒斬三千餘人賊由貴州復入四川欲至江津復仇八月賊攻南川馬頸雀子岡等關官兵禦

之又攻東鄉永澄漕諸處儼回兵禦之前後頗有斬獲
百戶柳芳等陣亡官兵敗賊遂越關入南川綦江境聲
言欲取江津重慶瀘州叙州以寇成都遠近震駭林俊
會洪鍾及巡撫松藩都御史高崇熙檄各屬漢土兵至
俊駐江津崇熙駐瀘州太監韋興駐成都御史王綸駐
重慶檄副使何珊都指揮鄒慶帥兵由合江進副使李
鉞知府曹恕帥兵由江津進夾攻之叅政邵蕡知府劉
思賢督餉九月十四日賊攻江津會石砭兵至并力禦
之賊敗走追至合小坪破其四營十八日賊以八千人
昇攻具復攻江津俊遣李鉞曹恕督酉陽播州石砭等

兵分三道迎擊之賊敗追至高觀山斬首五百餘級俘
獲二百餘人官兵乘勝追擊賊望見兵少還擊官兵副
使李鉞被賊追窘賴吏何士昂射退獲免賊勢猶銳酉
陽等土兵奮擊之斬獲二百餘人賊敗乃據高下石兵
不敢近賊復擁衆衝中堅鉞窘復吏何士昂揀免
俊等見賊銳甚下令收兵暫休羽檄徵各屬兵仍遣生
擒賊周大富入營招撫之十三日方四令其黨李廷茂
出告撫俊等許之與約日投見許以不死賊竟不至高
崇熙訪知賊首皆仁壽人遣使詣仁壽取各賊家屬入
營招之方四等殺其族屬不听撫遣人來言任其自散

去乃從二十一日李鉞督諸將校分兵爲六哨由大埡小埡月埡各關並進直衝高梁賊不能禦六面皆令破其中堅斬賊首任鬍子等賊大敗追殺三十餘里斬首一千八百餘級生擒方四妻妾俘獲幼男婦女三千四百餘人餘衆墜跌崖壑填塞筍溪等河三四里許奪獲驢騾馬四千五百有奇賊遁走土兵乘勝追勦又殺二百餘人賊見兵少還兵衝殺千戶田宣冉廷質等官兵敗所擒方四妻妾并騾馬復被奪去賊首方四并餘賊二千餘人俱遁入思南境內且言聚衆候明年復來共約前後斬獲并墜崖溺水傷死共七八千人俘獲男女

亦可二千餘捷聞林俊等賞各有差時俊因與洪鍾議不合又以不容中貴子弟從軍冒功故權倖多忌之自知不爲時所容敗賊後以疾乞休上允之臺諫屢疏留之不報蜀人號泣追送俊去方四餘黨復熾又賊麻六兒喻思俸駱松祥范藻等先後倡亂內江崇慶之境騷然踰年洪鍾等不能定四川巡按御史王綸劾鍾玩寇殃民罷之以右都御史彭澤代鍾總制討賊澤威令嚴明賞罰公信諸賊雖蜂起然視藍鄆方任四大寇差弱易制澤先平麻六兒及喻思俸次平內江崇慶之寇至正德九年春蜀盜始平

平蜀盜紀

懷遠將軍侯公諱端金山衛世襲指揮同知永樂十三年倭船十三猝薄城南官民出走公出東門去城三里地名楊家團屯住單騎至海塘偵之時潮退倭船大不能上各乘走舸御尾而進公望見當先一船有一衣紅人知是夷酋遂策馬入水沙水深浪湧馬鞞護水不能前公以佩刀斷而棄之將近一箭斃其紅衣者賊卽麾旗止其後隊復回大船悉衆而上公料其勢衆銳未可櫻其鋒且慮其識放箭時所坐白馬返至海塘下適有牧羊者手封羊血以塗其馬馬盡赤還駐楊家團卻領軍出南門不重彼已輕與交戰全軍潰遂南門入公在

團下令持束薪同盡入城趨至賊船悉焚其十三艘賊遽空城進無所獲退無所歸勢亦窘矣公遂率衆前至東門門閉不得入趨南門亦不得入轉至西門吊橋斷公祝其馬曰我命不絕汝當努力不爾我與若俱死矣馬奮然一躍直過城濠倉卒間墜一劍於地馬啣起授公公旣入西門回顧後軍無一人繼至公與賊巷戰數十合且戰且馳賊衆咋口好將軍也至衛前賊以所掠布疋旁午於途以胷馬足欲生致公公以一劍挑布以一劍斷之賊咸仆地指天搖手驚爲神人云又以長鈎鈎公着左膊公不爲動墮甲四片而去遂出東門復集

散卒與之申約奮勇入城盡殲賊衆無一生還者公平
日以膂力聞府治獅大文許以腕挈之行十里餘又嘗
馳過坊交抱楣上兩股挾馬懸之人尤驚異南漚地方
有虎傷人公格殺之烽墩下至今土人呼其地爲候公
殺虎墩云

文獻通考

正德時代州有劉鐵漢者長蘆鹽運使斗山劉公繹也
公總理遼東糧儲兼屯種瑾初擅權正急於貪或告瑾
曰文官富有惟邊郎耳瑾明言指意而公弗從瑾怒械
至京師枷號示衆時枷重法嚴晝夜監守雖親友莫敢
近他枷者多十日餘卽死獨公枷月餘不死時公同郡

王菴者以死侍側日夕不離公曰我死其職分也如
君何王終不去方枷時有黃冠者至公邸遣家人藥一
丸日日剝一分服盡則難脫是日公夢仙人自霄而下
以一丸藥納之口中覺而口尚有藥香監守者俱言見
老人送藥忽不見於是喧聞九市上達朝堂而西麓張
太宰乘此異言之瑾得釋爲民後太宰又言宜起用以
示公道遂授監察御史未幾而瑾敗朝野稱爲鐵漢云
見聞錄

隆慶丁卯張水部與弟計偕至桃源弟病革未歛恍若
有神繞舟呼曰是人且不死關公以王孫友愛故來報

汝水部因昇弟屍徙至野廟中走關公祠祝曰俟於先
主異姓也猶能情篤某親兄弟柰何相棄於此死之日
爲孟秋晦日迨是中秋矣水部視其魄不陽亦不化背
腹相湊若無腑臟者水部私念營魄能無離乎我嗷嗷
然隨而哭之魄不得載營矣偕一僕屏息廟中夜不敢
舉火旦走候祠捧明水一盂燔祝辭投水中歸以沃屍
榻頽扶其口以五分瀝之頽有泚水部喜籲侯彌急一
夕屍起熱然立立忽仆僕走告水部曰幸矣似有生矣
水部急入提其耳曰某在斯締聽之微有息又低語曰
弟來弟來已乃喉噏然聲出謂形不類已詫水部水部

按方寸間指之曰是非爾乎因撥其目微若欲視者則
索鑑求照見其口鳴而鼻張漆漆然循其兩股至於腹
流絡轉動忽起坐但服湯數旬而復自歿至甦凡十有
八日水部名克文戊辰進士終比部郎弟名堯文癸未
進士任衢州守昔趙簡子死七日而甦非真死也其猶
在夢境乎張仲子旣死而力回之神哉

回生傳

萬曆壬午四月間廣中蛋賊肆劫于番南東順之間撫
之甚夷而當事貪功奏勦于時偏將沈茂麻鎮都趙陞
等會同海道副使閩朱公東光發兵出海朱以梁文統
精勇數十百人駕三四艘自衛期各將于波羅廟及朱

船至而諸將皆退遁不果來朱復進約三十里而所稱
獅百脚蛋賊以五十艘來薄朱船梁文乘風縱火挺刃
而前奮擊大呼賊皆糜潰降賊舟三十餘艘而歸至沙
灣諸將皆蟻船相待船有浮獲潛問之則皆此灣良家
男女也梁文徧語諸將曰殲賊所以安民今擄民爲賊
公等踰於賊矣且國法可奸獨不畏天道乎諸將不納
梁文遂舉所降賊舟與之悉捨所浮男女約千一百有
奇於是沙灣家以沉香貌梁尸祝之梁文盲一目村人
呼之爲獨目梁沈繼山司馬戍嶺南身所覩記惜此人
當今無識而怜之者因語其友姚氏異聞之採風者收

之雜記使千古之下知有此人爲誅降殺順者之戒

見
聞錄

吳樵嘗論吳人尚奢而爭勝所事不切寧擿百萬錢嫁
女不能擿十萬錢教子弟此風今時尤甚昔王荆公次
女適蔡卞夫人以錦爲帳未成禮而華俊之聲已聞於
外神宗一日問荆公云卿大儒之家用錦帳嫁女荆公
愕然無以對歸問之果然乃舍之開寶寺福勝閣下爲
佛帳明日再對惶懼謝罪而已夫以宰相嫁女具一錦
帳尚猶如此顧忌今士庶之家其爲錦帳者多矣黃魯
直云人生須輟生事之半養一佳士教子弟爲十年之

計乃可有望此言說與富翁則未有不咲其迂者吁世
間顛倒相一至此乎

白拂齋紀

自古文章之士稱以仙去者理或有之蓋天地冲美秀
特之氣見予獨多生有所自出有所為則去有所歸固
其宜耳淮南王與八公上昇東方朔為華陽洞主司馬
季主委羽托化南華冲虛各備仙職嵇康郭璞並著兵
解曹植為遮須國王蔡邕為朔文郎劉楨徐幹王粲俱
為侍中王茂弘為尚書令陶隱居為蓬萊都水大監魏
鄭公為太陽都錄大監李長吉召賦王樸記杜右馬總
為六押大都統白居易為海山院主韓退之為真官寇

萊公蔡忠惠俱為閻浮提王麗籍為王屋山君韓魏公
為紫府真人石曼卿為芙蓉城主王平甫為靈芝館仙
官蘇子瞻為奎宿一云紫府押衙劉景文為雷部掌事
沈文通為地下曹司杜少陵生前為文星典吏及其歿
也又與李青蓮輩俱優游江湖稱散仙近顧太保鼎臣
嘗三寢徐昌穀任第二殿帝君後陸詹事深將終之夕
亦預寢之其事尤竒怪錄司命治雲臺山周顛為鬼官
司命季札為北明公賈誼為西明都禁郎以治馬融事
不當謫遷太山司馬郝鑿為南門亭長臧洪為北斗天
門亭長紀瞻為北天脩文郎與虞譚更直守天門顧和

爲執蓋郎温太真爲監海伯杜預爲長史王嘉徐庶何晏殷浩俱侍帝晨庾亮爲北太常前中衛大將軍孔融爲後中衛大將軍陶侃爲西河侯蔡謨爲長史荀彧爲北明公賓友謝幼輿爲左副監

宛委餘編

李嘉謨世爲章丘農家劉豫初僭位外示節儉而內爲淫佚人多獻妻女姊妹求得官免罪習以成風又行偶語之禁喜掎刻之士豫妾至一百七十人子麟妾至一百二十人嘉謨父懼禍見其子年少精敏玉肌瑩白遂命以四郡強壯應募爲雲從親衛子弟時麟駐軍魏博投謁於靈巖山谷間冒雨出雲樹中軍從皆竦立而視

及拜麟馬前辭旨清辯了無懼色拭雨退立色愈明潔精彩射人一時軍門呼爲雲中仙子麟遂留幕下稱帳中小李月餘豫見問之自言與李儔侍郎通譜時儔亦受僞齊官豫妾錢氏有女玉英豫所鍾愛因納爲婿常與麟並馬出入寵幸無比豫欲加爵都尉嘉謨堅辭不拜錢氏強之嘉謨泣曰我本章丘小民一旦際風雲身極富貴文不知筆硯武不識干戈寵冠三軍富當萬戶吾何德以將之玉英亦曰父母爲帝后女爲公主都尉之職古今通典視君才貌夔出流輩雖辭之似不能免嘉謨引妻屏語曰吾非不知都尉之榮然視汝父母兄



原件短缺

P31下半页

嘉慶作書與晴曰吾非不才唯場之榮然斯也父母京
女鄉古今戲典斯書才德變出流輩輓輓之妙不謂矣
吾何斯以辨之王英亦曰父母為帝曰父母為公主晴操
蘇富貴文不味筆與近不端于女競玩三軍富富萬中
拜廷尹野之嘉期出曰非本章立小男一旦烈風雲其
與翻並黑出入歸幸無出解俗吹簫晴操嘉嘉聖輓不
受謝齊官解妾廷尹有女王英解想豔愛因緣為散常
中小李民鍾解良問女自言其下衛封假戲語却衛亦
蘇深恨人一却軍門知
又拜翻黑前輓首書

千翻後留幕下爾
其雨思立色愈明

馬說

